CARLOS FRANZ

曾是天堂的地方

[智利]卡洛斯·弗朗茨 著
尹承东 译

国文学
佳作

译林出版社

CARLOS FRANZ

EL LUGAR DONDE ESTUVO EL PARAÍSO

曾是天堂的地方

[智利] 卡洛斯·弗朗茨著

尹 承 东 译

外国文学
最新佳作
丛书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曾是天堂的地方／（智利）弗朗茨（Franz,C.）著；尹承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12
（外国文学最新佳作丛书）
书名原文：El lugar donde estuvo el paraiso
ISBN 7-80657-016-0

Ⅰ.曾… Ⅱ.①弗… ②尹… Ⅲ.长篇小说-智利-现代
Ⅳ.I784.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1999）第52516号

登记号 图字：10-1999-122号

书　　名 **曾是天堂的地方**
作　　者 [智利]卡洛斯·弗朗茨
译　　者 尹承东
责任编辑 陆元昶
原文出版 Editorial Planeta Argentina S. A. I. C., Grupo Editorial Planeta, 1996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mail yilin@public1.ptt.js.cn
W W W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照　　排 译林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扬州印刷总厂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 6.75
插　　页 2
字　　数 167千
版　　次 1999年12月第1版 199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5000册
书　　号 ISBN 7-80657-016-0/I·016
定　　价 11.2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拉美文坛上的一颗新星

智利青年作家卡洛斯·弗朗茨（Carios Frianz）一九五九年生于瑞士日内瓦，父亲是职业外交官，母亲是戏剧演员。他在智利大学攻读了法律和社会学，目前一边从事写作，一边在大学任教，并领导几个文学车间。卡洛斯·弗朗茨自幼长时期随父母居住国外，经历丰富，很早就对文学发生浓厚兴趣。一九八四年开始发表作品，至今已出版六部故事集；一九九零年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灰色的圣地亚哥》。这部小说还在出版两年之前，即一九八八年，就参加了在他鲁利马举行的第四届拉丁美洲长篇小说征文竞赛，并获一等奖，在智利受到热烈欢迎。当时智利最大的报纸《水银报》发表评论说："卡洛斯·弗朗茨在经受了第一次考验之后，可指望他将来的长篇小说创作前程会是一片光明……"

《曾是天堂的地方》是作者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写的是一位智利驻秘鲁伊基托斯的领事的坎坷人生，这或许与作者的父亲有点关系。小城伊基托斯位于智利、秘鲁和厄瓜多尔的交界处，波涛滚滚的亚马孙河流经此地，茂密的热带雨林如茫茫苍海一直伸展到遥远的天际……据当地人说，"这里曾是天堂"。可如今，昔日的天堂却变成了人间地狱："嗅闻到的是凝固的毒品和死亡的气息"，"滂沱大雨一连下两个月还不停止"，"天热得人连自己的皮都想扒掉"，"地球上的消息传到这里仿佛是遥远的回声"……这里是爱情的温床，也是阴谋的策源地，历史上一度还曾是辉煌的橡胶产地。领事来此上任以后，立刻为一种不祥的气氛所包围，双重的步步紧逼——一位追踪本国政治流亡犯的外交部官员对他进行严密监视；他的

女儿因他另有新欢而嫉火如炽——压得他透不过气，于是便演出了一幕有声有色阴谋与爱情的人间悲喜剧。

这是一部充满地域特色的小说，逼真地反映了拉美国家的现实，也迷人地展示了这个大陆，尤其是热带雨林和亚马孙河流域的风光美景。但是，作者那独特的粗犷有力的笔触和十分现代化的写作风格也表明他深受欧洲文学的影响。正如作者所说："我写这部作品，也是向约瑟夫·康拉德、马尔科姆·芬旦、格雷厄姆·格林、简·奥斯丁和马尔克斯·弗里希这些欧洲文学大师偿还文债，因为我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

作品发表于一九九六年，当年即获阿根廷普拉内塔文学奖竞赛第一名（四百零一部小说参赛），立刻成为拉美畅销书，受到评论界的广泛注意。此书不仅被拉美多家出版社争相出版，而且在欧洲反响强烈，不到一年的时间，便被译成德文、法文、意大利文、荷兰文、葡萄牙文、芬兰文，"如同滚雪球一般在欧洲各大出版社出版"。许多评论家，包括像马里奥·贝内德蒂、托马斯·埃罗伊·马丁内斯和安赫尔·马斯特雷塔等驰誉世界的文豪都称赞它"写得很美，是一部纯朴透明的散文式的、几乎完美无缺的作品"，"可以同《百年孤独》之类的作品共同分享拉美文学的荣誉"。更有评论家断言："靠了这第二部长篇小说，卡洛斯·弗朗茨这位何塞·多诺索的得意门生无疑已跻身于新一代西班牙语作家的前列。"

不错，卡洛斯·弗朗茨的确是继伊萨贝尔·阿连德之后，智利出现在拉美文坛上的又一颗新星。

尹承东

致　读　者

《曾是天堂的地方》这部小说初稿写成于一九九四年初。但这个故事还在我童年时就酝酿在我的脑海里了（正如雷纳·玛丽亚·里尔克①所说："诗人真正的祖国是他的童年"）。我的父亲是智利一位职业外交官，所以我生在国外，长在国外。十三岁之前，我的幼年时代都是不可逆转地同国外生活相联系的，换言之，我一直是一个外国人。当我们最终在智利定居下来时，很快我便目睹了推翻萨尔瓦多·阿连德的政变。从那时起，那个被称为我的国家的国家对我来说也变得有点像外国了，已不是人们教我赞美和怀念的国家了。正是这些背乡离井的经历，使我写出了这部流亡小说。

尽管小说中的人物都是依据我本人情感经历的种种要素创造的，但他们纯属虚构。的确，这些人物更多地是与世界文学中的人物特质结缘，而不是同真实人物对号入座。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在我的小说中有很多引文，这些引文有的是明确的，有的是含蓄的，但它们都表示我对某些作家的崇敬和负债感，对某些书籍的怀念和赞赏。举例说，我在小说中描写的流亡者居所的长廊，在英国传统的流亡小说中就不乏其先例，如约瑟夫·康拉德、格雷厄姆·格林、保尔·鲍尔斯等作家的作品。

至于小说故事发生的地点和拉美情调的风景画面（就像出现在加西亚·马尔克斯魔幻现实主义作品中的场景一样），

① 雷纳·玛丽亚·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1875—1926），奥地利作家，对二十世纪德语文学的贡献赢得了全世界的赞赏。他和乔伊斯、普鲁斯特、T. S. 艾略特和卡夫卡等作家同为现代文学的奠基人和巨匠。

我则全然不感兴趣。惟有在地点和风景作为戏剧性冲突的隐喻出现的时候，它们才对我具有诱惑力。因此，读者不要指望在我的书中找到一个国家的故事。小说中出现的秘鲁伊基托斯小城和亚马孙地区的热带雨林不是一个确切的地理区域，而更多地是一个精神区域。

至于小说的题目，也许我们提及一下许多哲学家的名言并不多余：福去则祸至；幸福失则不幸福。“曾是天堂的地方”就指明一个类似的逻辑：地狱即我们寻找天堂而不得的地方之遗存物。不过，也正因如此，那敢于寻找天堂的男人和女人也便是最崇高、最值得我们爱的人。

卡洛斯·弗朗茨

一九九九年三月十日于圣地亚哥

献给我的父亲

你，沉默而冷峻的老人，
在我心中留下最深的记忆。
你每天的言谈行迹，
都激励着我的想像，
并使我幼稚的双唇说道，
“惟有无偿的美德配得上阳光。”

威廉·巴特勒·叶芝

第　一　部

“跟我到亚马孙河来吧……”

我对他说，我会去几个月。

“噢，不，”他又反悔了，“一旦您去了那儿，就永远不再想回家，永远不想……”

结果，我们便约定两年后在伊基托斯相见。克留格尔①推测，这就是迟迟难返天堂的原因。

格雷厄姆·格林：《无法律之路》

① 保罗·克留格尔（Paul Kruger，1825—1904），南非荷裔布尔人，为建立布尔人国家德兰士瓦而战斗的军人和政治家，一八八三年当选为该国总统。

第 一 章

第 一 节

从空中遥望一座城市的愉悦是奇特的。那有如是从天国而降，我们似乎变成了天使。其实，我们是迷途的使者。我们无目的地飞行在河流上空，黄铜色的波涛汹涌的河水滚滚流向那荒凉的、圆形的天际……突然，通过暴风雨的一道空隙看到，噢，它就在那儿了，那就是河港。河港恰似热带雨林这条巨大的绿色蜥蜴身上剥掉了一块皮，呈现出灰白色。这座城市如果说不是由于空气的话，可说完全与世隔绝，惟有亚马孙河无精打采地、缓缓地环绕着它流淌，而污泥的冰川则凭着自己的腕力将热带雨林宽大的双腿强行分开来。

伊基托斯位于赤道线下南纬三度，它极少在飞机或卫星的照片上出现。那里平均每年有三百二十天都是乌云密布，只有旋转在亚马孙河流域的由云团构成的大飓风的一动不动的眼睛观望着它……

对，也就在那条人们想像的把世界分成两半的赤道线下的南纬三度上，领事在等待着我。他是一个很容易辨认的人，如果你们看到他的话，就绝不会弄错。他就是这么一个人，很成熟，却离群索居。我们总是看到他吸着烟站在站台上，说不清他是刚刚到达还是正准备离去。而唯一可以断定的是他不属于那个地方，他是途经此地，并不准备留下来……在我的记忆中，他总是这个样子，把时间消磨在港口上或站台上，有时是观看着飞机降落的通告栏，有时是等待一列火车开出或一

架飞机起飞，有时又是等待一条轮船起锚。总之，他是位职业的告别者。

在我到达他的最后任职之处的下午，我继续观察着他。暴雨瓢泼似的落在伊基托斯机场上。领事站在螺旋桨式的小飞机旁等着我，手里撑着的伞被狂风吹得左右挣扎，拼命想从他的手中挣脱出去。他穿着一身白色的衣服，已经有了皱褶。他的另一只手提着外交官小提箱，手提箱上有一条小链子，但我从未见过他把小链子缠在手上。

“你长大了……”他一边审视着我，一边有点口吃地说，没想到面对自己已经长大的女儿的身体，他一下变得腼腆起来。

他又观察了我一会，不知道拿他的手该怎么办，而此时我却被大雨浇成了落汤鸡。最后，他终于决定拥抱我，用伞帮我遮住雨，并且轻轻地说道：

“你完全长成个女人了……”

突然，我闻到了他身上的烟草味和薰衣草味。我吻着他硬挺挺的胡子，那胡子擦蹭着我的双唇。

“我哪？你看我怎么样？我气色不错吧？”他问我，已经改变了腔调，恢复了他诱奸者旧有的稳重。他的腹部以完美的线条煞在腰带中间，显然他在自负地做着努力向我展示它，“你还愿意作我的意中人吗？……”

“没那事。你的意中人太多了……”我回答他说。

他哈哈大笑起来，吻了我的额头。但突然又佯装悲伤道：

“或许是你看我老了吧？”

面对这样的问题，回答的语句我都能背得出来，以前我们多次做过这种男女调情的游戏，他也明白女孩子在这种游戏中会表演得完美无缺。当时他大概有五十岁或五十一岁。我几乎要对他说他没有半点老态，他依旧是那么迷人，那么成熟，那么风趣。我并且还会说，女人们非常喜欢鬓发斑白的男人，女人们也喜欢那种一生操劳、眼下已颇感幻想破灭的男人的风度，那种出现在他们眼中的绿色的些许痛苦和忧郁。

“你身体更棒了，晒得这么黑，也瘦了些……”

我注意到他出了一口气，轻松了许多，也高兴起来……

“旅行顺利吗，我的小安娜？”他继续问我。

“糟透了，我们几乎掉下来……”

“重要的是你已经着陆了……”我们进入抵港厅时他这么对我说，“现在，请你原谅，我得去办一件事……就一会儿，我们马上就走。”

我看到他向移民局办公室走去。守门的警察检查了他的证件。一个打着赤膊、腋下流着大片汗水的官员迎向门口，含含糊糊礼貌地点了点头让他进去。门关上了，我看到他们的影子在办公室烤蓝的玻璃窗后边晃动着，另两个人影站起来……

我感到喉咙哽住了。我们已有两年没有相聚了，或许真的如他所言，现在我“完全长成个女人了”。我也不习惯几乎与他站得一般高，面对面地正视他了。他本想如以前习惯做的那样，伸出手搂住我的脖子，可我躲开了，也说不出为什么。实际上，他同从前不一样了，不仅身体很结实，而且也许不那么酸溜溜的，不那么恬不知耻了。在昔日的相聚中，他总是让我担当他临时妻子的角色，如今他似乎不再死死地缠我了。在他女儿密友的名单中，他已经被抹掉了，我再也不喜欢监督性的父爱。机场的潮湿我很不习惯，我感到有点天旋地转。一个男人用脚不停地踢着可口可乐机器的下腹部，直至那机器酷似动物般地叫了一声，吐出一个易拉罐……

终于，领事出现了。移民局官员戴着粗大金戒指的手压在他的一个肩膀上，他们告别了。另外两个人影复又在烤蓝玻璃窗后面坐下来。领事垂头丧气地思考了片刻，仿佛在他办理手续的过程中，忘记了来机场首先要办的事是什么。而当他在抵港厅重新看到我的时候，他依然如刚见面时那样腼腆地朝我笑了笑。

我们一边给提箱子的人付着小费一边走出抵港厅。一个土著人司机驾着一辆加长红色轿车冲我们开过来停在坡道上。那印第安人赤着脚，一只手撑着布满孔洞的破伞，一只手

为我们打开车门。领事的这辆新车我也不习惯。那是一辆六座的卡迪拉克，底盘很低，车身重重地压在后轴上，看上去颇似一条船。与他以前任期中用的战地吉普车相比，这辆卡迪拉克是太豪华，太正规了，完全脱离了尘世的平民百姓。

我们驶离了机场。机场陷在一片低洼的沼泽地中，看上去活似一条史前的蜥蜴，背上竖着霓虹灯招牌。当我转身想再看它一眼的时候，它已经不见了……在狂暴的飓风中，天空像是要塌下来落在痉挛的河水上。那只能说“兴许”是一条河，因为从亚马孙河西部浅滩上看不到河的另一岸。我们不时从铺沥青的公路开上数公里的粘土路，那些粘土路是生生砍掉原始森林的大树，一段段修整出来的。暴风雨将田间的作物连根拔起卷走。过不一会儿，便有森林的影子从沼泽地中冒出来。被雨淋得透湿的兀鹰在啄食一头四蹄朝上漂在水中的死驴子……那情景仿佛是世界诞生的第一天，或者说是亚当和夏娃夫妇被逐出伊甸园的第二天。而最奇怪的，或者说是唯一奇怪的是，尽管如此大雨滂沱，我并不感到天气寒冷。可是，话虽这么说，我还是身不由己地浑身打哆嗦。

“我想你已经有未婚夫了。”领事对我说，眼睛仍然盯着路面。

也许这只是为了打破我们这两年没见面凝聚的坚冰，想让我开口同他聊几句，也或许是想对我再说点什么。

“有过，但是吹了……我认为我天生过不了夫妻生活。”我对他说明道。

没有什么好说的。那是前一年夏天的事。一个男孩来到了孩子的国家里。他耽了三个月，想跟我上床。我同意了，但要按我的条件行事。我给他写了一封情书，条件写得清清楚楚：我们要乘火车私奔到北方去；在荒无人烟的海滩上过裸体生活，以生猛海鲜为食来净化陶冶我们自己；我们要举行合乎礼仪的婚礼，献身于月神；我们第一次做爱要在水中；我们当即要生两个孩子。这封情书发出后，他便杳无音信。我真想为他大哭一场，却终于没有挤出一滴眼泪。

“你好像不太伤心。”领事对我说。

“这大概是跟你学的。”我对他说。

一进市区，警察把我们拦住了。领事摇下车窗，出示证件。另外两个浑身淋得透湿的军人在我这一旁看来看去。在那瀑布似的大雨之下，他们扁平的印第安人的脸贴在车窗上，手里举着来复枪，活像好奇的潜水员。当领事走下车打开后备箱的时候，我朝周围散发着霉味的贫民区扫了一眼。那儿有一个福音教堂，十字架已经歪倒。有一个泥土地面的大商场。一群光着腿脚的孩子躲在锌皮屋檐下看着警察对我们进行检查。这一切被一道突然而来的可怕的闪电拍摄了下来。

“你不要感到奇怪，”领事一边甩着伞上的水，一边上车时对我说道，“他们认为这个地区有一场三角战争：游击队、毒品和政府；所有的人反对所有的人；但是，最糟糕的还是警察的偏执狂，他们总是疑神疑鬼，荒唐行事……”

“我并不感到奇怪……”我回答他说，“你不要忘记，在家中，在安全问题上我们也有自己的荒唐行为，胡思乱想……”

真的，我估计他有三四年没回国了，可能他不了解在新政权的统治下，他的祖国是多么的安全：在达官贵人的居住区，白天晚上年年月月都是绝对平安无事，学校里纪律严明，莱伊拉和她的女友们经常搞些恶作剧，甚至设计出让我跟她当橄榄球运动员的儿子们结婚的游戏，而我的继父拉马尔卡则会用他那长长的手指去按从迈阿密带回的新警报器。照我看来，一场好的“三角战争”，不管怎样，也比我刚刚抛在身后的那个国家的那种平静而隐蔽的战争要好……

领事的眼睛死死盯着我。我们的卡迪拉克又重新开动，穿过检查站。也许，出乎领事意料的不仅仅是他女儿的身体大大发育了。

“啊，我在这儿也面临着小小的安全危机……”他向我说明道。

“领事馆的问题还没解决吗？”

汽车忽地放慢了速度，仿佛有个人影穿过了公路。尔后，

便只听到卡迪拉克内部空调的嗡嗡声。那轿车是如此的宽敞，以致一个人坐在里边不免感到孤单。

“你指的什么问题？”

“两年前你自己写信告诉我的……不记得了吗？当时你刚刚到这儿。你说新政府打算把这个领事馆关掉，他们要减少外交机构……”

我还补充说，如果他利用这个机会干脆辞掉外交官职务我都不会感到奇怪。三十年在世界各地奔波，他已经厌倦了……如果我突然看到他退休回家出现在我的面前，彻底结束外交生涯，我真的不会感到意外……

“啊，你指的是这件事……”领事往后仰了仰身子，我感到车子自动换了挡，提高了速度。“不，那只不过是虚张声势，说说吓唬人罢了。归根结底，军人政府和别的政府并没有多少差别。他们都是手持大扫帚而来，喊着要把堆积的垃圾清除，但到头来，他们只是扬起一点尘土，清理一下地毯下的遗弃物罢了……”

“那么说，你跟新部长没有别的问题了……”

“一切都在控制之下。”他拍打着裹着皮套的方向盘说。“不过，你已经看到了，这里的生活费用很低，我可以省下钱，甚至过点豪华的日子。就某些方面来说，它是我干过的最好的领事馆。”

“你打算比在以前的领事馆干的时间还要长吗？”

“可能。在这个位子上，有相当多的事情要做。”

“我原以为你一直是试图避开干领事职务的。”我对他说。

领事板着脸斜视了我一下。显然，他和女儿“搭档”的协议书已最后失效了。

“我所力图躲开的是那些过分严肃、过分规矩的工作岗位。”他纠正我说，“可这儿是个河港，靠近三国边界，在世界最大的河流流域……对外交官来说，这是一个很具刺激性的地方。在这儿，甚至像在大型使馆里一样，我有自己的避难所。政变那天，一位飞行员开小差逃跑了，我说的安全危机，就是

指这件事。三天前，他在边界上失踪了，或者是被绑架了，至今情况不明……”

从他的声音中流露出男人在遇到重要事情时那种自负的言不尽意。

汽车在一个十字路口打了一下滑。路标像一个吓鸟的稻草人，在飓风中打着手势，为我们指着相反的方向。我看到路标指向一个方向的木牌写着：黄金大道。我们开上了一条黏土市建马路，马路的两旁全是围着铁栅栏的别墅。在一段砾石路的高处，我看到出现了一幢白色的房子，它耸立在从密林中开出的一片空地上。那是一幢带有长长的游廊的平房，四周全是一方方花坛。洪水从条条河渠中漫溢出来，形成一道道透明的水帘。一位女仆抢着拿我放在后排座上的背包，可我自己先提到了手中。我穿着沾满污泥的便鞋上楼，全然不顾那光亮的地板、地席和灯心草编织的家具……

“欢迎你到自己家里来。”领事对我说，一边观察着我的反应。“你觉得怎么样？”

“有点新意……”这即是我想说的一切。

那么说，这就是领事的住处了……他已经不像以前我们父女二人孤零零地奔波在异国土地上时那样住在一家旅馆，住在编号的房间，住在配备家具的单元房里了。现在，他住着一幢大房子，雇着女仆，门的铜把手磨得铮亮。我暗自思忖：他从何时变成了软心肠，愿意在一个地方长期居住下来，让他那便携式的灵魂在那儿生根发芽？这里边必有蹊跷……

蹊跷在防蚊的网孔式屏风后面出现了。她打着赤脚，乌黑的大粗辫子滴着水，弄湿了领事一件旧睡衣的肩膀处，睡衣的口袋上有花押字装饰。

“我来给你介绍，这是胡利娅……”他对我说。

事情总是这样：每当他把一个漂亮的女人介绍给我时，我总觉得她非常的漂亮，比我漂亮得多。单从体形上看，谁也难以分辨我们谁的年龄更大些。但是，她即使不穿鞋，也还是比我个头高，比我身材修长，比我更机敏，比我更丰润。她有一

双沉静的、深色的眼睛，微笑里不乏庄重，这都是她的优势，何况在年龄上，她的优势更是无可争议。她那时的年龄正是我现在的年龄，将近三十岁。

“看我这副样子，真叫人不好意思，我还没来得及收拾完，请原谅。”她对我说，同时用责备的目光看了领事一眼。“你们提前到了……”

“这可是我破天荒第一次按时到家。”领事自我解嘲道。

我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最后还是胡利娅把我和她看到的我的照片对照在了一起。她走到我的身边，吻了我的两颊。我闻到了她身上的气味。那气味与我原先闻到的一模一样：那是领事身体的气味，领事睡衣的气味，只是另外夹杂了这个女人的香水味。

“认识你真高兴，你爸爸经常跟我提起你……”她出了口气，挺起了胸脯。第一眼就看得出，她的两个乳房比我的要高耸丰满得多。

“我告辞了，让你们认识一下。我要去办公室找几份文件，还得回领事馆去。机场出了几件想不到的事，我得去处理一下……”领事向胡利娅作解释。

我看到胡利娅脸上露出失望的神情，但已无能为力。这是领事典型的作法：退走、出门、到外国去。

“请进，请进，我带你看看你的房间。你就这些行李吗？……”胡利娅问我。

“另外还有。”我回答她说，一边指着领事正从后备箱中取出来的莱伊拉的“布依东”牌大提包，那提包相当的考究。我说的另外还有的东西是两套正式的衣服，是准备出席扶轮国际社团的鸡尾酒会穿的。那些酒会很难避开，领事有时要我陪他。此外还有夜礼服，那是准备出席省里的名流举行的民众宴会穿的，在领事的每个任期里，此类宴会都是必不可少的……

在眼下的场合里，我身穿牛仔服，脚登休闲鞋已足够了。

顺便说一句，我的上衣已经褪了色，维多夫罗①的作品已经开了线，它们都放在我的背包里，跟我一起旅行。

第二节

的确，领事居所给人的感觉是不同寻常的。从里边看，这幢房子像亚当斯家族②府邸的附属部分。专为海外殖民地配置的维多利亚式的家具同当地手工艺品相映成趣。但是，您最好不要细看，因为随便什么时刻，那带爪子的老式沙发就会为性欲亢进所驱使，扑过去强奸那张小长条桌。尽管在这个时代已完全不讲究什么情趣格调，但我仍旧认为这不可能是领事的家。领事的寓所向来都是不属于任何人的一小片土地，是为外交豁免权所保护的一个过路人的暂时栖身之所。享受治外法权的领事的住所，多数情况下是两个租来的房间，在我的假期中由我们二人共享：书摞在一个屋角里，照片放在镜框里，两个“单身汉”的衣服扔在椅子上。我想我们两人乐意过这样的日子。

胡利娅领我去到我的房间。这个宅院是U字形的。我们一路经过许多空房间，房间的窗户都罩着防蚊纱窗。通过这些纱窗，暴风雨将它哮喘般的气息送进室内。

“这房子真大……”为了找个话茬儿，我对胡利娅说。

“我们只占了一边。”胡利娅对我解释道。“作为女人，你想得到维持这样一个家有多么的不容易，仅仅是为了我们两个人住……”

她告诉我，世纪初，这里是一个英国殖民者的资产。主人

① 费尔南德斯·维多夫罗（Fernandez Huidobro,1893—1948），智利诗人，自称为短命的先锋派运动“创造主义”之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巴黎、马德里和智利的文学先锋派中的杰出人物。

② 亚当斯家族（Adams Family），美国历史上渊源甚深的马萨诸塞家族，一百五十多年来该家族成员对美国的政治和文化生活有过重大贡献，其先祖是一六三六年由英格兰移民到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的亨利·亚当斯。

从河下游运来了钢琴、带爪子的家具、带华盖的青铜架床，甚至那个未必存在过的苏格兰家族的照片。就是为了这个家族，装备了这个家园的复制品。我仔细观看了几张挂在墙上的石印油画，那上边有五个眼睛亮晶晶的小孩子，一位穿着长裙、神态严肃的贵夫人，甚至还有一条漂亮的长毛狗。然而，家人永远没有能够与这位英国殖民者团聚，因为爆发了世界大战。橡胶危机之后，这位英国人试图在这儿种植棉花，但是没有成功。最后，他终于自杀了……我不禁想像，他是在那张挂着蚊帐的豪华大床的华盖架上自缢而死的。而就在这华盖的下方，他曾徒劳地一直等待着他的妻子。英国人吊死的那张床，如今被胡利娅用来与领事同眠共枕了。

“如果你闻到有点味的话请你原谅，昨天我们用烟熏白蚁了，在这里时刻都要多加小心，提防森林里……”

她指着花园那边远处的地方。宅院周围的森林是不规则的，但却十分的茂密而充满生机。我看了一眼大雨中凄凉的游泳池，还有院落尽头的一间小茅屋。再过去就是碧绿的雾气腾腾的树林了。这儿没有鲜花，没有水果，有的只是大量的叶绿素和水。

“我不同意杀死那些小虫子，”我声明道。

这差不多是真的。我曾经是乌尔苏拉会①的忠实门徒，也是亚里士多德学派的信奉者。近来我闲居无事，便到几个东方哲学团体去当听众。在那儿，我们穿上印度教徒的服装，以莲花座姿势坐下，周六的时候，还力图睁开第三只眼睛②，口中念念有词。照莱伊拉的说法，我的居室散发着吉卜赛女人的臭气……

突然，一个绿色的东西从墙上飞快地爬到我的身旁。我吓得大叫了一声，不由自主地扑到了胡利娅怀里，并且浑身打

① 天主教女修会。一五三五年由意大利女信徒梅里奇创立于布雷西亚，是第一个专门从事女童教育的修会。

② 即佛教所指两眉之间的开天目。

颤。

“对不起，”她笑着对我说，“你别害怕，这是我们家的鬣蜥格德西拉，它给人带来好运气，并且吃虫子……”

她深情地看了一眼那个怪物，仿佛是看她的丑八怪女儿。

在我的卧室里，有一张藤条独脚小桌，桌上摆着纸花；床罩是绣花的；墙上挂着一位我不喜欢的著名男歌星的招贴画。那大概是胡利娅的主意：那种装饰会使一位少女的房间里充满欢乐气氛。胡利娅点燃一支香烟坐在了味上　显然，她是希望跟我说说“女人的私房话”。但是，她选了一位不能再糟糕的交谈者。我与女人的事向来势不两立，女人天生就是我的进攻者，而我对她则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你期未考试成绩好吗？”她友善地问我，希望把对话继续下去。

“三门不及格……”

“真遗憾，”她说，“但是，你可以在这里准备功课。你爸爸说你非常聪明。你会补考及格的。……我们可以在一起学习。”她兴奋起来。“我也在读书，在旅游学校上英文课，今年就可以拿到硕士学位了……”

兴许她认为语言对外交官的女人是必要的……

为了找点事干，我打开了箱子。胡利娅看着我。我打开包装，试穿我远征者的靴子。在系靴子带的时候，我在白色的床罩上踩出了一个清晰的脚印。那双靴子是从军队的一个废旧物品商店里买来的。当我知道要来看领事的时候，心想在热带雨林深处走远路是需要它的。靴子有一股哈喇味，底部印着一双士兵舒服的脚，搭扣结实而漂亮，我为有这双靴子感到骄傲。

最有意思的是，莱伊拉在家里看到我穿上这双靴子时惊叫起来：“这实在太过分了，你不是我的女儿，倒像个新兵！”

她说的不错。只要不穿女人服装，不成为她希望我作的那种女人，任凭说我什么我都不在乎。我宁可穿褴褛的牛仔服，不穿她那种苏格兰式百褶裙；我宁可穿皱巴巴的上衣，不

穿她那种花边领的衬衫；我还喜欢穿平底鞋和白色纯棉男式短裤，那种短裤稍许沾点污迹，就会看得清清楚楚。直至不久前，莱伊拉自己开始为我买这类衣物，那上面还可笑地印着一周五天的字样。在衣着这件事上，就和在靴子一事上一样，莱伊拉最终还是投降了。

在这儿，胡利娅好像也在我面前认输了：

“我想你大概很累了。”

“累得要死。”我一边从箱子里取着东西，一边证实她的话。

“那么，我走了，饭好了我通知你。希望你在这儿过得愉快。我知道在你们的国家里最近日子很不好过。但愿我们成为朋友……”

她已经走到门口，却又用当地人那甜美的声调低沉而有力地补充道：

“啊，能听我一声劝告吗？……”

“请讲好了。”我很有教养地回答她。

“这种靴子在森林里不好穿。要扎上点什么取出来很费力。一些美国人就是因为这样脚上感染化脓了。”

突然，我看到领事的红色折叠车篷一闪而过，他的车在院子里转了个圈开出了大门。我不能确切地知道我的脑袋是怎么了，我只知道我要单独跟这个陌生女人和她的鬣蜥留下来了。在这幢无防御的房子里，我感到十分的孤单，感到与世隔绝，而那暴风雨不仅加重了我的冷清感，同时它也令那座城市在热带雨林中显得更加孤零零地远离人间……某处的一个边门被风吹打着发出响声，我感到恐惧。

“我有件重要事得告诉他……”我向胡利娅解释道，然后撒腿就跑。

我在打蜡的地板上像溜冰似的跑过长廊，三蹦两跳下了楼梯，正赶上看到卡迪拉克镀铬的尾巴，它驶上黄金大道，很快消失了。在那像油一般浓稠而温暖的大雨下，我呆呆地停在了铺着砾石的圆形小广场上……

“他会回来吃饭的……”胡利娅对我说。她靠了长廊的保护，平静地倚在一根柱子上。

我独自回到房间，躺在床上，目不转睛地观察着我那双“美国人穿的”靴子尖。正如胡利娅提醒我的那样，这种靴子在真正的热带雨林中是不能用的……我还没有弄清这个女人在领事身边扮演的角色。她不是那种与丈夫彻底决裂、而面对新的婚姻又怀有疑虑和恐惧心理的女人；也不是那种按照特殊的时间表穿着皮外套出现的娘儿们，这种女人在晚饭前给家中的丈夫打电话，告诉他们茶话会还没有结束，不必等她们吃饭；也不是那种头发蓬乱、浓妆艳抹、穿着长腿裤的令人讨厌的交际花，这种女人曾经在以前的夏天里在一艘巡洋舰上陪过我们，她们尖着嗓子大叫大嚷，袒露的胸脯跟《花花公子》杂志上的女人一模一样；她也不是那种坐在汽车旅馆的房间里染脚指甲的女人。

总之，她不像任何一位出现在挂历上的妖艳的女人。那些年轻模特在挂历掀到她的时候在卧室里展示一个时期，直到下一个月的那一张掀出来代替了她。但是，到了下一个季节，人们便把她们全都忘得一干二净了。

胡利娅是……我现在回想起她来应该怎么说呢？噢，应该怎样描绘她呢？她既腼腆又刚毅，坚忍得经得起任何考验。她的这种性格我是到了这年的夏末才看出来的。

我的窗前不时地掠过一道道的闪电。温暖而稠密的大雨把我在圆形小广场上浑身浇了个透湿，始终没有干，上衣和牛仔裤都变得仿佛是皮料做成的。空气跟人的皮肤同样的热乎，同样的坚固，而且是那般的沉重，所以，人们对它几乎没有感觉。两行热泪从我的眼角里涌出，顺着两鬓流下来，泡湿了我的双耳。领事走了。我不知道我没有来得及告诉他的那件重要事情是什么，只知道永远也不能够告诉他了。

第二章

第一节

领事把车停在普罗斯佩洛三角地停车场。一个交通标志牌指明为挂外交牌照的卡迪拉克轿车保留的车位。有人在那个圆型标志牌上涂了一句骂人的脏话。一堆小山似的垃圾挡住领事开上车位的道路。

“这就是对一国外交代表的欢迎。”领事一边开车绕过垃圾一边说。真正的炎热季节还没有开始，但是在热带地域已开始散发那柔和的腐烂之物的气味。

我们到了一幢贴着花瓷砖的大楼的后方。他的领事馆就设在这座大楼上。大楼的大门开向塔拉帕卡防波堤的平台，也几乎就在码头的上方。我们徒步绕过大楼，领事馆的办公室占着带阳台的第三层，朝向亚马孙河。

“在橡胶时代，这里是垄断企业的大厦。”领事不无骄傲地对我说，“尽管你现在看起来，它已没有当年的丰采。”

实际上，他过去工作的领事馆，都没有这么考究。至少现在这幢楼房的墙壁贴了瓷砖，屋顶是希腊式的，甚至包括金属阳台上的蓝色铁锈，都说明其昔日橡胶时代的辉煌。而也许正是这座大楼曾有过几十年前的那段黄金岁月，如今才有领事馆开在了这儿。然而，天晓得国内外交部有谁记得在这异国的莽莽林海中还有这么个他们的驻外机构。在驻外机构的名单上，它委实太无足轻重了。在三楼的一个阳台上悬挂着共和国的国徽和国旗，它们在高处斜对着防波堤的平台。甚

至站在这么远的地方，我都能看清那枚有着凸起的瓷面的徽章，它已跟随领事走遍了半个世界。瘪陷的盾牌和钝头长矛，属于一个遥远的弱小国家，一个吉诃德式的仿佛并不真实的国家。

“你还记得你帮助我整理国旗的事吗？”领事问我。

我记起了那是在一个远方的已经忘却的城市，我们把国旗铺在饭店房间的床上，身材魁梧的领事光着黝黑的脊背，只穿裤衩，弯下腰去亲自把他的国家的标志小心翼翼地熨平。

领事想在前厅的小卖部买雪茄烟和亚马孙地区彩票。女老板从铺子后室走出来。她是独眼，但也许当年她并不丑，那只闭合的眼睛仍旧赋予她一种模糊的媚态。

“领事先生，你都拿去吧，别客气。”她说，“他们给了他签证，最近通知我……”

她把一盒雪茄烟递给领事。领事摊开双臂打算拒绝，但独眼女人强塞在了他手中。

“我不知道该怎样感谢您，领事先生。”我们登上吱吱呀呀的楼梯时，她从下面这么说。

“没什么，我只是跟一位同事打了个招呼，让他给一个劳务签证。”领事一边寻找房门钥匙，一边对我解释说。

领事馆锃亮的铜牌子上标着对外办公的时间表：八点半到十二点半。此刻已过了八点半。领事尚未来得及将钥匙伸进锁孔，门就打开了。一个蓄着长胡须、穿着白色宽大便服的矮个子男人请我们进去。

“早上好，领事先生。这大概是你的女儿了……欢迎，欢迎。”

“阿图罗……她今天一早就到了。”领事跟那人打招呼，然后对我道：“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梅南德斯医生，他在下一层楼开了个诊所。以前他是这个领事馆的主要人物，一直把这个领事馆维持下来。在派我到这里来之前的许多年间，他是名誉领事。”

“我是在你们国家里享受奖学金上的大学，并获得医生称

号……”医生向我说明道，其实是多此一举，他的西服翻领上绣着蛇盘在权杖上的图案。“我的一切都亏了你们的国家，我很爱她，把她看成我的第二祖国……”

“我可以说，他爱我们的祖国胜过我们自己。阿图罗还在继续帮助我。无偿地……此外，他很关心我的身体。”

我惊奇地看了梅南德斯一眼。为了让我放心，他这样对我说：

“只是因为你父亲有时对自己关心不够。但是，我们不谈这些了。”他冲着领事又补充道，“姑娘来到了这里，我想你需要时间让她好好玩玩……一如既往，有用我之处，尽管吩咐。”

“谢谢。我们还没有计划，对吗？”

“我可以带你看看城市，”他向我建议道。“我是旅游委员会委员。你对印第安人感兴趣吗？猎取人头者的战利品我搜集得很齐……”

他开始用一个手指做割头状，但马上又停住了，且有些慌神。他看了一眼领事，肯定他在这件事上陷得很深。

“我很喜欢……”为了帮他摆脱尴尬局面，我这样说道。

“噢，我把事情忘了……”梅南德斯医生改变了话题。“刚才我路过电报局，看到那儿有一份密码电报，我放到你写字台上了……另外我想知道，准备今天的仪式你是不是还需要什么。”

“可是，阿图罗，你说什么仪式呀？”领事笑呵呵地反对道，“这只不过是履行个公证手续，连新娘都没有。这是个缺席婚礼……”

我曾数次见过他为人举办婚礼。从小我就认为他有这个能力，他能把天南地北的情人聚合在一起，甚至可以通过训令或指示促成男女双方的美事。纵然在洲际或大洋之间隔着千山万水，也不管需要耗费多少时间，他都能魔术般地将移民或流亡者的未婚妻从她遥远的祖国拉到美洲来，哪怕她是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或澳大利亚的珀斯……

“没有未婚妻有什么要紧！”名誉领事声明道，“这是领事

馆举行的仪式，应该一切照章办事。你什么也不必操心，我把法典放在你手边，纸张放在打字机上以应急需……我要回诊所去了。我来这儿只是看看你有什么事要帮忙……”

但是，他一步也没有向门口移动。他那双怀旧的大牛眼睛在曾是他的牧场的地方留恋地啃着：前厅的一张大写字台；把整个国家分成三个税区、占满整面墙的共和国财税地图①；平直的叶片在天花板下飞速旋转的吊在顶棚上的电扇……显然，事情往往如此，一个人的流放地有可能曾是另一个人的天堂。

只剩下我和领事两个人了。我们消磨着时光，等待那位举行缺席婚礼的同胞的到来。我打开边门，从小阳台上探身出去。在火辣辣的阳光下，一组快速镜头接连从我的眼前闪过：众多支流的河水汇合在一起，变得如牛奶似的粘稠而浑浊；亚马孙河水波涛汹涌，弯曲着流向远方；一条平底两层商船——奥菲利亚号——倾斜着驶离码头；远处，有条搭着塑料或破旧锌皮帐篷和窄木条围墙的摩托艇正费力地驶离贝伦区的水上人家；三层楼之下，一家酒吧的小桌好似在平台上飞跑的稀有白色蜘蛛一般从门廊里冲出来；在邻近的条条大街上，老主顾们的喧闹声和搭着花条帐篷的摩托三轮出租车的沉闷的发动机声和喇叭声混杂在一起……所有这一切，就像一个潮湿而令人愉悦的生命的巨浪，从窗户里扑进来，冲击在我的身上。

“你没有多少事好干……”我对他说，同时回过头去看他的写字台。他的名誉领事给他送来的电报似乎是他唯一必须处理的公务。那封电报仍旧封着放在吸墨纸的旁边。

“有些日子是如此……我刚来这里的时候，一点事都没有，绝对没有。那时，方圆一千公里的范围内，没有一个我们的同胞。或者至少可以说，没有一个同胞知道这个领事馆的

① 据作家本人解释，实际上就是智利行政区域地图。

存在。我的任务就是自己给自己找事干，在这里那里制造出一些必须干的小事。可是，如果我告诉你我现在有多少工作要做，你会感到惊讶的……但是，有时候闲下来，我也不感到烦。对一个成年男子来说，还有比自由自在地消磨时光更惬意的事吗？”

在他从前的领事任期里，有多少次我们在一起“消磨时光”呀！我在他任职的城市里读语言学校，我非常腻烦那种学校，因为在那里学不到什么东西，只是为呆在他身边度过漫长的假期寻找借口罢了。我下课后，便到他的办公室里做作业。那里总会有一张人们为官员们捐赠的写字台，尽管这种捐赠对这类被人抛在一边的领事馆许多年来已少得可怜。国外的时光像数念珠一般越过越慢，逐渐地接近我要离开领事馆的日期。我真希望时光过得越慢越好，甚至它几乎静止下来，完全一动不动才更符合我的愿望。我也是领事馆唯一希望久留的人。突然，我的走神的目光会同领事的目光同时投向我们的窗户，两道目光在那里相遇……啊，原来我们在想着同样的事情。领事拿起电话机听筒，要了长途电话。

当接到我那惯常的电话时，我的母亲莱伊拉对我的归期并不显得特别着急。我告诉她，我要把归国日期再推后一个星期，再推后半个月，直至我把对领事的探访延长到整个假期结束。然后，我把听筒递给领事，父母就一些实际问题达成协议，我们就挂了电话。他对我微笑了一下，竖着大拇指。我们又捣了一次鬼。我们又可以在一起再呆两个星期了，呆在外国，呆在一个超现实的神话世界，呆在时光的束缚之外。

外边，也许纷纷扬扬的大雪正在落到圣凡赛斯拉斯①广场上，也许在佩拉城区散发着煤炭味的侧面小巷里，一个清真寺的祷告报时人正在哼哼叽叽地执行着他的使命，也或许像现在一样，河道交汇处河港上的喧闹阵阵传来。不管在什么地方，我们的脑袋里有时总会变成一片空白（就像现在我们在

① 波希米亚几位国王的名字。

最后一次共同飞行中我用来写这些文字的白纸一样……）。突然，他向我打着惯有的手势，把手指向了他背后的总统像。在外交部旁边的那座遥远的总统府里，伟大领袖已经把钟敲响了。我穿起外套，在苍茫的暮色中，我们手拉手沿着洪堡大街走下去……在我们那遥远的国家里，时间已有了另外的含义。据说，谁要能以接近光速的速度旅行，就能长生不老。他自己会永远地留下来，而宇宙则飞速退向过去。也许正因如此我们才旅行。

“总之，如果你谅解我的话，我想工作一会儿……”我听到领事叹了口气。“也许你愿意出去转转，而……”

“我想待在这里。”

他站起来，在挂在他写字台上方的总统像后边寻找着什么。他取出了一个复杂的双面齿钥匙。在所有他工作过的领事馆里，他都把钥匙放在同一个地方。保险柜放在他办公室的一角。我走过去，看到了进口商在上边打印的防火防盗标记：“防火，防盗”……他打开保险柜，我马上闻到了那股难以混淆的独特的味道：印花财务纸夹、阿拉伯橡皮、专门用来封马尼拉纸做成的信封的黑色火漆……我看到了一捆空白护照，不止一次，我帮助他填写过这种证件，在方框里贴照片，然后在上面压钢印……

领事取出一个黑漆布皮本子。我认出那是密码本，上边用黄色字母写着“机密”字样，因为用得久了，已经十分的破旧。他开始专心地翻译梅南德斯医生给他从电报局带回的电报。

“是密电吧？”我开玩笑似的问道，并企图从他肩膀上方偷看电文。

“唯一的秘密就是我们没有胆量了解的那些东西……”领事回答我，眼睛继续盯着那些数码，没有抬起头来。“当然，这些过时的密码随便哪本法律教科书中都可找到。很久以来，没有人对我们可以隐藏的东西感兴趣了。我们之所以还要继

续保密，只不过是为了自命不凡罢了……”

“这些小册子是什么？”

我从保险柜里取出一摞压膜的说明书。领事停住手头的工作，冲我神秘地笑了笑。

“这是我真正的秘密武器。”他对我说。“我正在为这座城市进口一种新的气候。”

“空调，”我读着说明书上的英文，“为您自己创造一个放松的舒适环境……”

“但是，这对一个领事来说是否有点不务正业？”

“得了吧，大家都这么干……”他不免有点失望地回答我，一边将说明书从我手中拿走。“工资和如今办签证的这点收入难以维持生活。在以前，领事至少还拥有一笔情报活动金。今天领事这职业不那么浪漫了。我们应该实际点。我正在准备体面地退休。”

“那么说，你真的想退休了？”

他把身子仰在椅背上，双手交叉放在脑后，深深地出了口气，像是要预先……

“也许。也就是再干两三年吧。这地方可能是我最后一任了……我想好好地利用一下。空调在赤道地区需求量很大，这你知道。在这儿，空气是笔大生意……”

我看到他脸上泛起笑容，并向我挤了挤眼，意思是要我不必完全相信他的话，不要相信他真的会做空调生意。

正在这时，我们听到了急促上楼的脚步声。开头我以为是“新郎”来了，但结果不是。探身进来的是梅南德斯医生，他气喘吁吁，脸涨得通红。

“找到他了！”他高声喊道。

“找到谁了？”领事问。

“什么找到谁了！当然是恩里科了。或者说至少是找到了他的飞机。我刚从广播里听到这个消息。他们在边界附近远远发现了他……那么，现在你怎么办？”

“这得考虑一下。”领事不慌不忙地回答。

译了一半的电文仍旧放在写字台上，过不了一会，它自己又会折叠起来。

第二节

当我们听到领事的汽车回来的时候，已经是夜晚。按照胡利娅的说法，当时我们正在品尝那顿“欢迎晚宴”的主菜。就我们两个人。雨已经停了，森林中的嘈杂声一齐透过防蚊纱窗钻进来：咯咯的蛙鸣声，昆虫飞舞的嗡嗡声和叽叽喳喳的小鸟啁啾声。我们就像在一个笼子里用晚餐，而其他动物都在外边，在黑暗中。我们在笼子里是如此的安静，就像镜框中那些发霉的照片一样；那些照片是这座宅院的建设者从他的故居搬来的。

女仆侍奉我们用晚餐，嘴里不停地不知嘟哝些什么。我已经到厨房转过一圈，那女人有点像我的同胞。她叫苏莱玛，是黑人，身材的宽度超过高度。她没有对我说：“你真像领事。”她从我的神态上已看出我饿了，但是她带着反感跟我讲大森林中的人吃的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菜，弄得我完全没有了食欲。她是海边人，从来不吃像海龟汤和油炸锯鱼这类的东西。“我不明白夫人为什么喜欢吃这些小动物，当然，她是本地人。”……她眨巴着小眼睛，这样向我介绍胡利娅的情况。

胡利娅走到过道里去等候领事。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多让人担心呀。”我听到她这样说。

“今天可真是累死了，”领事回答她说，“我们举行了一个婚礼，对吗？”

领事和胡利娅相互拥抱着走进餐厅时，要我来证实这件事。尔后，他吻了我的额头，坐在了餐桌的顶端。好像我们整个一生都是如此。这是一个那种拓荒者的家庭：父亲辛辛苦苦干了一天工作回来了，女人们摆好了饭菜等着他。也许这会儿他心中正暗暗地称赞着饭菜。

“另外，今天下午还来了几位不速之客，我已经对你说过我的同胞是什么样子。他们出了国就变成了小孩子，领事得牵着他们的手带他们去厕所……”

“有恩里科的消息吗？”

“这事就更别提了。他们发现了他的飞机，完好无损，就在边界附近，但他却踪影全无。至少他们是这么说的……”

“一个流亡者跑到这种地方来干什么？”我一边将一个像鱼鳞似的东西拨到盘子边上，一边插嘴问道。

“也许是他听说了我们这里的气候不错。”领事讥讽地说，“或许他认为这里是边界地区，谁也不会去注意一个流亡者。也或许他需要给一位领事找点麻烦，而在方圆二千公里之内也就我这么一位。天晓得……”

胡利娅反驳道：

“你没有必要摆出玩世不恭的样子。也许此刻他……”她说到这儿停住了，似是出于迷信。

“已经死了？……我不相信，我亲爱的。献身于一种事业的男人从来不会无声无息地死去，他们需要有证人，为的是历史记载他们，或者判他们无罪，或者诸如此类的什么事……他会重新出现的，这我敢肯定。就凭我的运气，人们肯定会把他还给我……也许你将认识他。”领事对我说，“胡利娅经常请他来吃吃晚饭，对她来说，家里只有一个男人是不够的……”

这个玩笑开得很重，其实领事别有用心。但这非常合乎领事那种酸溜溜的风格，他向来都是用这种办法来伤害与情人们的爱情，逐渐地将他们的关系磨损，消耗，直至把她们的影子彻底抹掉，就像钱币上的人头像在收集家的手下慢慢消失一样。我在从前的假期中，目睹了这个过程的全部。据我所知，那些女人没有一个最终同他一起生活……但不管怎么说，他刚才开的玩笑对我还是有利的，我感到一种欣慰。

一片沉默。只听到刀叉碰击盘子的声音。最后还是胡利娅十分平静地反驳道：

“是你爸爸坚持要给他外交保护的。你了解你爸爸，他是

刀子嘴，豆腐心……”

不，他这次的表现跟过去的假期不一样。

“那么，现在你想怎么办？”胡利娅问领事。

早上梅南德斯医生向他提出过同样的问题。领事重又踌躇不决：

“不知道。我想再等一两天。贡萨尔维斯亲自到边界上去指挥寻找了……我要设法同他取得联系。如果我得不到任何信息，我就亲自去……”

“我们得……”我插嘴说。“你会带我去的，对吗？”

胡利娅吃惊地看着我，我也拿眼睛盯着她。

……在过去的每次假期中，领事借口向我展示他任职的国家，而编造出一趟公差带我去旅游。我们要么去认识一个边界地区，要么去拜访他管辖区内的某位尚不认识他这位国家代表的同胞……我们本来预定的目标就很远，而一旦出发，所到之地比预定的目标还要远得多。回来之后，他便寄送一份考察报告，其实，在那深不可测的外交部里谁也不会看那报告一眼。既不需要地图，也不需要车船票。要的只是抓牢逃路的意愿，也就是要逃出那个静止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万物和灵魂都变得凝固不动，甚至有扎根的危险。

领事朝我微微一笑，略作沉吟，然后回答道：

“你想去？为什么不呢？但是，我得提醒你，如果我们要旅行，可要走得很远。在这个季节，我可不想乘小飞机旅行，雨季就要到了，雷电很多……”

“你这是玩笑话吧？……”胡利娅打断他。“暴风雨雷电还是小事，旅行本身就是危险的。你还是不去为好，更不能带她去，这是一个没有法制的地区。”

“我喜欢没有法制的地区……”我回答她说。

“也许胡利娅讲的有道理，”领事想调解一下，“我们得好好想想……”

“带我去吧！”我恳求道。尽管我并不想流露出来，但我想我说话的声音却充满着绝望，这也许是由于一想到说不定我

会一个人孤孤单单地关在那个家中好几天实在是受不了，也许是一想到再也不是由我和领事两个人决定问题而感到难受。

“你得申请一个通行证……”领事终于说道，并偷偷地看了胡利娅一眼。

“我想你还是不应该去。再说，游击队是不承认通行证的。”胡利娅说。

她的眼睛一直盯着盘子。那话可能有讽刺意味，但不是挑衅性的。

“过去一直都是我陪着你的，为什么这次不行？你该知道，我已经长大了……”我眼睛看着胡利娅加重语气说。

我们两个女人一齐看着坐在桌子顶端的领事，等待着他做出决定。他的勺子停在了盘子上空，仿佛我们目光的重量阻止他举起它。汤从他颤抖的手中撒出来。我突然一下子不认识他了：他看上去不过是一个被过分年轻的女人拖垮之后、从情场上归来的成熟男子罢了……我刚要抢先说一句话，可不想从他嘴中说出来了：

“明天……”他对我们说，“明天我们再决定。最好是没有必要去，不管是去边境还是去别的什么地方……”

第三章

沿着塔拉帕卡防波堤柱廊的两三个街区，还有别的酒馆。但是，彼特鲁斯开的酒吧位于靠近领事办公室的楼上，所以领事是它的常客。尽管领事现在已不喝酒，但光顾酒馆的习惯依然保留。每到一个城市他要寻找的第一个地方就是酒吧，在那里，他要让人们认识他。在离开酒吧之前，他惟一喜欢看的面孔就是酒吧老板的面孔，因为“在通常情况下，惟有酒吧老板真心为你的离去而难过……”

酒吧老板倚在窄靠背椅上，呆在花瓷砖地凉爽的阴影中，守着身旁的记录器。看到我们来了，他打了个亲热的手势。领事把我介绍给他，彼特鲁斯跟我聊了一会儿。他说他把领事视为兄弟，因为他们都是外国人，都属于古老的游牧民族，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都在那些大河的上游，找到了他们的安身立命之地。

“这片土地是黏性的，”他对我说，“一旦你习惯了黏乎乎的衬衣贴在身上，你便觉得世界上其他的一切都是太干了……”

彼特鲁斯穿一件短上衣，一大片汗渍将衣服粘在他背上。还在少年，他便在雅典的皮雷奥港登船作了船员，在大海上漂流了三十多年。到了五十岁上，他突然想到在伊基托斯最终抛锚。他爱上了一个土著女侍者，买下一家酒吧，同她结了婚。他觉得在大海上航行了那么多年，最后却被拴在了树木的大洋中，此事不免有点荒唐。但是，讲起这事他倒没有丝毫怀旧的感情。显然，在这个世界上，已没有任何力量能迫使这位海员离开他的杯子和瓶子的码头，重新走出把他和海洋隔

开的三千二百公里的莽莽林海。那个体态丰盈的林间姑娘让他养尊处优，自己打着赤脚，口哼小曲，把酒吧中的活儿全揽在自己身上，而这个希腊人只是从钱柜旁用眼睛看着她。

在柱廊下，我们选了一张阴凉中的桌子坐下来。赤道线上的中午天空有如烈火熊熊，河港上，一块刚锻打出来的钢板飞溅着火花。带着花条布帐篷的摩托三轮出租车在林阴道上奔跑着。走私者从这张桌走到那张桌兜售他们的香烟。一个基督教救世军的女人端着衬了布的陶罐向我们乞求施舍，说是为了挽救一个她们在卡瓦略科查养活的麻风病人……也许彼特鲁斯说的是对的。我在适应了这儿的中午和潮湿之后，也突然感到一种意外的舒服。这潮湿使你与世界的一切接触都变得油腻腻的。

突然，酒吧老板大块头的妻子拿着一瓶香槟和五个酒杯走出来。

“梅南德斯先生，这是要我来付账的吧……”领事不高兴地说。

“不是我要的。”名誉领事回答道，由于对领事的话没有思想准备，他像是受了侮辱。“而且，杯子也多了两个……”

我们还没来得及把杯子还回去，一只红扑扑的手扶在了领事的肩膀上。

“请允许我请你们。我们太激动了！在这么遥远的地方听到同胞的声音……我们想庆贺一下，热闹热闹。”

据说人过了五十岁之后才露出他的真实面孔。生活似乎给这个人罩上了一层幸福的假面具。他的头骨周围粘贴着一圈孩童般的黄色茸毛，笑起来满脸都是细密的皱纹。而惟有那双红肿的簌簌流泪的绿眼睛与他的兴高采烈十分的不协调……

“我姓鲁维罗萨，”他说，同时把手伸给梅南德斯医生，“这是我的助手卢卡斯。”

他把胸部有一撮黑毛露出衬衣外的肌肉发达的小伙子介绍给我们。那助手口里嚼着口香糖，双手搔着胯下，没有跟我

们打招呼。

“请坐，跟我们一起呆会儿，”梅南德斯向他请求道，“在这儿，没有比见到祖国的同胞更高兴的事了。”

鲁维罗萨坐下来。他的大肚皮轻微颤动了一下，就把条纹坎肩的纽扣撑开了。那坎肩是特艺印染的天蓝色，想当年也该是一种奇妙的服装。至今，那没有污染的地方仍旧是闪闪发光。有一会儿，他让服务生送来些小吃，我们一边慢慢品尝，一边听他对秘鲁洛雷托地方的美景大加赞扬。

“你们刚到此地吧？”梅南德斯医生十分热情地问道。同时也自告奋勇愿为他们当向导，就像对我一样。

“我们是前天跟小姐坐同一班飞机来的。一次难忘的飞行，不是吗？”

的确是这样。质量低劣的双引擎弗希特飞机一飞越高山就迷失了方向。突然，我们在滚滚的云层中颠簸起来。原本睡在云层中的雷鸣电闪此刻追赶着我们，将灰色的云团和密集的冰雹抛向我们，打在机翼上。飓风疯狂地拍击着神鹰山的东坡，遍体鳞伤的小飞机好不容易才逃脱出来，机尾的几片羽毛却留在了狂风的魔爪之中。

“您没看见我们，”那个新来的人对我说，“我知道是这样。可是，一路上我都看着您的小脑袋，看着您那美丽飘逸的长发。我心中暗想，这个单独旅行的浪漫勇敢的姑娘是谁？她在笔记本上不停地写着，在暴风雨中飞向这种荒凉野蛮之地……当然，我这么说并不想伤害本地人。这很有意思。您就像我们的热带雨林一般对人冷淡，惟有目光像一团火……”

“噢，我看到你们了。”我对他说。

实际上，所有的旅客我们都看到了……那些晃动在机舱内的脑袋在电闪雷鸣中由于惊恐头发都竖了起来。人们高声喊着，呼叫着飞机上唯一的像老太婆似的空姐，其实，她比所有乘客更感恐惧。那个叫卢卡斯的青年人高声祈祷着。突然，他挨了一记响亮的耳光。然而，那双绿色的小眼睛仍旧盯着我……

“我很遗憾。我费了好大的劲才把卢卡斯控制住。这是他第二次乘飞机旅行，对吗，小伙子？”他伸出像螃蟹的螯足似的又红又长的手指使劲地去抓卢卡斯的膝盖，后者像牲口尥起蹶子似的反抗了一下。“不过，他在飞机上的不良反应也许是歪打正着。我敢肯定，如果他不晕机的话，他肯定会试图诱奸这位漂亮姑娘的……”

卢卡斯高傲地嚼着他的口香糖，轻蔑地看了我一眼。然后把手伸进屁股兜里，取出了一个小折刀。他将刀子打开，在他两腿间的椅子面上刻挖起了什么。

“您带来了什么新消息，先生？”梅南德斯医生继续询问。

“三国人民的和平相处。”鲁维罗萨举起双臂回答说，“我来此是履行我国外交部的使命……不是吗，领事先生？”

领事一直缄默不语。又过了片刻，他才不慌不忙地说道：

“好像是这样。”

“啊，太好了！那就是说，我应该理解您收到了部里的指示？”

“一封电报……”领事对他说，同时从外套里边的口袋里掏出一张划格线的纸。我立刻认出那就是前一天早晨他翻译的电报。领事把电报递给鲁维罗萨，后者打了个手势表示拒绝。

“在这种气候下，我的眼镜马上就变得模糊不清，什么也看不见。如果不是我这个引路的小孩子的话，我简直就是个瞎子。”他用手指着卢卡斯说。“能不能劳您的驾把有关部分念给我们听听？那我们会感激您的，领事先生……有时候，一个人呆在国外的环境，连自己的身分都会怀疑。”

领事犹豫了一下，看了看梅南德斯，又看了看我，然后便念了鲁维罗萨要求念的有关部分。

“……请为特派顾问图利奥·鲁维罗萨及其助手提供一切必要的方便……上帝保佑您……”

鲁维罗萨一字一板地重复道：“上帝保佑您……”他的助手仍旧忙着用折刀在他的两腿之间刻挖着什么。鲁维罗萨骄

傲地欣赏着他，并且突然对他这样说道：

“你已看到了，卢卡斯，现代世界是多么的奇妙！通讯是何等的快捷！眨眼功夫，我们就确认了自己的身分……”接着他又转身对领事说：“但是，电报局的运作比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人的记忆力要快得多……您还没有认出我来，对吗？”

一阵沉默。鲁维罗萨侧面站在那儿。柱廊沿街而下，越变越低矮。在每一根柱子下都站着一位货币兑换商。他们头戴白色礼帽，手提黑色皮箱，干着洗三个接壤国钱币的勾当。在防波堤上巡逻的慢腾腾走着的警察们，对他们的所作所为视而不见。只有兀鹰在真正地监视着一切。它们在天空反复盘旋，急切地等待着有废弃物投向悬崖或峡谷。在一个角落里，一个扁脸的矮小印第安人蹲坐着，虎视眈眈地期待着我们开胃酒的剩余物，仿佛是又一只兀鹰……

“说真话，我拿不准了，请您原谅……”领事最后对他说。

“没什么好请求原谅的。大概已经过去三十年了，而您又整天走南闯北在世界上跑，大概看到的东西太多了。”鲁维罗萨叹了口气。“再说，我也变了模样，再加上我比您年长。您别往心里去，我理解。在我的心目中，人们最美好的岁月，也就是风华正茂的青年时代，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您在外交部供职！”领事突然说，并且把手指捻得噼啪作响。“而且我觉得在别处也见过您。您比我早进外交部一年，是四四年或四五年……您当时在非洲及大洋洲司。”

“在远东司，”鲁维罗萨眯起他那痛苦的小眼睛纠正道，“这我不会忘记。在我们第一次分别任职以前，我们曾在一起工作过一年，甚至我们还一起在周末值过班，一起睡在机要室的行军床上。现在站在我面前的领事先生，当时是我们这一代的希望……”

“一点不错，我全都记起来了。”领事证实道。“不久您就走了。后来您在哪儿工作？”

“在卫生部。在公共卫生部整整干了三十年，我担心……不过，您已经看到，我又回外交部工作了。人总是回头去干自

己最初喜欢的职业！……”鲁维罗萨加重语气说道。接着，他兴奋地捻响手指，招呼着女侍者。

彼特鲁斯从他的窄靠背椅上要求我们耐心点儿。即使这样，他的多肉的、毛茸茸的小臂依旧支撑在锡做的柜台上一动不动。人们可以想得到，一家酒吧老板的天地是什么样子：摆得满满的柜台，一字排开的酒杯，女侍者的长裙，记录器的懒洋洋的铃铛。

“如果他们预先通知你们的来访的话，我会给你们安排一个日程表的，图利奥……”领事解释说。

“我现在也可以做，”梅南德斯医生热情地自告奋勇道。“有事找我好了，不知你们想看些什么……”

“我昨天已经告诉领事了：我们对这里的气候感兴趣。在目前的情况下，对我们的上司们来说，最要紧的是了解外国的气候。您不这样看吗？”

鲁维罗萨眨了眨他那双爱流泪的眼睛中的一只，在另一只眼睛的深处，绿色的瞳仁便跳动起来。那瞳孔酷似马提尼鸡尾酒中的橄榄果，随时会有一滴眼泪滚落下来。

“我不清楚。”领事说，“我没有荣幸接触到您称为上司的那些人物。”

“你们打算在这里跟我们耽多长时间？”梅南德斯医生又追问道。

“这里的侨民……”鲁维罗萨故意绕开了问话，“侨民很多吗？”

“主要是过路的旅游者……”医生答道，“真正长期住在这里的很少。”

“据我所知，越来越少了。”鲁维罗萨插嘴道。“有人告诉我，一个第一流的飞行员在这里迷失了方向。一个流亡者……”

又是一阵沉默。梅南德斯医生在他的椅子上坐立不安，像是在寻找新的突破点来显示他的热情好客。最后，他终于灵机一动，闪出了一个想法：

“既然你们对这里的气候感兴趣，我可以给你们介绍几个旅游项目。”他热情地提醒道。“我是地方旅游委员会的成员……我建议你们来一次‘天堂之旅’……”

“天堂！”鲁维罗萨紧跟着他话音兴奋地高喊起来，“再给我们多介绍一点这个地方。”

“事情是这样，”医生继续说道，“有一种说法，这里曾经是真正的伊甸园的所在地，你们知道吗？伊甸园就位于一片被多条河流环绕的炎热多林的土地上，就跟这片地方一样，《圣经》里就是这么讲的……”

“真有这事！多么迷人的故事！但是，这应该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可现在，在不到两天的时间内，我们就差不多看到了七种祸害：贩毒、退化的印第安人、恐怖主义，还有这种死人的味道……”

鲁维罗萨捂起了他的扁鼻子。医生在他的椅子上摇晃了一下身子。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使梅南德斯的身子失去了平衡，他的小胡子颤抖起来。人们完全可以想像得出，他这个旅行委员会的成员，称此地曾为天堂所在，无非是一种促销手法。

“我不想干涉你们的内政，医生，但是，也许你们这里缺少铁腕人物。”鲁维罗萨推开为麻风病人募捐的那个好心肠女人再次伸向我们的讨钱盒继续说道。“人们在这里只是乞求施舍……”

“和给予施舍……”领事发话道，“人们只在能获得施舍的地方要求施舍……也许我们能用我们的行动来证实这种想法，图利奥。您认为怎样？我想说不定麻风病是阿波金多大街上慈善机关的一笔大生意。有人告诉我，那里的慈善机关希望不幸越来越大，因为那样可以更有效博得怜悯……”

梅南德斯医生站了起来：

“请原谅，我有一个病人……等您对我们这地方有所了解之后，您会改变印象的。那时您会不想离去，等着瞧吧。”他低声对鲁维罗萨说。

但是，在重新走进大楼之前，梅南德斯转身审视了一番野外风光。也许他对自己的说法产生了怀疑。也许他想把自己对“过继的”祖国的遥远的回忆同曾是天堂所在的河港作一比较。一团团纹丝不动的白云在热带雨林空旷的天空中融化着。他耸了耸肩膀，悄悄地摸了摸那刻着他名字的铜牌，尔后去了他的诊所……

“但愿我没有伤害他的爱国感情。”鲁维罗萨对我们说。但是，他那后悔的表情同他那满脸的笑容十分的不相称。

“梅南德斯先生是不爱记仇的。”

“我们也不爱记仇，对吗？您看，举例说，我们对那个该死的流亡者是多么的关心……领事先生，只要我在这里，凡是能帮助您的，您只管说话好了。至少我可以提出建议。您不要忘记，我是一位‘特派顾问’。我可以想像得出，你们在国外的这种岗位上工作有时候是多么的孤独和寂寞。”

领事慢慢地呷了一口营养水。突然间，他又露出了他的老酒鬼的原形：为了不让饮料撒出来，他用一只手托着哆哆嗦嗦的杯子底。一片由蚊子聚成的薄云包围着盛甜饮料的杯子口，它略微飘起来一下，然后又重新落在那儿。

“您不必为我的孤独操心……”领事最后对他说，“这是领事职业本身带来的苦楚，我几乎要把它写进我的工作章程里：我是本首辖区我国‘唯一的’官方代表。”

鲁维罗萨点头表示同意。他以掩饰不住的高兴审视着那位外交官，就像是一位老赌徒慢慢地认出了另一个赌徒的手。

“当然了，领事，当然。您是对的。”他把身子在椅子上往后仰了仰说道。“很显然，您向来都是一个很守规矩的人。工作章程！啊，当然啦！有好多年没听到有人提它了……您不必为我们感到担心。这里是您的管区，您是这里的负责人。”

鲁维罗萨想付香槟酒的账，但是彼特鲁斯坐在收银台旁一动不动，摆摆手拒绝了。他已经把账记在了领事的头上。

“就算我欢迎您，请您喝一杯吧！”领事说。

“但是，您可是一点都没喝呀！”鲁维罗萨扫兴地抗议道，

他指了指领事半滴未少的香槟酒。突然，他找到了另一个发泄自己怒气的途径：“卢卡斯，我已告诉你了……”

卢卡斯吓了一跳，把两腿合起来，遮住了他干的活儿。鲁维罗萨把他裤子上的一些木屑掸掉，说：

“我已告诉你了别干这事。只有没教养的人和有怪癖的孩子才在那儿乱刻乱划糟踏东西……”

那年轻人折起小刀放进他的后屁股兜中。他几乎要哭出来。鲁维罗萨起身说道：

“请原谅，请原谅。我的助手正在成长之中。他在别的方面表现是很好的。在这里重新见面，我感到非常高兴，领事先生，非常高兴。小姐，认识您真高兴……天真热！这地方很像……很像智利的皮萨瓜省，树木葱茏，天气晴朗，只是潮湿得很……”

兀鹰在防波堤的栏杆旁冲来冲去，争食着街道饭堂里扔来的残羹剩饭。鲁维罗萨在背风向阳处眨巴着眼睛，仿佛也在绞尽脑汁寻找着更多的对照和比较。他给人一种印象：只要一天未把这片地区纳入自己祖国的版图，他就不能踏踏实实地睡觉。

我们看到他沿着平台离开朝河港走去。卢卡斯用他的牛仔皮靴划了个圆，转身注视着我们。我把他刻过的椅子拉到身边，木头椅面上刻出了一颗深深的畸形的心脏，而那心脏是空的。

“这些家伙是不是前天你在机场移民局遇到的人？”我问领事。

领事咳嗽了一下，又把领带系好。他凝望着我，仿佛突然记起了我跟他是同样的人。他无可奈何地对我笑笑说：

“你已经看到了，干我们这一行，在哪里都不会得到安宁，哪怕是在这种无足轻重的地方……”

第四章

第一节

在热带地区，惟有黎明是最纯真的时刻。微风习习，给人以清凉之感，仿佛预示着一天都是令人惬意的天气。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清晨一过，老天便发起了脾气。这有如青春年华，它不能按照人的意志永远保持。对于黎明这种类似欺骗的现象我们完全可以理解，我们明白，转瞬间那潮湿的、火辣辣的太阳便会从东方升起，在中午到来之前很久，人们便对一切都不抱幻想了。

前一天下午，从彼特鲁斯的酒吧返回之后，领事突然决定了：他要到边境去要求交出那个流亡者。

“我想，没有办法说服你留下来。”他对我说。

的确，没有办法。

凌晨四时半，领事来到我的床边把我叫醒。“安娜，安娜！”他轻轻地摇着我的肩膀喊道，“我们要出发了……”我觉得，“出发”这个词是我在他的生活中最常听到的。

我一边拉着牛仔裤的拉链，跟着他去了他的房间。站到门口，我看着他穿完衣服。过去，在饭店里，或是在他任职的公寓里，我坐在与他并排的床上，多次目睹过他这种男性的仪式。他把白色手绢洒些香水，塞进外套的口袋里。然后掂量了一下盛威士忌的箱子（现在里边只装了水），又从柜子里取出他的外交官手提箱。手提箱边上用镀金字标着他姓名的大写首位字母，还带有一条拴在提手上的钢链。这手提箱只在

需要向地方当局显不他外交使者的地位，亦即一种遥远的官方权力的时候才使用——显然，现在是一次机会……最后，他照了照镜子，用一种无动于衷的、怀疑的目光看了看自己。这种目光是他这位对自己所显示的权力有着深刻了解的人所特有的，好像是为了假装不知道其实这权力只是用来对付自己的仆从的。

不算最后这一次，这种场面我也目睹过千百次了。在离开之前，他把一条腿搭到床上，将鼻子扎进正在熟睡的妻子的长发中，又嗅闻了一下她的颈项，最后吻了她。

当我们把吉普车开出车库的时候，天还没有亮。出城之后，我们沿着一条路线往亚马孙河流域深入。有时候，雾气腾腾的大森林朝我们背过身去，木呆呆地让我们顺利通过；而偶然间，它又披头散发地扑到路中央，大树的枝杈抽击着车身，阻止我们前进，并将浓密的豆粒大的绿色水滴撒落在挡风玻璃上。吉普车在弯道处打着滑，并且车头不断地栽进坑坑洼洼的泥泞中。它要巧妙地绕开滑溜溜的高埂儿，在泥水中摸索出一条通道……忽然间，在一个拐弯处，天亮了。赤道地区的黎明就是这样的。白昼先是在天边放射出亮光，转瞬间，厚厚的云层如同燃烧般变得红彤彤的，接着便是红霞满天了。

领事将我从沉思中唤醒道：

“请注意，好好看看右边的一切……他们要把这片土地卖给我。几乎是白送。每公顷一个美元，共有成千上万公顷。”

车道离开了河流，吉普车在一道路堤上奔驰，堤下片片的庄稼都浸泡在水中。时而有些灰色的、瘦得像草鹭似的人从稻田里直起身来向我们打招呼，他们并不指望得到我们的回答，只是为了在泥水中直直身子而已。

“那么说，你真的是想好了，打算在这里安心呆下来了？”

“可能。我喜欢这地方。在整个地球上，这里人口最稀少，你知道吗？这是无价之宝……”

“人口稀少……”

“一点不错。我平生第一次可以存钱了。”

“我看你在花钱……”

领事继续开车，没有理我的话茬。

“这是一块充满机遇的土地。这是最后的一条伟大国境线。如果空调赢利达到预期的目标，也许我就会变成一个先驱。你不想做一个殖民地开拓者吗？”他用的语调就像我小时候他给我编故事哄我入睡时一样。“我们可以饲养瘤牛，我们可以出口蛇皮，黎明起床我们可以去钓鱼……我们将会征服这热带雨林。没有人再会知道我们的去向。”

“没有人再会知道我们的去向……”旭日宽大而强烈的光束射进车内，照在我们的身上。领事关上车窗，打开一个可怜的小电扇。

“为什么去年你不让我来？”我直截了当地问道。

实际上，我是一时失言了。自我到达之后，两天已经过去了，我一直咬着双唇，一遍又一遍地对自己说：什么都不要问他，不要告诉他我把他去年夏天给我的信全都撕掉了，他为祝贺我的生日准时寄到的美元支票我也撕掉了，有两次他打电话找我，我都让人说不在。

“当时我刚刚来这里，刚刚搬了家……”

“我们从来不需要家……”

“也许现在我需要一个家了……大概是因为我到了这个年纪……”他神秘地说。“再说，我现在不是一个人了。”

“这我已经看到了……去年夏天她也跟你在一起吗？”

“对，我几乎一到这里就认识了她。但是，你不要往歪里想，有的事跟胡利娅没有任何关系……”

不去想胡利娅这太难了。我马上回忆起了今天黎明时她那弯曲着趴在大床上的丰满的躯体。那躯体散发着甜蜜而柔和的淫荡的气味，同时不乏浓浓的大海的气味。我看到她那长长的、散乱的黑发，仿佛是床单的浪涛抛到枕头上的某种海藻。

“我没有怪她，她很热情……”我说，“说实在的，我去年需要到这里来。再说，那里的人都要求到大使馆避难，你是可以

给我提供这种避难权的，你是外交官……”

“当时我想还是不来的好……”领事对我说道，他想抚摸我的一条大腿，而眼睛仍旧盯着道路。“我想你最好还是在自己家中祝贺自己的生日……”

“我自己没有家，那是我妈妈的家，也是她丈夫的家。我在卡约那里度过了自己的生日，跟他们在一起……”

……卡约是我一脸凶相的外公。那位退休的后勤部队上校别出心裁地为我做了一个没有糖的蛋糕，一点味道都没有，谁也没有去尝一口，因为大家都怕闹肠胃病。

“不管怎么说……”领事坚持说道，“我认为你还是应该在国内同你的朋友们一起过个夏天，哪怕就这一次，归根结底，你不会到国外来谋生。”

我们穿过了一座桥，桥的横梁已经明显地朝着支撑着它们的那海绵状的地面上塌陷下来。我们把大片的作物区抛在了后边，也把那大肆砍伐、破坏得不成样子的林区抛在了后边。我们看到了第一个土著人，他蹲在一个粗大的树干前观望着我们，一动不动，仿佛是一件雕刻品。

“在国外谋生。”这是他最喜欢想的事情之一。他总是站得远远的来观察生活，站到一个既不伤害别人也不被别人伤害的地方，这就是国外。也就是站在被其他人称为生活的那些事情的外围来观察生活：站在家庭的外围，站在政治的外围，站在自己国家的外围……置身于遥远的地方观察生活，连我都觉得许许多多的事情似乎都不是真的，包括乌尔苏拉会那些板着面孔的修女、无情地抽击着圣多明戈黑色海滩的劲风，以及在“东方花园”的归营号吹响之后仍旧把头盔放在甜点心师的桌子上不紧不慢地继续呷着咖啡的两位新兵……也包括那一队队在新年之际赶到飞机场去用早餐、同时朝起飞的飞机挥手致意的旅行者……身居国外，我觉得一切都变得简单了。这恰如映在汽车挡风玻璃上的直径仅有半公尺的太阳，其内部活动有如一座炽烈的能量之泉，也许还是远远离开它为好。

领事把汽车停下，到路边去小解。在上方的密林深处，传来鹦鹉干巴巴的笑声和一些看不见的猴子凄凉的吼叫声。那些声音就像是警报器似的在提醒我们：一旦到了那条边境，也许我们就会放弃他一直打算在那儿定居的那片国外的地方。而且，惟有我能够说服他。如果他那时真的留在了国外，离开爱情，离开那些曲折的故事，也许恩里科就永远不会到那个家中来了，那我也就不会结识他了……而领事的日子也就会好过些，世界也不会有丝毫的变坏。如果那样的话，也许此刻他就会是在另一个遥远的岗位上；或许是在荷属安第列斯群岛的某个地方任职，在那儿，一位年轻的女子陪着他，在海滩边上，姑娘独自坐在席子上玩着纸牌游戏，而他则悠闲地读着比利时法语小说家乔治·西默农的作品……

但是，不。这年夏天，除了别的事情之外，我明白了一个这样的道理：人不可与命争。命运是一条凶猛的大狗，归根结底我们是要被它吃掉的。

第 二 节

中午时分，我们到了纳波河的一个渡口。拖拉机、军用卡车和各种离奇古怪的交通工具排起了一条长龙，我们也排到了队尾。领事熄了火，打开车门。周围的风光像一条潮湿的毯子似的朝我扑来。

在纳波河两岸是一溜用木棍和铁皮搭起的棚屋，那儿已形成一条可怜巴巴的街道，街上的居民靠渡口的营生勉强度日。两个土著短工用棍棒按照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方式赶着几匹老骡子，让它们拉动生满一层红锈的大齿轮。我想，那种遭罪的活儿拖得时间越长，他们这些瘦骨嶙峋、肮脏不堪的商人挣的钱就会越多。也许，他们干那活儿只是为那冷酷的场景再增加一份残酷。

在一座棚屋里，有人打开了收音机。国家电台在高声地向亚马孙河上游的零落村庄发布公告；政府要求对三国交界

处尚无主人的领土拥有主权；在棚屋里，有一只皮靴从吊床里伸出来……再过去一点的地方，想不到在这里见到一个亚洲人，他在用旧汽车架子搭在大油桶上形成的棚子里兜售着走私饮料。在棚子顶上，一个矮小的男人正在练武术：比比划划地试图用拐杖将他想像中的对手打翻在地。一群蓬头垢面、破衣烂衫的孩子跳上汽车，用他们那比沾满泥浆的挡风玻璃更脏的抹布争抢着擦挡风玻璃。擦几下之后，他们又一窝蜂跑向河边在臭哄哄的河水中冲洗他们的作战武器。在他们的头上和在我们的头上，密密麻麻的蚊虫像云团似的嗡嗡飞舞，虽然为我们带来了阴凉，却教人不敢恭维。领事从车上下来去买冷饮。

一条黄色的翼横帆船停泊在唯一的码头上。商贩们争抢着抓住它的缆绳将它拉到自己身边。那条做着货物批发交易的帆船已经老掉牙，吱吱嘎嘎地响着，似乎随时都会散架。它像一个不可救药的老烟鬼，由于以鲜木柴为燃料，喷出的浓烟刺鼻难闻。

一分钟之后，鲁维罗萨出现在船桥上，他站在船头的香蕉堆和大煤气罐之间。尽管离得很远，但他那被太阳晒得像火鸡皮般的皮肤以及带条纹的蓝衣服还是看得清清楚楚。他让卢卡斯扶着他，吃力地跳上码头，好不容易爬上泥泞的斜坡，走上公路，来到我们身边。

“领事，您在这里干什么？”鲁维罗萨吹了一声口哨说。他本来就呼哧呼哧地喘着气，再加上用草帽当扇子搧风，呼吸愈发显得急促。

他像是真的因为看到我们而感到惊讶。好像是他比我们更有权利来到那个地方。

“接到电话来执行公务，有人要我到边界上来。您呢？是来旅游吗？……”领事问他，他们继续玩着前一天在彼特鲁斯的酒吧里开始了的斗牌戏。

“倒楣的旅行，这个该死的国家……”鲁维罗萨捶着旁边小客栈的墙壁骂道，“一间两张吊床的客舱收了我五万索尔，

可里边气都透不过来，人都要憋死了。昨夜我们不得不睡到甲板上，睡到香蕉堆和印第安人中间。”

鲁维罗萨用双手捧着肚子，往前弓起了腰。当他把身子重新直起来的时候，他那双绿色的小眼睛里充满了焦急难耐。

“您知道……您知道哪里有厕所？……”他问领事。

“您所说的那种厕所在方圆一百公里内都没有一个。不过，您可以到那个地方试试……”

领事指了指冷饮摊旁边的一个黑乎乎的厕所。两个卡车司机正在排着队，练武术的那个矮子维持着秩序……鲁维罗萨费了不少功夫，终于打开道路挤过去，急急忙忙地冲进那个黑棚屋。

卢卡斯倚在柜台上，正在用他的折刀把一根香蕉的梢头切掉。我想他是长时间的坐船心烦意乱了，便把香蕉切成碎块，从各个侧面刻挖出他一惯留下的那种空的心……鲁维罗萨返来时，已是精疲力尽：

“我大概是吃了什么。有人提醒过我，说船长们会在食物里下毒，把白人旅客毒死，抢劫他们的财物……真是太恶毒了。即使我不再吃船上的饭，厨房里的味道同样会把我杀死……可是，您怎么来得这么快？昨天咱们在酒吧见面不久，我们马上就出发了……”

“我们开车来的。走穿过森林的公路……”领事回答他。

“有人给我说过这条路线……我原以为路还没有修好呢。”鲁维罗萨神情不安地说道。

“他们给您说过这条路到不了卡瓦略科查吗？……我想是这样的。事实的确如此，到最后要乘军队的快艇。但总的来说，走这条路比您乘船要快……”

鲁维罗萨后悔难过起来。显然，仅仅是提一下船，就使他受不了。

“……船长每三个小时就停一次船，就像现在一样，随便一个什么无足轻重的村庄都停。他们主要是交换东西，您可以想像得到，一把盐换一口袋木薯。好像还处在新时器时代，

对吗？”

卢卡斯没有听到鲁维罗萨的问话，但他还是点头表示同意。他的目光一直盯着我，一边继续吃着香蕉。他吃香蕉的样子令人恶心：先是用舌绕着舐一遍，像吃冰棍一样。他剥了一根香蕉递给我。破旧肮脏的帆船的汽笛声引得鸟、商贩的一阵乱哄哄地叫喊，通知人们要开船了。

鲁维罗萨又弓起了腰。我们在下面一点的地方听到他痛苦地恳求道：

“领事，如果我出了什么事，请答应我您会照顾卢卡斯。他是一个完全可以信任的小伙子，这点请您放心。您看，我已收养了他，他将是我的继承人……”

他站在那儿注视着我们，兴许是等待我们祝贺他，仿佛他作了一个初生婴儿的父亲。他伸出瘦骨嶙峋的手抓住卢卡斯那肌肉发达的胳膊，卢卡斯躲开了。鲁维罗萨有气无力地责备道：

“你真不听话，真粗野！这点像我……”他声明道。

鲁维罗萨仔细地审视着卢卡斯，以确认他们之间根本不存在的相像之处。他呼哧呼哧地喘着气，由于天气热，也或许是由于恶心……他就像一条老母狗，从别的动物那里抢来一头幼兽，舐它，并且笨拙地将它展示出来……

领事打断他的话说：

“放心吧，图利奥，您不会死的，您的胃会适应的，这需要时间，别着急……”

“我想我们要比你们晚到边界，要在你们到了以后许久才到，这是因为我……”鲁维罗萨一边揉搓着肚子一边考虑着说。显然他盯上了我们的吉普车。

“您乘船旅行至少会更舒服些。我本可以带上你们，但是回来时就没位子了；如果我能设法让他们把飞行员交给我，回来时就是三个人了。”

“我会迟到的，”鲁维罗萨坚持说，一边用草帽拍打着一条腿。“我真想看到起诉的情况……跟那位飞行员谈谈话。他

的行为闹得我们很被动。归根结底，当我们在国外的时候，我们都是代表我们的国家的，不止是您一个人。”

领事付过冷饮的钱，抬手指了指靠到这边斜坡上来的渡船。在大汽油桶上半浮半沉的渡船平台，被骡子拖着艰难而又准确无误地靠到河岸边。于是，排队的人动了起来。

鲁维罗萨摆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您信不过我……”他照例抱怨道。他就像一位二流演员，剧本里总是可以为他安排个角色，此处也是如此。

领事拍了拍他的脊背。特派顾问窄扁的肩胛骨在条纹外套下显得十分的尖削和突出，仿佛是翅膀被砍掉留下的残肢。

“这么办吧，图利奥，我来帮您一下，我允许您在工作报告中提到我，就说您是千方百计争取及时赶到的，这点我可以证明，我甚至可以写一份专门的报告附在您的报告里。我希望这能使您在您的上司面前对您的晚到作出解释。您看如何？”

鲁维罗萨朝我们惨然地微微一笑，整个的脸上全是不自在……那是一种痛苦的微笑，绝望的微笑，几个星期之后，我们还会看到他的这种微笑，那似乎是对他一生中所有迟到的最终承认。翼横帆船的汽笛凄惨地召唤他去上船“受刑”，我们看着他一步步走下了斜坡。他那花条裤子的裤脚令人作呕。而卢卡斯则在登船之前向所有的商贩买了各种各样的小吃。

我们在军用卡车后面登上了渡船。那条“大筏”重重地沉下去，吃水几乎到了舷边。纳波河上的一层脏水打湿了我们的鞋子。这颇似耶稣在浪涛上长途跋涉的奇迹，只是这儿没有使徒，也没有作为我们精神支柱的任何信仰。我们在车篷摇摇晃晃的阴影下坐在卡车的保险杠上。汽车上，新兵们紧紧地挤在一起正在睡觉。敌人可以等待，抑或是敌人太多了，我们无法对付他们，干脆睡觉得了。在热浪的烘烤下，河水发出沉闷的轰轰隆隆声，我们甚至可以把它看作一个动脉梗塞的患者，能够摸到它的脉搏。我们身后的车辆长龙在火热的

太阳下融化着，那场面酷似一场大撤退。一个人不由得会在心中暗想：我们在什么地方被人打败了……

“你为什么答应给他写一个报告？”我问道，毫不掩饰我的失望。

“我是希望对发生的事情不仅有他的解释，也要有我的解释。不管他的上司是谁，事情都应如此。不过，你不必担心，他决不会接受我的建议……”

“那么说，你和鲁维罗萨有着同一伙上司？”

领事呆呆地望着我，一颗汗珠挂在鼻子上，最后，他对我说：

“不知道。我不知道这些年我们的外交部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说真话，安娜，我也想不出我们的国家变成了什么样子。我想我在国外耽的时间太久了。”

黄色的翼横帆船贴着我们的船尾慢慢爬行过去。鲁维罗萨趴在船舷上，大概是在呕吐。卢卡斯向我挥手致意：他先是将香蕉高举起来，然后又去用舌头舐它。

我看到对岸朝我们迎来。岸上的树木树皮已多处剥落，仿佛患了麻风病，涨潮线以下的树干均呈白色。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热带森林，也是地球上最大的生命之源……一些参天大树，当年曾是森林中威严的族长，如今它们倒下了，在它们巨大的躯干上，立刻长出了新的枝繁叶茂的树木。而这些枝繁叶茂的新树木，又均为攀缘植物纵横缠绕，不得不支撑着它们可怕的重量。尽管天气很热，我还是感到一阵不寒而栗。刚刚长出的幼树，一开始生长就被充满淫荡气的寄生植物缠住了，那些寄生植物已经把一些大树卡住喉咙扼死了，小树不得不负载着它们，一直到死……而我马上就要满十九周岁了。

第五章

第一节

黄昏时分，我们到了特瓦斯。随着往森林中深入，公路把我们和太阳一起抛弃了，我们的面前出现了一道沿河的泥泞不堪的斜坡。我们几乎要绝望了，这时却远远地看到一个村落。从黑茫茫的密林中，传来喊叫声，刺耳难听的音乐声；在村落的中央，灯光中还映现出西班牙情节剧中的庄园场面；这一切都给人以强烈的非现实感，仿佛是进入一个置景的电影拍摄场面。但是，谁也不像是负责人，脚本也完全没个准，说不定导演是被他的演员绑架了。

吉普车在矿工们营地的帐篷之间打开一条道路。那些帐篷沿峡谷而下，直至接近深紫色的水面。唯一的小广场上，树木都被砍得缺枝少杈，某个热心人在树上安了一圈灯泡。灯泡吸吮着远方的发电机送来的营养，光亮十分的微弱，偶尔会攒足劲，忽的大亮一下，然后复又变得昏暗。

在七十年前的橡胶时代，特瓦斯曾是繁荣之地。如今，在附近的一片泥沼地，淘金热又使它重新恢复了生气。营地上醉醺醺的淘金者挤满了广场上所有的小酒馆，到处可以看到他们用在钱柜旁的一个天平上称过的小矿石付啤酒钱。小村庄在附近还是颇有名气，那儿有一系列的歪歪斜斜半倒塌的建筑物，昔日它们曾是庄园的仓库。一个牙医的机床在用它刺耳的噪音折磨着夜晚的时分，一所被认为是为了另一种气候而建的混凝土的小学校，还有三条街巷弯都不打一个地直

通马头……

在广场的中央，尚有一家年久失修的饭店；有一段时间，它曾是庄园主的两班开式府邸。这饭店正面唯一的装饰品就是一个尚未腐烂的木结构阳台，看上去有如戴在一位老兵塌陷的胸口上的奖章领事要的两个房间其实不过是一间由齐人高的千疮百孔的屏风分成两半的大房间， 高大的涂釉铁床大慨原来是放在疯人院公共大厅里的。发着怪叫的驼背电扇将脑袋够到屏风上沿，好似一只训练好的猴子，轮班儿把风吹向领事的“房间”或我的“房间” 大个的蟑螂遍地都是，它们在黑糊糊的瓷砖地上玩着跳棋游戏，这些健壮的生灵一旦被踩在人的脚下，就会发出“吱吱吱”的人一般的叫声。除了挂在大窗户上的令人难以置信的霉缎子窗帘之外，屋子里再没有别的陈设；两幅窗帘酷似两个寡妇，枉然地期待着永远也不会吹来的一阵清风。

饭店老板是个患白化病的古怪人，肚子大得像怀孕妇女他在餐厅里为住宿旅客登记。我们看见他坐在原店主的一张趴满苍蝇的油画下，用一顶浸透汗水的草帽为自己搧着风桌子上有一本写满了红色的数字的大账簿和一把令人费解的拍卖行的小锤子。噢，人们也许会突然领悟到那一切的来历，或者说那店主的用意：原来，油画上的是七十年前将这片树林毁掉的巴斯克祖父；而油画脚下的则是这位祖父不争气的后代， 他在毫无办法地等待大森林最后对他报仇雪恨。

那位患白化病的老板神神秘秘地找到电源教我们如何洗淋浴，其实那是一个厕所的池子，热水器需要拍一下才下水。老板走了，把我们留在黏糊糊散发着臭味的石台阶上。夜色已深，有如一个巨大的拳头将那村落攥在手间。老板给了我们一只手电筒让我们返回时照明，但是要另外多交五个索尔。勘探公司将在十点钟关闭发电机。一台电动机仿佛在村外用重锤反复地敲击；好像有一台缝纫机，不断地缝着来回针，在夜晚这块潮湿的破布上，打着光的补丁。最后，店主面对着广场掀起衬衫， 让领事看他那鼓胀胀的大肚皮：

“我肚里有虫子……”他说，仿佛希望我们祝贺他似的。

“对不起，我爱莫能助。”领事回答道，脸上并无不悦之色。他已经习惯了人家将他的外交官手提箱误认为医生的医药箱。当然，也许他是个医生，只不过他是这样一门科学的大夫，这门科学唯一能开的处方就是改变空气，切断自己的根，移居国外。

“我需要一种新的驱虫剂……我肚里的寄生虫对以前的驱虫剂已经习惯了。”

领事讲明情况，白化病患者大失所望。我们任他在他的门口揉搓着自己的肚皮，离开了他。他似乎并不那么失望，也许那些虫子在他肚子里怀的时间太长了，他对它们产生了感情，将它们驱除掉又感到难过。店老板最后给我们指了指广场对面的唯一一家酒馆，在那儿我们会找到一点算得上饭菜的东西。

“我们先去警察局登记，”领事对我说，“在边界附近的每个村庄里，所有的外国人都必须这样做。”

警察局堵在一条街的尽头上，在庄园时代很可能那是一座小教堂，因为至今还保留着一些神圣的地方：犯了罪过的人等待坐上去忏悔的两条长凳；挂在墙上的著名圣徒的肖像。警察局高高的工作台在屋子尽头的一道栏杆后面，就连警察局的头儿都活像一位被责任压得透不过气来的神父。不过，他周围的灵魂照旧一个接一个地堕落。

我们登过记，回到广场。一伙伙淘金者蹲在那里面对一些令人难懂的赌具在押宝。看到我们出现，一些赌博者抬起头看了我一眼，那是独身男人们特有的目光，是充满性怨恨的目光，好像他们企图在我身上再试验一次他们不幸的命运。

“在警察局登记簿上，除了一位叫马洛的美国人之外，我们是惟一的外国人。”我听到领事说。这话与其说是对我说的还不如说是自言自语。他扫了一眼周围，似乎是想从那里穿过去，实际上，那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至少我们是惟一应该按照规定在那里登记的人。”我回

答他说。

我们在酒馆靠窗处坐下。一对男女恰恰正在我们的下边吵架。男的是位盲人，女的像是他的引路人，一位打着赤脚的印第安少女。失明是这一地区的地方病。由一些苍蝇传染。至于是绿苍蝇传染还是红苍蝇传染，我始终没问清楚。梅南德斯医生曾对我说过，土著人经常是一家一家的瞎子，他们在热带雨林中摸索着行走到处流浪。那盲人大声地责骂小姑娘，眼睛朝着错误的方向，什么也不看地望着。许多盲人通过别的感觉的特别发达而弥补视觉的丧失。这位盲人也许就是妒嫉心特别发达。这其中必然有它的原因。我看到的仅有的一些妇女就是在营地上；一顶军用帐篷里有一伙咋咋呼呼的妓女。那盲人的样子是如此的疯狂和不可言状，很可能那是一种真正的爱情。两个人都在流泪。姑娘以土著人的奇特语调连连发着誓，盲人则捕捉着她的声音企图掮她几个耳光，但他随后便放下颤颤巍巍的手从她高高的乳峰摸下去，一直摸到她宽大的臀部。她抓住他的手，像是要帮助他将那个只有他看不到的身躯从世人眼前抹掉。盲人那两个像是被冰激凌勺挖过的眼窝和那个在烂泥地上赤着脚的引路小姑娘似乎是灾难和不幸的象征，但是，从他们那紧紧拉在一起的手中却产生出一种像饥饿感一般的最低等最基本的爱……

领事在小店里问有什么吃的。我则要了两瓶啤酒。我想那纯粹是为了向他挑战。在那黏糊糊的夜晚，冰镇的布拉马斯牌走私啤酒似乎可以用来当作一种手腕。领事没有动他的那份，将它换了一瓶劣质饮料。

“这么说你已经真的不喝酒了？……”我说。

“戒了。”

“那么，你家中的大瓶威士忌又作何解释？”我问他，因为我记起了在他的成套酒具上方雄踞着的那瓶一加仑装的白马牌威士忌。商标上有一肥胖的偶像，他坐在自己小巧玲珑的金属摇椅上，沉醉在自己的不可告人的目的中。

“那是出于道义上的需要。你想打败一个并不存在的对

手真没意思。”他不仅回答我，而且开始反攻。“不过，好像在这方面你已经接替了我……你妈妈写信告诉我，有人发现你和你的同学把啤酒带到学校去。”

啊，好了，事情终于露馅了。由我亲手带给领事的莱伊拉封好的信原来是对我的宣判书。那座阴险的城市也跟我到这里来了。它一直来到了这些有着妒火中烧的瞎子，有着两手空空的淘金者，和使一切都变得凝固的暴力的、像涂了奶油一样难走的满是烂泥的陋巷。

“她还指责我什么啦？”

“她说你差点留了级。真可谓是创纪录了，四年换了三个学校……”领事吹了个口哨。“简直可以祝贺你了……”

“她认为我必须住校，一直到结束学业。”

“那你怎么看，安娜？”

“恰恰相反。我必须在校外跑着读书，在校外跑得越多越好，我不能当寄宿生……”

领事笑了，并且拉住了我的手。他认为我是在说笑话。他在脖子上拍了一掌，打死了一点什么，原来是一只小蚊子，这种蚊子不是叮人，而是啃人。

“你是个有性格的人……”领事神情忧郁地断言道，就像那盲人会对那位印第安少女说：“你是个能看得见的人。”

这时，他改变了话题。改变话题是他最拿手的艺术，他在这方面一向很出色。

“你真的喜欢我们的家吗？”他问我。

我想起了周围爬满攀缘植物的带游廊的平房，想起了热带雨林的各种奇特声音，想起了河边那发出叹息的鲜活的稀泥，也就是这同一条河，来到这个村落旁又拐了一个弯，浩浩荡荡地流向远方。于是我点头对他的问话作出了肯定的回答。

“你终于决定安一个家了……”为了不使他扫兴，我这洋说。

“这是一次机会，几乎是白送。外交官不付转让税，也无

需填繁杂的表格作任何说明。为了防止当地经营毒品的大富豪通过置买产业来洗钱，他们要求办理各种各样的证。件结果是，在这里谁也卖不了什么，谁也买不了什么。在这方面外交官却例外地享受特权。这对被任命在这种地方当领事的人来讲也算是一种小小的补偿那么，既然一个人可以利用这种补偿……”

“我看你是作为投资来买这幢房产的……”

“也是为了胡利娅……”领事慢条斯理地承认道“我认识她的时候是住在皇宫饭店里………那可不是过罗曼蒂克生活的地方。特别是在这座城市里所有的人监视所有的人，我认为应该拥有一份让恋人们感到高兴的美好的不动产　于是有一天我就打定了这个主意……”

……他在城郊的别墅区几乎马上就找到了这幢房子，房子的周围是稻田、木薯种植园、大森林……当时领事尚未意以到，经过那么多年的风风雨雨的生活之后，他终于有了一个正式的家，家中还有了女人，甚至有一条迷路的狗出现在了他的门口，仿佛这狗以前的主人教会了它识别“家”这个词……事情似乎是太完美了。那就像美国贫民区的一幕喜剧，就只差美好的结局了。

“你习惯这样的生活吗？”我问他。

“不是天堂，但是……”

我想他不会骗我。自从我认识他以来，我看到他随时准备失掉幸福。每隔半年或一年，总会有惯常的魔鬼把头伸进他的“天堂”来，而他自己也便表现出烦躁不安。

领事做了一个保护他冷饮的动作。他认出了那饮料是上过色的，于是作了个怪相将它放在油腻腻的桌子上。在杯子原来所在的那个圆圈上，马上落满了蚊虫。

发电机在远方又突突跳了两下便无声无息了。那缝纫机上用光结成的线在村外某个地方耗尽了。广场上那有气无力的照明电也难以幸免，它的灯泡也一下子熄灭了。就像什么人在拉上一只口袋的拉链一样，将夜的两半连在了一起。收

音机也沉默下来。顷刻间，我们只听到那个被永不熄灭的炉火折磨得死去活来的盲人的怨恨声。他哪里知道，一时间，黑暗已经将他变得和别的男人一样了。此刻，谁也无法看他的姑娘了。

我走到领事身边，本能地去寻求保护。有人说了声“十点了”，一只手将一盏乙炔灯放在了我们的桌子上。

第二节

我们用五个索尔租来的手电筒照着路回到饭店。白化病患者觉得我们能回到饭店委实令人难以置信。看来就连在这么个村庄里，他都担心他的房客会交什么好运。

“大夫，”他对领事说，“大夫，我们有一个病人，您得去看看。”

他扯着领事的胳膊，带我们在走廊里朝与我们房间相反的方向走去。

“他刚乘船来到这里，是你们的一个同胞……”

鲁维罗萨躺在床上，一绺绺的黄毛乱糟糟地粘贴在前额上。假牙板放在一杯水中，置于独脚小桌中央，看上去似是一种奇特的食肉花。卢卡斯坐在他的脚下，若无其事地只管吃他的香蕉。

“领事，”鲁维罗萨说，埋在枕头里的脑袋并没有抬起来，声音几乎听不到。“他们说要给我请位大夫来。”

“这事有点小误会。您这会感觉怎么样？”领事问他。

“糟透了。我觉得好像不行了。船上的下毒者们得逞了。卢卡斯会给我报仇的……因为他要作我的继承人。”

卢卡斯只对他手中的香蕉有感情，对鲁维罗萨的话并不感兴趣。而且，他还将他的拳头弯向胸口，偷偷地向我展示他的二头肌。

“我想在这个村子里不会有什么正儿八经的医生。也许在矿工营地里会找到个实习医生，我去寻求些帮助。”领事说

罢转身欲走。

鲁维罗萨抬起头来，精神有所好转：

“不必了。您一来我就好多了，领事。您给了我信心。如果我死在这里，至少您会把我这把老骨头运回祖国去，对吗？”

“您大概只是晕船。尽管您感觉不到，这条河弯弯曲曲拐弯太多了。明天您就会好起来，到营地上找辆卡车把你们带回去。”

领事朝我使了个眼色，我们便朝门口走去。

“这不是第一次领事把我扔在临终的床上匆忙离开……”我们听到鲁维罗萨对他的养子说。

我们回转身来，看到他仍然悲伤地在枕头上摇动着脑袋，屋子里变得鸦雀无声，仿佛只有烛芯燃烧的声音。

“请原谅，图列奥，但是我不知道您在说什么……”领事对他说。

“我知道您已经不记得了，正像那一天您没有认出我来一样……”鲁维罗萨的面孔由于一种酸楚的微笑而变得更加苍白，那死亡的假面具也因而破碎了。“另外，我说这话也不单单指您个人，领事。把我置于困境中的是那些十足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人，也就是那些我们也曾经是过的年轻人。我们老年人懂得照顾老年人。但是，年轻人若无其事地便从自己倒下的同伴身上走过去了。三十年前我被赶出外交部的时候，我们那一代的同事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话，连一声可悲的抗议都没有……”

“我原来听说您是自动辞职的。”领事插嘴道。

“我没有辞职。我从来不会放弃任何东西，领事。这是我的问题，能拿到手的东西我什么都要。同时……是他们把我赶走了，这您知道……”

“有所耳闻……”领事用外交辞令对他说。

“只是耳闻！就这么简单！”鲁维罗萨从他的“临终床”上欠了欠身子抗议道。

尽管他满腔怒火，但还是恰如其分地露出了些满意的神

色，因为他心中明白，实际上，领事已经回忆起了他的前工作同事。然后他复又把脑袋埋进了枕头中。他的声音是如此的微弱，以至为了听清他讲些什么，我们不得不走近床边。他要表达的意思大概是希望看到我们能注意他的临终遗言：

“我一向认为，第一批真正的外交官是从希腊的所有城市奔向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运动员。您，我，我们的同事，我们都像那些参加竞技的运动员：英俊、年轻、充满理想。我们带着和平的信息在整个世界上奔波……我穿着带钉子的软鞋。枪声一响，我第一个冲出起跑线。我被任命为驻里约热内卢的副领事。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任命，当时我二十二岁。我的奔跑是以先迈右脚开始的，我像箭一般冲出去。在我的前边，我看到的是笔直光滑的用外交人员的骨灰铺就的跑道。说得更清楚点，”由于对自己作的形象化描述感到陶醉，说话时他把厚厚的眼皮闭得更紧了。“那跑道是用先我们死去的大使们的骨灰夯实铺成的。我感到已经赢得了竞赛，可那时……”

鲁维罗萨停了一下，看样子他要进入昏迷状态了。他的健康突然垮了下来，变化得比当地的晴雨表还要突然。他有气无力地朝独脚小桌上扫了一眼，仿佛对上面那只高高的杯子深表同情，杯子里放着他的张着嘴巴的牙板。

“那时怎么啦？”卢卡斯眼睛瞪得圆圆的急不可待地向他追问道，连手中的香蕉都忘了。

“那时有人使绊了……”鲁维罗萨说着呼出了像是最后的一口气，“人家给我使了一个绊。”

“可是，是谁给你使的绊？”卢卡斯怒不可遏地想知道详情，好像他相信他的养父在年轻时真的是什么运动员，他要把那个搞鬼的人找出来。

“我们就叫它是爱情吧……爱情在里约热内卢给我使了一个绊。我爱上了不该爱的人。大概是在一个鸡尾酒会上我有越轨行为，被部里的人知道了。”

“也许那只是在起跑时绊了一脚吧……”领事想开个玩

笑。

“不，不是那么回事。他们让我选择：要么自动辞职，要么接受惩罚性的调动，调到阿根廷的内乌肯去。我希望我的同事们站出来为我说话，因为我只不过是想自由地去爱……但是没有一个人吭声。没有人写一封信，也没有人……”

“也许您的同事们是希望您接受那一惩罚性调动。归根结底，不谨慎是外交官的最大缺点。”

“您对我说这话是当真的？我在巴西伊塔马拉蒂做出了成绩之后却要接受惩罚性调动？要我从里约热内卢调到巴塔哥尼亚高原？要我放弃弗拉门科岛海滨新世界饭店附近的漂亮住宅？从这幢住宅可以看到也可以闻到那鲜美的烤肉……”他闭上眼睛，浑身发抖起来，那或许是因为发烧，也或许是由于激动。“不停不歇直奔捉兽的套索，直奔美洲鸵鸟产地？这样做的目的仅仅就是为避免一桩我本人没有承认的丑事？”

“那么你是怎么做的？要是我，我就会寄给他们一个炸弹……”卢卡斯咬牙切齿地挥舞着他的香蕉说。

“当时跟现在不一样，卢卡斯，跟现在不一样……我往部里寄了一份辞呈。我想留在里约热内卢。我手头攒了些克鲁赛罗①，还有一个心上人。当时我二十二岁，在这个年龄，我们还不明白克鲁赛罗和爱情差不多是同样耐久的东西……”

“您现在打算去哪里，图利奥？”

“现在去哪里无需问，应该问我那时想去哪里……当时我想去联合国！我想去周游世界！……至少我想走的路跟您到这里来时走的路同样的远，领事……”

这时，患白化病的店老板端着一个托盘、一个杯子和一瓶威士忌回来，并且把那些东西放到独脚小圆桌上。

卢卡斯把鲁维罗萨的牙板从杯子里取出来，腾空杯子，为他的监护人倒了一杯酒，尔后用另一只杯也为领事倒了酒

① 克鲁赛罗，巴西货币单位。

“喝吧，为了过去的年代，跟我一起喝吧！”鲁维罗萨在床上直起上半身鼓励领事。“这是最好的解毒药，不管什么毒都可以解，而且还可以解怀旧的情绪。”

领事拒绝了：

“我看您感觉好多了……”

“这话不假，跟您交谈等于吃了剂好药，我想，再这么交谈上两次我的病就全好了。怎么样，明天继续用交谈治疗，您把我们带上好吗？”鲁维罗萨问，他把枕头摆摆好，以便于他品尝威士忌。

“我们在渡口碰见时我已经解释过了，真对不起，回来时我们没有空位。”

“可是，我们是同伙呀！”鲁维罗萨进一步竖直身子抗议道。我觉得他几乎要哭出来了。他的发育不良的苍白的胸脯从被单中露出来，使他似乎变成了一尊半身雕像，某个迟来的罗马皇帝的雕像。这尊雕像被太阳晒红了的脑袋，后来又被伪造者加大了许多。

“这不是奥林匹克竞赛。”领事对他说，随后我们便离开了房间。

从走廊上，我们听到他高喊道：

“您不能否认。您和我是同一伙人……！”

第三节

患白化病的老板来看看我们还需要什么东西。他检查了蚊帐，点燃了蜡烛和驱蚊剂。尔后，他在被齐人高的屏风分成了两半的大厅里又到处走了走，看了看，仿佛我们是在趁夜晚准备一次横渡大洋的艰难旅行。至少，他的这些举动，使人感到室内产生了一种实际并不存在的气流。最后，他终于停下来，一边掮着扇子，一边注视着我们。也许，他仍在期望着领事能同意为他诊病。

“鲁维罗萨讲的是什么意思？他干吗要对我们讲这些？”

店老板走后我问领事。

“这是历史上一件说不清的事。大概是外交部对他处理不公平。我已记不清了。我与他的看法不同。我以为一个人是逐渐将自己的生活阶段埋葬掉……而他认为是生活的多阶段将人埋葬掉。”

在领事脱衣服的时候，他的蜡烛在房间里映出了急剧变化的阴影。那阴影突然在天花板上飞驰，突然像一只别动队似的从屏风下面钻过来奔向我的一方。尽管旅途弄得我疲惫不堪，但要上床睡觉好像是太早了。营地上不断传来阵阵笑声和音乐声。潮湿甚至笼罩着我蜡烛顶端微弱的火焰，在那里映现出一道小小的彩虹。

“你不睡觉还等什么？明天我们一早就要启程。”领事从他的床上对我说。

我和衣倒在了床上。我不希望这次旅行结束。至少，在这样的环境里，跟领事住在一个饭店的房间里，日子过得更惬意。在我这样的年纪，我以为没有比住饭店更令人高兴的事了。也许我们走到这旅程的一半，会在特瓦斯留下来。我们将在室外的门把手上挂上“请勿打扰”的牌子，在来了电的时候，那台固执的电扇会摇着脑袋转起来，时不时地对我们说：“不要起床，不要起床……”我记起了我们过去的假期中的路边汽车旅馆。我看到了那些夯实的土地面被柴油机烤焦了的停车场，那儿一般有一个箭头状的霓虹灯，忽闪忽闪地眨巴着眼睛指示方向。我记起了饭店里那些令旅客感到欣慰和怀念的物品：洁白的床单、微型肥皂、《新约全书》。我记起了我的一个放在独脚小圆桌上的布娃娃，那布娃娃坐在他独身男人的一些随身携带物品的中央：西默农的最后一部小说、格兰茨牌的瓶装和罐装酒、一瓶安眠药……在我的脑海中还一个接一个地闪过我们从前共同住过的饭店客房。在塞拉利昂，老鼠在浴室里造反，总统府后面公开枪决犯人；在西贡，大撤退之前，妓女们穿着白色的丝裤到处招摇过市，那些姑娘比我的年龄还小；在巴西的南拉兰热拉斯，大街上迷漫着浓重的尿

味……

我听到领事划了根火柴，在屏风的另一边点燃了一只香烟。他清了清嗓子问道：

“她怎么样？你妈妈怎么样？……”

这是我们向来尊重的一个称呼。我们俩不谈她。领事自己不提她，也不让我记起她。也许只有在我出现的时候他才想起她，尽管我竭力言谈举止都不像她。我不跟她穿类似的服装，也不跟她那样保持一种如同保守的装潢杂志上的家具样品一般的文雅形象。多年来她一直送我衣服。那些衣服与她最后买的沙发相配。她也送我鞋子。那些鞋子同铺在室内的地毯十分的不协调。我把她送的东西放在一边，只按我的习惯穿着打扮。有一次她为一次慈善活动在平台上拍照，我也在那里出现。我穿着带飞边的牛仔服上衣，令人咋舌的超短裙，而且腿上没有脱毛，气得她脸色铁青，浑身打颤。人们说我们有三处相像：尖削的脸、长长的手和倔强的性格。可我用中性肥皂洗脸，我爱啃指甲，我早就开始涂深红色的唇膏，涂得是那么鲜艳，跟她由于微笑而绷紧的唇边的苍白线条形成明显的对比。

“还是老样子，”我回答说。“她组织了一次两年一度的古董商联谊会，是一次慈善活动，为的是挽救一种濒临灭绝的鹿，或者是类似的什么动物。”

“你们还是处得不好，对吗？”

“不好。”我毫不含糊地说。

“也许你应祝贺一下她做的事……”

“我？我祝贺她？我祝贺她？”

我在床上翻了个身。汗水把我的后颈沾在了枕头上。在我的回忆和我占有的床之间有一种奇特的相似：二者都散发着陈腐的、过时的味道。我几乎要对他说：在这儿我同样听到了昔日楼梯上轻轻的脚步声，看到了浴室的门在慢慢打开，感到了拉马尔卡那染过指甲的大手在拍打我的臀部……而在条条大街上，那像旗帜一样飘动颤抖的是一片恐怖。

“对。”领事在另一旁说。“她也很不容易。看着你一天天长大成人，出落成个漂亮的大姑娘……她向来害怕自己变老。”

“你不要为她说话。我受不了。我不想再见到她……”

“逃避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谁说的？”我恶狠狠地问。“是那个在十年中六次改变任职地点的人说的吗？是那个每到闰年，便像流浪的彗星一样从他自己的国家经过但却连箱子都不打开的人说的吗？”

我听到领事吹灭了蜡烛。

“晚安，安娜。”黑暗中我听到领事从另一边说。

我感到闷得透不过气来。于是便从床上爬起来，穿过卧室，打开百叶窗，把身体探向阳台。圆圆的月亮挂在中天，几乎就在我的头上。那个白亮的星球在广袤无际的森林上空颤抖着。

我不禁想起了另一个月亮，就是在十年前我们共同欣赏过的那个月亮。那是在北欧一个非常城市化的领事馆，我们在电视里第一次看到阿波罗号飞船发射。当时我大概七八岁。那是我第一次恳求他允许我跟他呆在一起。他没有正面回答我的恳求，而是跟我谈起了我的未来。他告诉我他希望我的未来不同于他的前程。

我想当时我们看到的是第一次太空旅行。一个宇航员在外部空间飘动行走。那时我只有七八岁，可电视里讲的是“人类”。我不明白人类是怎么回事。我们就像外部空间里那个人一样：孤孤零零，在世界之外。我的母亲由于一种我尚不明白，或者说不允许我明白的理由离开了我们。领事用一种新的方式观望着我，第一次像是跟一个大人似的跟我讲话。他严肃地告诉我，我赶上了，或者说将会赶上生活在一个新的时代，他羡慕我……他羡慕我未来可以做的旅行，羡慕我可以走遍天涯海角，羡慕将要取得的成就，羡慕我未来的发明创造；他说人类以后将走得很远很远。他跟我讲了等待我的新的世界。他说这是他几乎忘记的一个理由，正是由于这个理由，有

一次他自己外出旅行了，但是，他的旅行毫无价值，他没有走出足够的距离，跟我将来要做的旅行相去甚远。

那个北半球的夜晚天气很热，尽管跟这热带雨林地区根本无法相比。肥胖的提线木偶在空间做着可笑的软绵绵的跳动动作，藏在外层空间黑幕后的大手牵着系在他身上的看不见的线。“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夜晚，今晚我真想再回到你这样的年龄。”领事对我说。我又为他杯中的威士忌加了冰，这是我的任务，我为此感到骄傲。那时电视直播还是新鲜事，我们看过之后，本能地想到街上去证实一下出现在荧屏上的镜头，于是我们朝领事馆的门口走去。我不知我们要寻找什么：寻找在群星之间有一个人在眨巴眼睛？寻找沿着自己的轨道运行着等待宇航员的白色飞船的反光？也许在整个城区，也许在整个这座波罗的海城市，也许在整个北半球，有些父母正在街上向他们的孩子们讲解天空是怎么回事。但是，在过了二十年以后的今天，我认为也许领事想给我讲解更多的东西：给我讲解星空，给我讲解那个远离地球的人周围的死一般的寂静。

后来我们进了领事馆。领事把电视机的音量降低，手中的威士忌抵在胸口上，静静地凝望着荧屏。顷刻，我看到两颗泪珠接连地掉进他的酒杯。我想他是为那个行走在外层空间的木偶的寂寞而落泪，也或许是“为人类的未来”而落泪。可能是这样。我想安慰他，那时他对我说了下面一番话。

他告诉我我的母亲不再回来了。她厌倦了旅行，或者说厌倦了他，反正都一样。他说我母亲爱上了另一个男人，他们将结婚，然后在那个我们口口声声说自己代表着的遥远的国家安家立业。他没有告诉我那个男人是谁。当时我还不能明白一个人爱上另一个人是怎么回事，也不明白我妈妈跟我拉马尔卡叔叔逃走是怎么回事。拉马尔卡叔叔是个事业有成、声名卓著并且拥有不动产的人，差不多我们的半个祖国都属于他。只是在过了一个月，或者说差不多过了一个月之后，我的母亲才发了一封电报给领事，向他解释，并要求我到她的身

边。领事没有给我讲事情的本身，而是对我谈未来。他对我说，为了我的“未来”——他好像是在讲人类的未来——，我不能呆在他的身边，而应该到母亲那边去。

此事发生后不久，领事要求调动了工作。从那时起，他的调动便愈来愈频繁，间隔的时间越来越短，调动的地方越来越不为人所知，有些地方十分的偏僻。那些地方并非远在天边，但是它们却如外层空间一般难以到达。

各种明信片从这些地方来到我处，我收集上边的邮票。那或者是些匆匆忙忙写得密密麻麻的明信片，或者是些从从容容地写就的半透明的信，信笺上带有旅馆的名称地址，大都是些著名的或非常有异国情调的旅馆。比如新加坡的莱佛士饭店，开普敦的阿非利加纳饭店。当然，他只是偶尔下榻于这些饭店，在那里喝喝开胃酒，晚上便熬夜给我写信……我喜欢那些信，而不喜欢圣诞节通过外交邮袋给我带的玩具。我烦那些玩具，它们离奇古怪，太外国化，没有人教我玩它们的规则。从那时起，他就一直耽在国外，或者用外交上的官话说，一直在国外“任职”。而今晚，在这么块小小的地方，在这个充满家庭气氛而不是世界氛围的场所，对我们来说，的的确确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

我从开着百叶窗的阳台上退回来。特瓦斯的夜连同那堕入爱河的盲人和住满粗汉的营地一起进入一团弥漫所有房屋的潮湿中……我脱掉衣服，脱掉靴子，把蚊帐塞进硬邦邦的床垫压好。透过窗户，我看到森林上空的明月在颤抖，就像一面锣一样被酷热敲击着。

“你睡不着吧？”领事从他的床上问。

“我透不过气来……”

“你慢慢会习惯的。开始我也感到憋闷，直到学会放松，对这闷热的气候不再抵抗和斗争。”

我心中暗想，我会不会也终有那么一刻，能够学会不再斗争……

“你投降了……”我终于说。

一阵沉默。后来领事倚在把我们分开来的屏风上出现了，他的身影映在月光颤动的大窗户上。我没有听到他起来，也没有听到他在瓷砖地上赤脚走动的声响。他只穿了裤衩，吸着烟。我又重新欣赏他那节食的成年网球运动员的柔韧而灵巧的身体。只是他那隆起的腹部说明他过去是嗜酒的。

“怎么啦，小安娜？我们把话说清楚好吗？你大概是妒嫉我的新婚妻子吧？”

“我在车上已经对你讲过了，不是这么回事，可是，去年你不让我来跟你在一起……”

“我在几年前就做出了这一选择，你不能跟我一样。”

“我什么都不会麻烦你。你完全可以按自己的方式生活，我在领事馆还可以帮助你，你只要付我的饭钱就行了。现在一分钟我可以打一百二十个词，你知道吗？你的想法怎么变了？”

“如果照你的想法去作，不出半年，至多一年，你会恨我的，小安娜，那时你就要离我而去。我的经历向来如此。在生活中，我只找到了一种保持爱情的办法……”

我十分清楚这种计划是什么：互相远离。可是，他哪里知道这一次他的这一手不灵了！

“那么胡利娅又作何解释？你跟她已经一年了……”我提醒他说。

“也许是她更顽强。她有土著人血统，知道吗？也许是我更有灵活性。也许是我到了这个年龄，最关心的是夜间受到攻击时不是孤身无援……你不相信吗？”

他停住了。大概他在想，在我这个年龄，我的不顾廉耻实在是太过分了。

“我所相信的是你现在不想让我跟你在一起，我就没有容身之地，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这里。”

我感到我要哭了。我赶快在床上背过身去不让他看到我涌出眼泪。

那时，领事拉开蚊帐躺在了我的身边，并且以坚定而不容

反抗的轻柔将我拉过去我抱住了他。我闻到了他口中的烟草味，闻到了他身上的汗味，也闻到了他那肌肉发达、长满长毛的胸脯上的香水味。我听到了一个大男子汉的缓慢而有力的心脏跳动声。像孩童时一样，我的泪水弄湿了他的肩膀。

领事用他的方式安慰我：

“我再有五年到十年就要退休了，小安娜。说真话，在遇到胡利娅之前，我觉得我没有任何理由再活下去，我唯一的希望是活得离别人越远越好，为的是用不着躲躲藏藏，用不着在任何人面前装模作样，尤其是在你面前装模作样……此外，我知道这种生活所带来的不良后果。我过去害怕，现在也害怕，害怕你跟着我走，有一天你转过身去的时候，已经找不到退路……但是，现在我们不必多讲了，现在我们在一起，明天我们将继续旅行，两个人……”

“你不要让我走回头路，我不能走回头路，我不想回去……”

他没有回答我的话，而是把我搂在了怀里。我把双腿盘在他的汗湿的腿上。我把他搂得更紧。突然，我听到他响起了鼾声，那鼾声是柔和而平静的。在这个河边的摇摇欲坠的饭店里，所有的人都进入了梦乡。

外边，有个人唱着歌走过。大概是那个盲人终于同他的小姑娘和好了……

第六章

第一节

说来奇怪，在这种最荒凉野蛮的地方，我们居然亲热起来。在这种地方，只需睡上一夜，互相说一声我们永远不会再回来，一切便足够了。但是，当吉普车把特瓦斯抛在后面的时候，我却突然感到一种意想不到的留恋。盲人和他的小姑娘的恋情，那铺着瓷砖的大房间，以及那走出来同我们告别的怀了一肚子寄生虫的患白化病的店老板，煞时使我觉得那是一个家庭。那种一切都结束的感觉无疑成了爱心和同情心的最可靠的刺激剂，就连行将结束的痛苦都值得同情了。店主此刻还是个活人，但他已不久于人世了……而在我们前面的征程上，等待我们的惟有茫茫的热带雨林……

进入森林深处的道路变窄了，我们进入了一片沼泽区，到处是树木砍伐后留下的粗大树桩。我似乎觉得，我们一过，后边的道路马上便封死了。河水涨得很高，几乎漫过了桥头，渡轮深深地陷在水里。热带雨林的蜥蜴皮愈合了公路这道伤口，切断了我们的退路。猿猴和禽鸟的叫喊并没有让我不想。我喜欢这样。当我这样做时，我不能使我的思维摆脱前天夜里的对话。

领事这个长期浪迹异乡的人竟会找到了一个最终驻足的地方吗？倘若如此，我的归宿又在何处？我应该安身在世界的何方？看着他娴熟地驾着吉普车在沼泽地黑色的树木之间弯弯曲曲地前进，我断定事情不是这样。这是我了解的那个

男人，不管是乘飞机，还是乘汽车，或者坐火车，他总是处于运动中，实则是在逃亡，一直向前。

突然，有一点什么，大概是吉普车的一根保险杠颠簸得松动了，铁板撞击得叮叮当当作响，那刺耳的声音在整个拱形的沼泽地回荡。一群群的红毛猴子也跟着这声音吼叫起来，造成一阵比我的思绪还混杂的喧闹。那场面颇像是一对新婚夫妇去度蜜月，后面一群群喝醉了酒的朋友们敲击着陶罐、酒瓶在欢送他们。

“还有很远吗？”我问。

“不知道。但是没办法过去了，没有路了，这真是……”

不过，要想回头也为时已晚了，同样是没有一点办法。如果我们的对面开来一辆卡车，要想给它让路，我们就只好冲到水里去。这里的道路只能单行，除了往前接着开别无办法，至于能开到什么地方，那只好听天由命了。

我们的车误在了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浸没在泥沼中的汽车狂怒地吼叫不已。此地的景色颇显滑稽。蛛猴在树枝间跳跃尖叫，鳄鱼时不时地打着哈欠，旁边有一个大水塘也呈美国大鳄鱼状……突然，两个小个子士兵出现了，他们手持自动步枪瞄准我们两边的车窗。他们的个头并不比我高，身材跟我一样瘦。　一时间，我感到自己已长大成人，身材高大，成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冒险的主角。他们二人似乎比我们更害怕，怯生生地抚摸着最新型号的吉普车车身。他们围着它转了几圈，仿佛它是从太空船上直接掉落到史前时代的一种超级秘密武器。我想，当时如果领事按一下喇叭，那回响在森林中的巨大声音会把他们吓得拔腿就跑，直至踪影全无。

领事讲明了自己的身分，军衔似乎高一点的士兵紧张地用步话机进行了请示。几分钟之后，一只炮艇蜿蜒前进着开到我们身边。

我们登上了炮艇。为了避开树枝的抽打，我们不得不弓着腰行进在水道的迷宫里。突然，我们一下子从狭窄的河道里钻出来，像被推了一下似的冲进了亚马孙河宽阔的肮脏水

面上。领事给我指了指那片牛奶咖啡色水面的含糊不清的一个地方，告诉我那就是国境线。对面，跟我们沿着前进的这一岸景色相同的另一岸，已经是另一个国家哥伦比亚了。

炮艇和河岸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前进，以不受河汊水流的冲击。我们把一个在太阳照耀下呈扁平状的村镇抛在后边了，那村镇静静地躺在一个黏土岛上。弯腰驼背的钟楼像一个绝望的人似的坐在河岸上。

“那是卡瓦略科查麻风病院，”领事告诉我，“那边，再远一些的地方，在树林的上方，便是边防哨所了……”

直到我们离伪装网很近的时候，我才看清了那是军事阵地。一个岗楼高高地架在空中，距水面约有十五米，周围由树枝掩蔽。一个嘶哑而沉闷的声音像从高高的岗楼落下的沙袋似的坠到我们耳旁：

“海盗，您到离你们国家那么远的地方来干什么？”

我们连续爬过几道用钢丝绳扯着的吊桥。

“您到离您的行政管区这么远的地方来于什么，贡萨尔维斯？”领事一边喘着粗气一边这样反问道。

伊基托斯的警察署长是个大块头的山里人，目光透着智慧，两只脚却很小。他以学识渊博著名，据说在他省内几个不同的地方他通过函授攻读了两三个专业，甚至学了文学。传说他年轻时曾是革命者，但是，由于某种原因，最后他还是干了侦探这一行。也许这是他的志向和天赋所决定。“今天没有人能判断这些话的真伪了。”领事曾这样对我说。看着那隐蔽在树枝间的堡垒，看着那耸立在空中的城堡，我想能来到这条边界线上简直难以想像，也可说是我经历的最大幻想。天气十分的炎热，贡萨尔维斯苦不堪言。领事利用他的外交特权为他提供方便，给他的公用汽车进口了一套空调设备。作为报答，这位警察署长送给了领事一套秘鲁著名诗人塞萨尔·巴列霍全集。他很熟悉这位诗人，觉得和跟别人讨论他的诗是一种莫大的享受。

“我来给您介绍，这是我女儿……”领事说。

警察署长把我上下打量了一番， 他歪着大脑袋，两绺白发十分的醒目。也许在他那双一时发呆的眼睛里流露出了一种怀念之情。后来我知道他有两个女儿，大概和我年龄不相上下，他几乎从没有见过她们。他说：

“小姐，我在这里是为您父亲的事操心……”

“贡萨尔维斯，您别让我们难为情啦……您不会是单单为一个迷失方向的没有证件的外国人到这里来。我想让您操心的是他们……”

我们登上了岗楼高处的一块跳板。领事指着哥伦比亚一方亚马孙河的另一岸。两只赛艇在小岛之间互相追逐着，各自不断地加速争取超越对方。领事问道：

“这是不是您对达官贵人的私人战争里的又一场战斗？”

“您应该清楚，领事先生，已经不存在什么私人的东西了，至少在这里是如此，就连最大的个人隐私都看成是国家的事情。”

在贡萨尔维斯身后，有个人想在狭窄的跳板上挤过来。但是，尽管他个子比贡萨尔维斯高，后者肥硕的身躯还是将他挡住了。最后，警察署长转了一下身将他介绍给我们：

“马洛先生，缉毒局观察员。”

马洛先生向我们点头致意，并且很不舒服地从后边伸过手来说了声“您好！”

“很高兴认识您。”领事说。“我在特瓦斯警察局的登记簿上看到您的名字，奇怪的是我们没有碰面……”

“大概我在睡觉。我在这一带旅行的时候总喜欢在白天睡觉，晚上再接着赶路。是为了防止脱水，这您知道。”

他的西班牙语讲得过分的完美无缺了，以致实难断定他的国籍。他大概是在一所外语电器化教学实验室里学的西班牙语，是像接种疫苗一样接种的西班牙语，正如接种疫苗在前臂上留下印记一般，他的西班牙语也时时露出死板而不自然的印记。他的一头灰黄色的头发剪得很短，身着方格衬衫，打着精致的领结。在这么炎热潮湿的地方还要打领结，可见他

们的纪律是何等的严厉，让人想来不禁毛骨悚然。他想跟随我们沿阶梯走上岗楼，但是，贡萨尔维斯又把他阻止了。他很快就将发现，在争权夺利的斗争中，地方警察署长占有这样的优势：只要他站在那里保持好自己的重心，就足以使一个对手失去平衡。美国人跟一个准尉留在了下边，一副不高兴的神气，仿佛是一位受了侮辱的摩门教①信徒……

我们走进了岗楼：里边是一种海绵状的令人窒息的昏暗，墙壁上有许多孔洞，唯一的光亮也便是从那些枪眼里射进来的太阳光束了。一些巨大的双筒望远镜架在支轴上瞄准大河的对岸。贡萨尔维斯总是有两个随从跟随左右，随时听从他的吩咐。站在他魁梧的身躯旁边，两个随从显得又矮小，又丑陋，而且两人酷肖。他们两人腾出两张椅子，一张给领事，一张给我。

“那么，领事……”贡萨尔维斯带着满意的微笑说道，“我看，你们国家的问题最后要我们两个来处理了。我很高兴看到您介入这件事，就事情作出抉择……”

“您误会了。我来这里只是严格地作一个调停者。这是一个外交官应该干的事。我持中间立场，不偏不倚。您没看到我的白旗吗？”领事指着我说。

“事情很显然……”贡萨尔维斯认可了领事的话，并冲我微笑着。我再次感受到他有一种怀念之情。我感到很奇怪，我居然对他产生了同情，甚至希望这种同情是相互的。他又接下去说道：“但是，这里谁也不能持中间立场。这是潮湿之过，知道吗？或轻或重，炎热把我们都弄湿了。这不是一个国家，领事，而是一种气候……”

“对我不是这样。正如您所知道的，我有外交豁免权。如果天气再热的话，我会把空调打开。顺便说一下，我又收到了一些小册子……”

“好极了！现在您大概会告诉我您是来跟我谈一笔生意

① 一八三〇年创于美国的一个教派，初期推行一夫多妻制。

的。您知道，我对您很是敬重，领事。您是那样的谦逊……甚至出于责任心宁可看轻自己的利益……”

“我只是挣我的工资。而且如果可能的话，我还要提高我的工资……相反，您的收入，贡萨尔维斯，您的收入实在是说不清楚的。在这样一个行贿受贿几乎是天经地义的地方却要掀起反腐败运动。您就像是个十字军骑士。我看，如果您允许我把事情说出来的话，您不一定能赢。”

“请讲，请讲，没关系。我的前妻也写信告诉我一些事情。她差不多平均每月从利马给我写来一封信，每次都提出要一大批吃食，并且抱怨说我要到伊基托斯来当官，只是为了离她远一点，挣得少一点，结果给她和女儿们的钱也便少得可怜……但是，不管怎么说，我是乘水上飞机到这里来的，而您却走了一条世界上最坏的路，损坏了您的漂亮进口吉普。您这么做，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一位同胞负责。这难道算不上具有责任心吗？”

“我本来也是可以乘飞机来的，但是你们逮捕了本地区最优秀的飞行员。”

“我们？”贡萨尔维斯夸张地转了一下身，佯装寻找他的两个准尉，但是，刚才他们已顺着跳板溜走了。“逮捕人？而且是逮捕一个外国飞行员？这可是件很严重的事，可能会引起外交纠纷的……如果有这事的话，我应该是知道的呀……”

看得出，他们以前就曾玩过这种斗智游戏，而且两个人都十分得意。贡萨尔维斯喜欢这种口头上的斗智斗勇，而不喜欢那种循规蹈矩的照章办事。

“我去调查一下……”警察署长继续说道，“但是，与此同时，您真的认为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可以享受豁免权吗？”

“正是因为可以享受豁免权我才干外交这一行。这样我就可以不去介入任何人的内部事务，不管是我们国家的内部事务还是你们国家的内部事务。”

“在这个飞行员得病的时候您可是照顾了他，并且为他弄到了一份工作。他可能涉嫌犯罪，您受到牵连了……，，

“帮助人是领事的一种义务，而且不管什么人他都要帮助……在这件事上，我们跟牧师一样。我不惩罚人，也不宽恕罪过。那种事有另外的人干。”

我熟悉他这类演说。常常，在夜深的时候，我手里端一只杯子，听到他把自己跟神父相比。难道领事不也是独身？难道领事不也是发出生证明书，为人举办婚礼，以及三天两头地为死者合上眼皮？……他是一个乡村神父，只不过是世俗的和在外国而已。跟一个神父一样，他的权力也是来自远方，来自一个看不见的源头，这个源头有时候好像把他抛弃了……

即便如此，领事却从不抱怨：办签证的什一税一般来说能够满足“圣器室”的开销；苏格兰的订货能够按时到达；时不时的还能找到某个慷慨解囊的教民。而且，最主要的是：如果他能利用自己的巨大牺牲和精明履行自己的职责，他就永远用不着回到自己的国家去。

“不管怎么说，作神父总是有人陪伴左右，生活也是很惬意的，领事。”贡萨尔维斯反驳道。他仰了仰身子，用他那双周围布满深深的皱纹的不怀好意的眼睛往后看了看。“爱情也是一种卷入和牵连……”

“我不这么认为……”

“最近看到您生活得基本幸福……”

“是谁说过不要把生理学上的事同幸福混为一谈？，，领事搔着脑袋说。

“……我们这些您在俱乐部的朋友开始怀疑您是不是一个披着外交官无耻的铁甲的下流货。”

“都是受了您的影响，贡萨尔维斯。您应该穿着防弹背心睡觉才是。”

“啊，这个领事！”贡萨尔维斯说，他准备休战了。“什么地方都抓不住您，我真羡慕您的豁免权。”

“这是个实践问题。许多年前我就学会了不为任何人的行为负责，更不为我的政府的行为负责。我纯粹是一个领事，您可记好了，贡萨尔维斯。我代表国家，代表民族，而不代表

政府或那当班执政的领袖。很久以前我就把这项差事交给全权大使和公使们了。”

……我想，那些日子里，在一个如此偏僻的岗位上，他不会再提其他作一个纯粹的领事的优越之处了。两年以来，他那些在重要的使领馆工作的雄心勃勃的同事，出门都带上保镖了：当不是在国庆日要躲开那些雨点般的臭鸡蛋的时候，平时他们在人群中已是趾高气扬，横冲直闯地走路了。他这里只来了个流亡者，一个不可思议的流亡者：一个被放逐的军事飞行员，他宁可上军事法庭，而拒绝发射他飞机上的火箭……

“您早晚会被牵连进去的，领事，说不定是在什么地方，这种事随时都会发生。”贡萨尔维斯继续说道。

“那恰恰是我要求调动工作的好时机。哪儿都是作官混饭吃，贡萨尔维斯，我劝您也要调动一下工作，这对您大有益处。”

领事一边说着，一边漫不经心地翻阅着桌子上放着的一本脏兮兮的哨兵值勤簿。

“我早就要求调动工作了，”贡萨尔维斯说，“而且要求过几次了。您看我现在是呆在什么地方……这里是我能够到达的最远的地方。我在任职期间不像您那样走南闯北，见多识广。我从来没离开过这个国家。当我来到这个岗哨上的时候，我常常用望远镜看哥伦比亚和巴西的国境线，但我从未跨越过它们。总之，我想，这就是我走得最远的地方了。”

贡萨尔维斯一巴掌拍死了值勤簿上的一个蚊子，一片星形的血迹立刻印在了横格纸上。他轻轻地把那本值勤簿从领事手中抽回来。

“在这里您找不到您的流亡者。”贡萨尔维斯笑眯眯地悄声说道。

两个卫兵出现了，他们是如此的相像，以至满是麻点的面颊像是被同一阵天花霰弹射击造成的。他们端来三杯用树皮酿造的烈性酒（这种酒我在彼特鲁斯的酒吧里见到过），贡萨尔维斯把一只手放在我的杯子上方：

“我们最好别让小姑娘喝酒，喝这种酒需要有一个结实的胃才行……”

我把他的手推开了。那只手沉甸甸的，软绵绵的，仿佛是一只泥瓦匠的大手套里装满了蜡，让人感到他是一个充满自信的人。我一口气把杯中酒喝光了，那是一种令人恶心的黏液，然而是冰镇的。贡萨尔维斯笑着高喊起来：

“她肯定是老虎的女儿！……”与此同时，他转过身去朝他的一位准尉吼道：“我们逮捕了外国飞行员吗？”

那个被质问的人既不敢否定也不敢肯定，只是像照镜子一般看着他的同伴。贡萨尔维斯反转身来得意地对领事说道：

“您看到了吧？没有外国飞行员被‘逮捕’。可以说我们是把他圈了起来，因为他过分接近了我们这里的传染源。”

外边，哨所的高音喇叭开始声嘶力竭宣布一些训导的话。我探身到一个射击孔往外观望，见一群身着迷彩服的特种部队丘八从一条破船上跳下来正在攀登着阶梯，像一群猴子似的钻进他们空中的营房。

贡萨尔维斯看了一眼黑表盘手表上的时间。带孔的钢表链显然是便宜货。他把表摘下来换到另一只手上，友好的谈话到此就算结束了。他说：

“昨夜这里来了您的两位同胞，他们持有官方文件，一个叫鲁维罗萨，一位是他的助手……”

领事惊愕地看了他一眼：

“鲁维罗萨？这不可能。他病了，昨晚在特瓦斯险些命都保不住了……”

“可他们黎明前已经来到了这里。信念能撼山。或者他是缉毒局的人？马洛先生给他们的评价很高。他们是乘一艘快艇来的，自称是您的同事，领事，是外交官……”

“证件上是这么写的。”

“请告诉我，领事，事情您应该是清楚的。据您对我说的，您是您的国家作为值得信任的外交使节派来此地的，我想贵

国外交部会通报您，我看凭着我们的友谊您也会通报我，他们来这里目的何在？”

“按照官话说，他们的任务是巡回检查各领事馆的工作……您现在将他们放在哪里？”领事打听道。

“老头在诊所里洗胃，并不严重。那个叫卢卡斯的小伙子在照顾他。他们感情很深……卢卡斯真的是他儿子？……”

“好像是养子。”领事回答。

“您的‘同事’鲁维罗萨是一个非常固执的人，他几乎不能站起来，还坚持要审讯那个俘虏。我只好说服他不要这样做。”

“您是怎样说服他的？”

“很简单：我声明飞行员已被单独囚禁，与外界隔离。我的手下人装着对他很粗暴。”贡萨尔维斯微微一笑。“但是，我担心今天马洛会接到其他的命令。”

“我本以为您是本地区的最高当权者呢……”

“我还本以为您对我们的国家已经非常了解了呢，领事在这个地区，有时有‘权力’，但是从来没有过‘权威’……说真话，昨晚如果不是我在这里，也许他们就把飞行员带走了……”

“带到哪里去？据我所知，他们还没有对他提出正式控告哪……”

贡萨尔维斯忧郁地微笑了一下：

“我也不知道要把他带往何方……那么，现在，就您这位大胆蛮干的同胞的行动……您似乎向来都是消息灵通人士，他很信任您。我想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我应该知道而您能够告诉我的事情了，对吗，领事？”

贡萨尔维斯第一次拉开距离审视领事，他似乎在脑海中正面看看他，又侧面看看他，像是要把他置于可疑分子的圈子里。

“如果我知道点什么新情况，您将是第一个也会了解到的人……或者说您是第二个，这很自然，因为您要在我国外交部

之后。”领事回答他。

“当然……”贡萨尔维斯同意道，然后他疲惫地叹了口气。那叹气更像是投降，是一种面对伊基托斯的，面对在这样的纬度跋涉一百一十公里的苦难的，面对人性的投降……他抓起电话，高喊着下了一道让我们费解的命令。

贡萨尔维斯的一位准尉在岗楼中把俘虏推了一下。我们在那里的人太多了，小房子挤得满满的。大叶荆条编织的屋顶很低，几乎压在我们的头上。飞行员戴着手铐站在了屋子中央。看上去他不满三十岁，长发披肩，一嘴浓密的黑胡子。一双发紫的厚嘴唇裂开着，抑制不住露出讥讽而挑战的微笑。眉毛上方有一道深深的伤口，鲜血从那里一滴滴流到了衬衣上。胸部和腋部的汗水使红色的血迹溶化开来，形成大片大片的血痕。

“早上好，恩里科，”贡萨尔维斯向他问候，“睡好了吗？”

“您曾经在笼子里睡过觉吗？”

“您不赞赏我们的设施我深感遗憾。不过，我们没想到会有客人来，下次您可以预先通知我们您的造访。不管怎么说，您已看到了，营救您的轻骑兵刚才已经到了。”

俘虏模模糊糊地认出了领事。由于光线比较阴暗，他感到有点目眩，眼皮眨巴个不停，仿佛也在等待领事给他以突然的打击，但那打击终于没有到来。

“这轻骑兵耽搁得太久了。”他评论道。

“这是因为您来的地方太远了。刚才我们跟领事恰恰谈到这件事。您能不能把讲给我们听的有趣的故事朝着有利于您的方面再讲一次？您飞越这片禁区的目的何在？”

“我对您讲过一千次了，我不知道这是禁区。”

“这话也倒不错，因为我们没有插上指示牌。”

“我再对您重复一次，我的飞机一切就绪整整等了一天，油箱里加满了油，天空万里无云，但是我的旅游团始终没有来。那种好天气是你们这里从来不会有的，它充满诱惑力，因

此我想试一下……”

“您真的试验了……”贡萨尔维斯说

“对，我试验了。您不可能理解那是怎样一种滋味。因为您没有在整整一年的时间内被圈在一片洼地里过，那可真是想离开一下那个地方。那天清晨，天气晴朗，阳光明媚，能见度极佳，整个天空对我的飞行都十分有利……”

“不错，您大概要走遍整个地区，什么都想看看……您差不多飞行了三百公里。”贡萨尔维斯说。

“我感到无拘无束，真是太惬意了……”

“根据我得到的报告，您进行了一些危险的表演好像是要标出一些方位，用烟雾发出信号。”

“随便哪个飞行员都会告诉您他干的是什么　我在试验做一些空中杂技动作：翻筋斗、爬高和自由降落。我把飞机折翼弄坏了，所以不得不在水上降落……”

贡萨尔维斯喘着粗气道：

“您真的想让我们相信您吗？像您这样一位有经验的飞行员，做出了我们所了解到的那么多奇迹，居然发了疯在三国交界处玩空中杂技？这也是贩毒猖獗的地区呀！……”

在我看来，就他那副样子却是无法不相信他：他身着一条黑色长裤，膝盖处已撕破，一双荒唐可笑的鞋子没有了鞋带，时不时地像孩子一般吹着耷拉在眼前的一绺头发。我真的相信了他。即便我较他年长，在他那双过分明澈的大眼睛里，在他那带有挑战神气的鼻青脸肿的微笑中，都可能有点什么在提醒我他是指望我的信赖的。他属于那种性情暴烈的男人，总是希望得到女人的怜悯。

“信不信由您，我无所谓。”恩里科回答说。

“领事，我可没有耐心纠缠这事。我本想审讯他，但我觉得这样做其实也就是将这事全盘交给了马洛先生和他的朋友们。趁着您的同事尚未恢复健康，现在您把他带走吧。不过话可要说明白，在我们了解清楚他飞来这个地区干什么之前，他不能离开伊基托斯城区，更不能离开这个国家。我把他交

给您负责了，领事。看到了吧，到最后我们总得为某件事负责。或者为某个人……”

贡萨尔维斯看都没看飞行员一眼就离开了。我看到他调好外边栏杆上的双筒望远镜观察了对面的边境线，那条他从来没有穿越过的边境线。

贡萨尔维斯的一位随从为恩里科打开手铐。领事打开手提箱拿出印章和印台，按照对方的要求在接收单上盖了章，并且在上面签了字。

“这件事不能就这样了结。现在轮到我想知道他凭什么要逮捕我了。我有正式的流亡者身分，我要去控告……”恩里科一边揉搓着手腕一边朝领事抗议道。

“闭上您的嘴，学着懂得怎样说声‘谢谢’……”

我们排成一行从岗楼走下来，阶梯在树木之间摇摇晃晃，令人眩晕。我们走到炮艇旁的时候，看到贡萨尔维斯从一座吊桥上向我们挥手告别。马洛在他旁边打着手势，朝我们指指划划。警察署长不动声色地坐在一个机枪掩体上堵住他的去路，酷似一只硕大的猛禽正在孵着什么战争之卵。

“我们在伊基托斯见。”当我们离远的时候，他通过一个扩音器高喊道，面对不可避免的事情，他屈服了。

第二节

人们往往将人生比作一条路。但愿如此。道路可以来来往往，甚至归途比去时更容易。但生活却大不相同，它让我度过了十个春秋，而今又同领事一起坐上了这夜间最后一次航班。这是一架波音飞机，电子屏幕显示出，我们已接近赤道线了，于是我又陷入回忆之中。

那一次，与来时相反，我们用了不到一天的时间，就按已了解的路线回到了伊基托斯。

出发不久，恩里科就在后排座上睡着了。他双唇张开着，在一侧面颊下紧握着的双手依然显示着手铐压挤出的瘀痕，

更显得他没有半点自卫能力。他像一个逃跑的孩子，要求原谅的最好办法就是展示他在逃跑中的创伤，以使他的父母不敢去惩罚他。

只是到了傍晚，当我们要乘上渡船再次渡过纳波河的时候，他才醒来。我们和一辆摩托出租车一起乘船渡河：这是在伊基托斯的街道上到处可见的那种三轮车，它由一个架着条纹帐篷的车斗和一辆拖着车斗的冒牌本田125摩托构成，驾驶员是一个残疾人，正坐在车篷里大概算着什么帐，我觉得自从我来到伊基托斯后，我在普罗斯佩洛三角地，在皇宫饭店前边，在领事馆门口都见过他。领事已经从吉普车里下来，倚着吉普车的挡泥板吸烟。

赤道线上的太阳如一条被刺破的装满鲜血的大口袋，血迅速地流淌出染红了地平线，它随即瘪了下去一。宽阔而坚固的纳波河浑然一体地滑动着，它既不可阻挡，又不费气力，就像托盘中的一个水滴一样。

“我睡了很久吗？”飞行员一边揉搓着眼睛一边问我。

“五六个小时。”我回答。

“他们不让我睡觉，整夜整夜地审讯我……”

他讲话时望着外边，显然他的思想在另外的地方，也许还在飞行，企图把迫降中降下的高度重新拉起来。我本打算表示不感兴趣，但好奇心战胜了我。

“他们拷打了你吗？”我指着他眉上的伤口问。

“没有。这是我在降落时自己摔伤的。但是，当他们审问我时我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这足以算得上动刑了。我告诉你的是我的亲身体会，我受到了折磨……”

突然，他紧张起来：

“我们在什么地方？你们要把我带到哪里去？”

兴许他担心可能是被我们绑架了。归根结底，此刻领事也是代表着敌人了，而这个敌人不可思议的伦理道德却在保护他。

“我们是在马伊纳斯省的某个地方，在纳波河上，这条河

是亚马孙河的最大支流之一，离海三千二百公里……”我在考虑好了之后精确地回答他。“让我在地图上指给你看吗？”

他用舌头慢慢地舔着受伤的嘴唇仔细地打量我。也许只有这时他才暗自想道：她在整个旅途中扮演何种角色？他的目光使我感到紧张。但我控制了自己。我一边在反光镜中看着他，一边试图整理被汗水贴在颈部的头发。他终于露出了无耻的微笑，仿佛一个人在酒醉的次日醒来之后认出了自己前天夜里一起痛饮欢闹的伙伴。

“你应该是领事的女儿，就是他们正等着的人……”

“而你是那个不辞而别的神秘飞行员……”

“我本来要给你们寄张明信片的。”

“或者说你是打算逃跑。”

“远远望见边界线的时候，我脑子里闪出过逃跑的想法。我在这样想的时候，便做了些盘旋。那时大概已越过边界线了……”他说。

“事情并非像他们怀疑的那样。贡萨尔维斯认为你是故意在那里降落，以便同马伊纳斯省的贩毒集团接头，进行一笔交易。他想你可能是我国北方毒品生意的经纪人，在游击队的保护下……”

“我干吗要干这种事呢？”

“为了钱，为了给抵抗运动购买武器。”

我把听来的领事和地方警察署长的对话内容重述了一遍。为了不让我听到，他们是躲到一边讲的。不过，我们这种年龄的人却具备一种优势，别人以为我们不应该知道的事，我们却偏偏能知道。

“他们把我看得太重要了……”

“你真的重要吗？”我问他。

他注视着我，脸上挂着一丝苦笑。就像在厚颜无耻的光滑果壳下的什么地方包裹着苦味的柔软果肉一样。

“领事呢？他怎么认为？”他在套我的话，仿佛他的重要性取决于领事的看法。

“我只相信您让我们相信的那些事，”领事说，他出现在吉普车另一边的小窗旁，手中的雪茄烟吸了一半，汗水顺着脖子往下淌。“和您的行为提示我们的那些事。”

“我的行为？可是，我什么也没干呀。我只是等一个可怜的签证，等一个接受我的国家，为了这，我不得不忍受这像汤煮般的该死的炎热。您不知道一个没有了祖国的人是什么感受。”

“您别那么肯定。”

“事情有什么进展吗？”

“还没有，”领事回答，雪茄烟叼在嘴里，前臂抵在车窗上。“还得等。”

“几乎一年了，您总是这句话。”

“你不能发他一个护照吗？换个名字不行吗？”我问领事，因为我突然想起了锁在领事馆保险柜中的那一捆护照。

“你别搀和这事。”他粗鲁地回答我。“你不懂。不单单是个护照的事。问题是要有一个国家接受他长期居留，给他一个签证，或者一个国际组织接受他避难。不幸的是，尽管恩里科做出那么多丰功伟绩，看来他在我们的天堂之外并没有多少朋友。”

“您干脆给我把证件一下子弄齐，我马上离开您的天堂。”

“现在您把一切都复杂化了。地方警察署长已不允许您动了。缉毒局有人对您的行动感兴趣。甚至我的一位‘同事’对我在这里的作法大概都产生了奇怪的想法。说不定此刻他正在将一些编造出的材料寄往外交部呢……”

“我只关心您的意见，领事。”恩里科说。“您对事情怎么看？您怎么认为？”

领事垂下眼皮，狠狠地吸了一口烟。在似乎纹丝不动的河中央，刺鼻的烟雾渐渐充满了司机室。后来，他的目光盯住了我。渡船到达了彼岸，可怜的商人们从码头上拼命地朝我们叫卖他们的商品。

“领事向来什么都不相信。”他终于回答道，复又坐到驾驶

盘前，打火把车发动起来。“怀疑能避免失望，这绝对没错。”

我们半夜时到家。当吉普车开进栅栏门的时候，带游廊的平房里灯亮了。胡利娅在长廊上等我们。像我来到的那天一样，她打着赤脚。我觉得像是过了一千年，而不是五天。在这一千年中，她一直就在那同一个地方，像热带雨林一样坚持不变，等着我们。

她跑过来搂住领事的脖子，用自己的整个身子拥抱了他。她只穿着一件睡衣，而且很短。没有必要问领事对她的感觉如何。

“你们真让我担心。城里又听到了枪声，昨晚……”

后来，她突然也拥抱了我：

“你照顾他了吗？”她趴在我耳朵边悄悄问。

我不知该如何回答她。在整个旅途中，我从来没想到我也能够或应该照顾他。

直到这时，胡利娅才注意到从吉普车后门走出来的飞行员：

“这么说，你们找到他了……”

“好像没有我你们就不能活。”恩里科回答她，神气既随便又高傲，使人很容易原谅他。他转身要走，领事阻止了他。

“就住在这里吧！”

“这里的房间都没有收拾。”胡利娅低声反对道。

“没必要为我收拾房间，我就走。”飞行员坚持道。

“您别瞎说啦。您没有地方去。”领事对他说。“您也没有钱。留在这里吧。”

“他给你带来的麻烦够多了。”胡利娅抗议道。

“正因如此我才要他留下来。我不想让他到城里去给我再惹麻烦。有两三个人正在找他。此外，地方警察署长不让他离开这里，要我看管他。在事情弄清楚之前，我可是要知道他在哪里。”

胡利娅看了一阵领事，突然决定道：

“您住顶头那间小茅屋吧。”她指给飞行员说，“明天我给您挂上个蚊帐。”

“我也很希望离开这里远一点，胡利娅。”恩里科对他说。

“有的人永远也走不太远。”她回答道，随即转过身去，带他走向尽头的小茅屋。我们看到她静悄悄地消失在花园的小径上。有时候，她就像从地里钻出来一样，仿佛一股水蒸气。

第七章

第一节

几颗低垂的星星挂在天幕上，仿佛被封裹在受了潮的中国灯笼中。一盏煤油灯微弱的黄色光亮在花园尽头恩里科的小茅屋中抖动着。那茅屋是利用一间旧马厩的框架重新加了锌皮顶搭成的，半边被枯萎的蔷薇吞噬了。由此人们会想到这幢带游廊的平房的原始主人，那个自杀的英国人，他徒劳地想适应这里的气候和环境，最后竟落得个高贵的血肉跟那凋谢的玫瑰在赤道线南一起慢慢地腐烂。

茅屋的后边，紧接着便是森林。那是一片已经腐朽的树干组成的浪潮，罩在上面的树冠高达三十米，如同翻着绿色泡沫的浪峰。在我住在那里的那段时间里，我感到那片浪潮随时都会爆炸开压在别墅上，将我们打发到史前的年代。

从我们的营救活动算起，三天已经过去了。而晴雨计一直指着落雨的地方动也没动。每天早晨我都走去使劲拍打它因潮气而变得模糊的玻璃罩中的指针，以便使其根据我的意愿变一下，但指针随着震动稍稍降下一些，尔后又马上恢复到指向“降雨”一词的地方。不过，雨却是一直不肯到来。

每天下午午睡时刻，我便关在自己的房间里，一边昏昏欲睡，一边幻想着一件奇特而带有决定性的事。此事已迫在眉睫，转瞬就要发生，但我却叫不出它的名字。不过，它已经吸引了我全部的注意力。这正如十年前我去同莱伊拉相聚，当时有整整一周的时间，我不吃不喝，心理学家说我患了少年忧

郁症，而他的职员们则简单地断言我要轻生。有一次我梦见了一头金黄色眼睛的亚马孙热带雨林虎闪烁不定的皮，那虎跳到我身上，把我吞噬掉，第二天人们便发现了我的被红蚁啃得光光的白骨……

晚上，我难以入睡。有时突然醒来，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眼圈发黑，黏糊糊的汗水湿遍全身。我走进浴室洗个淋浴，出来时便发现门后的镜子中映出一个陌生的女人。我朝这个既未成熟亦非天真的面容憔悴的姑娘反复做着鬼脸。然后，我把睡衣披在湿漉漉的身体上到走廊里去寻找那并不存在的气流。

在花园的另一旁，煤油灯眨巴了一下眼睛，在恩里科的小茅屋里熄灭了。巨大的下弦月像金色的号角一样远远地挂在天边。它就像冰山一样，它的清凉已经在像充满着喧嚣和低语声的大海般的热带雨林中熔化了，永远也到不了我们身边。

当然，我也不可避免地想到圣地亚哥，想到它那小巧玲珑的月亮，它酷似远方城区扁形贫民窟上空的一颗卫星。我还想到花园的前庭，想到埃尔·波斯克富人区大教堂的弥撒，那星期日强制性的午餐。我想到那些年轻的夫妇，他们在午睡时刻困得要死，却不得不带着孩子们去曼帕托儿童游乐园……还有像心爱的玩物一样，专供孩子们玩捉迷藏游戏的家中的老狗……

我听到小茅屋门上的竹帘在响动。一时间，我真害怕恩里科穿过花园，走到我穿着贴在身上的睡衣爬行在那里的栏杆下。我马上躲开了从一扇窗户里射出来的灯光。那位流亡者的到来，使我们个个都变得有点像阴谋家。我看到他骑上了自行车，顺着黄金大道朝城里骑去，由于道路沿河而上，他骑得颇费力气，仿佛一辆燃料低劣的汽车在缓慢行驶。萤火虫撞击在自行车的轮子上，闪耀出强烈的火花。闷热的风不时从贝伦区将阵阵的舞曲声和喊叫声送至我的耳际，偶尔也听到一声枪响……每天晚上我们都能听到贡萨尔维斯制造的

这种看不见的战争的枪声。远处，他们正在游乐园里举行种种欢庆活动。

由于迷失了方向，我无意识地在回廊中停到了正对着领事卧室的门式窗的阳台下。我欠起身子，看到了那张双人床，看到了蚊帐的飘动，看到了立柜上的穿衣镜中他们的身体。他的身上稍稍搭了一点床单，在一遍遍地阅读我两个星期前从圣地亚哥带来的报纸。他的情妇背对着他，没盖一点东西，身体全裸。她身材修长，美丽得令人憎恨……

我蹲在窗下，抱着双腿，一下滑倒了。蚊子在我的身上开起了盛宴。我想，作为报复，我的血会把它们毒死一些。当时我产生了一种幻觉，后来，出于迷信，我常常为那幻觉感到害臊。由于我自己不敢杀死胡利娅，我便把杀她的差事交给了时光，因为它能使人的形体衰老变形……对于女人的衰老，领事向来很早就会觉察到，仿佛他有一个探测器。就是说，还在盛夏的时候，只要稍有些征兆，他就能准确无误地预测出即将到来的冬日的严寒。而在那严冬尚未到来之前，他就会机智地及早离开，到那气候温和的地方去了。

我曾经注意观察过，有多少次呀，他对即将衰老的女人都不抱幻想，而是提前离开她们。现在，我想像得出，尽管胡利娅的成熟的乳房比我的高耸，但它们已经下垂了；她那弓曲的胸部，已经难引起男人的强烈兴趣；她那由比基尼绷紧的新月形的臀部，已经不具魅力，难以吸引男人的手去疯狂地抚摸。我还能预料到，她要患骨质疏松和膀胱炎，还有口臭……要是别的女人，在这些衰老的迹象露头之前，领事就会离开她们了。

也许，我对胡利娅的考虑，领事也都估计到了，但他把这一切看成了积极的因素……他从未结识过如此年轻的女人，她跟他相差二十五岁，他会觉得这给了他足够的补偿。也许他想到了他会先她而死，见不到她那副衰老的惨相吧！总之，他存有一种自己难以打破的幻想。

不。顷刻间，我又对她感到同情。她不像我那样了解他。

她没有听过他把一个成熟男子的心同一位退休的患关节炎的魔术师相比。一个失去功力的魔术师忘记了秘诀，真的把箱子中的女人切成了两段……

我可以肯定，在她之前，我早就看清了他的所作所为……有多少次我看到他收拾行装？就在他的身边，我学会了迅速地把东西塞满孤独者们惯用的那种手提箱。在帮他整理行装中，我了解了他的一切：他的桩桩昙花一现的爱情，他那尚未沾身的幸福男子的衬衫，他那有着不祥经历的手帕……当我们把箱子合上时，我们便相信惟有不幸留在了箱子外边，它在我们即将离开的家中扎下了根，而我们没有看到，孤独的影子也随着我们沿街而下了……

对于这类搬迁，领事可是位行家里手。实际上，他从来未把箱子全部打开过。有时候，它们在他临时居住的房间的角落里一呆就是几年，张开嘴巴表示它们热烈的渴望，等待着它们的主人重新提它们出门旅行。我想到了他将要求调动工作，想到了我们下次要住的饭店的房间，想到了在这片可悲的土地上他要做的计划，他总是在找寻一个非常遥远的、与此地十分不同的任职地，他愿意把这里的一切全部忘记……这种情况，以前已发生过数次，为什么现在不能再重演一次？再说，我的年龄向我保证，我能将他吸引到自己身边。而这一次也许是他的故伎最后的几次重演之一。

热带雨林热得像个大蒸笼。狗遭受着蚊虫的袭击，在它的窝里喷着鼻息。我再一次探身过去，希望看到他们已各在床的一边入睡了……但是，突然，领事像变戏法的人似的发现了我，我看到他在床单下寻找着胡利娅，将她拉到身边，吻她的肩膀。胡利娅骑到了他的身上。我在镜子中看到了他们身体的侧面，我被迷住了。我看到领事长长的大手——我知道他的年龄已开始给这双手染上斑痕了——这时候抓住了她的臀部，手指深陷在她屁股上的肌肉之中。我觉得似乎听到了他们卿卿我我的低语声，感到了他们身体的抽搐和颤抖……

看着他们的身体，我就像一只被竖起脑袋、蠕动着身子的

大蛇吓呆了的母鸡一样，仿佛被施了催眠术，真想将那场景观察到底，但那时有一个人也捉住了我，一只结实的、热乎乎的大手堵住了我的嘴巴。

“小姑娘喜欢看成年人看的电影吗？”恩里科把嘴巴贴到我耳边轻声说。

我猛一使劲，摆脱了他的拥抱。我跑着穿过花园，本能地想着逃得离家尽可能远些。我的衬衫都被树枝挂破了，直至感到自己滑滑擦擦地走在了黄金大道另一侧黏土小河滩上，热带雨林在那里朝河中伸出了一只胳膊肘……我突然在黑暗中平静下来，但感到十分的恐惧。有一点什么在树木中间晃动着。一只鹦鹉的咯咯叫声在远处像木槌一样地敲击着。一阵毫无生气的微风从森林中吹出来，黏糊糊的，仿佛一个情人对我轻轻耳语……

“行啦，行啦，你要到哪里去？”

恩里科挡住了我的去路：

“这可不是游泳的时候，小姑娘，锯鱼会把你当晚餐吃掉的……”

“我要告你！”我对他喊道。

“啊，是吗？你怎么告法呢？”

“我就说你跟在我后边，追着我不放，还暴露身体。”

……那男人半裸着身子在他小茅屋旁边的水池里洗着，并且从腰间解下毛巾将身子擦干……在这整个过程中，他那双厚嘴唇讲话始终沉着冷静，仿佛流亡者不是他，而是一个遭他围困，被他弄得惊慌失措的青年女子。

“要我来告诉你怎样告发我吗？算了吧。如果告发我，你必须要作出比我多得多的解释。比如说，那个吸大麻、在酒馆里偷酒喝的女人是谁……”

“你在监视我！”

“握手言和吧，同行！在这个家里，我们两个都是有观淫癖的人……”

我想打他一记耳光。既然特瓦斯的瞎子能够在黑暗中捕

捉一个声音，为什么我就不能？然而，恩里科轻而易举地躲开了，并顺势抓住我的手腕，将我的胳膊不慌不忙地拧到背后。他将我紧紧抱在怀里。我们都大汗淋漓，仿佛衣衫在我们的身体之间也溶化了。河水哗哗地流淌着，突然，我出奇地完全安静下来：

“如果你不放开我，我要喊了。”我说。

“是因为高兴吗？”

“是因为恶心。看到你这么个穷光蛋我感到恶心。你还是到贝伦区去找那些老太婆满足你的欲望吧。你每晚都可以看到她们。打我的主意，没门！”

“想不到你会说出这么下流的话，小姑娘。没关系！”他对着我的脸笑了，并且将嘴巴渐渐移近我的嘴巴……

但是，他突然又把我松开了，并且往后退了一步。那时，在月光朦胧中，我听到了一个不同的声音，几乎是悲哀的。他对我说：

“在外边看人家做爱真不是滋味，对吗？”

“这不干你的事。”

“你错了。好像爱情也跟金钱一样有个分配不均的问题。我也被抛在了爱情之外，只有看的权利……不过，实际上，现在对我们也可能是个机会……”

“什么机会？”我问，几乎愣住了。

“眼下，你先跟我到贝伦区走走。”

他的声音又恢复了那种惯有的挑战而平静的语调，接着说道：

“让你爸爸安安静静地射出他的最后一梭子子弹吧。让他们痛痛快快地亲热吧。我们也去散散心，玩一玩。我请你到一个我认识的地方去跳舞。我们去埃尔·安赫尔①酒吧……”

他转过身去，爬到路上。在爬坡之前，他还侮辱性地在我

① 埃尔·安赫尔，西班牙文为天使之意，此处既是人名又是酒吧名。

的臀部轻轻拍了一下。然后站到坡上对我喊道：

“你还等什么？我们也去开开心。”

我控制着自己的情绪，慢慢走到他的身边。我没有去问他他是想继续呆在滑溜溜的滨河路上还是回到贝伦区的酒馆去。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愤怒，我的身子已经不听使唤，颤抖不止，我感到冷。如果我听从身体自身的反应的话，也许我就跟他走了。但是，我回了家，我不想躲避。我将自己已暴露无遗，何必再去躲避！领事房间的灯已经熄了。一时间我想到，他们在满足自己的欲望之后，已经安安静静地入睡了。这不需要什么证明，如果需要的话，我也可以提供，这就是，在这样的夜晚，两性相悦不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吗？

直到走上回廊时，我才发现了胡利娅，在月下的阴影中，她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我敢肯定，她是在等我，恰如一个焦心难眠的母亲等待晚归的不听话的女儿一样。狗趴在她的脚下，仔细地舔着自己的生殖器。而她则双臂下垂地观望着我，对潮湿、蚊虫都无动于衷，大森林中那欢迎月亮升高的万兽争嚎对她也毫无打动……我们之间相距大约只有十五步远，但是谁也没有去走这段距离。胡利娅有一种极强的洞察力，其准确性令我难以解释，也许，就连她的情人领事也难以解释。看来，对她撒谎是不可能的。我们周围的密林丛莽白日是如此的规规矩矩，现在也趁火打劫地搀和进来了。我觉得自己像是一个趁夜色去打开被围困之城的大门的破坏者，结果意外地被人发现……

在胡利娅目光的逼视下，我机械地想把湿漉漉的睡衣脱掉，因为它是透明的，穿着它身体反而显得更加暴露。我相信，直到那时我才注意到我的前胸被抓破，鲜血顺着一个乳房流下来。

第二节

“你把抓伤的地方涂了酒精吗？”胡利娅问我，但并没有看

我。

只有我们两人一起用午餐。她做了一个大森林风味的特色菜，菜的下部是由叶子铺成的底托，菜的样子和味道对我来说都是不可解释的。她没有黑眼圈，也没有前天夜里的别的任何痕迹。正如人们所预言的，在她这种无光泽的、油腻腻的、富有弹性的皮肤上，永远不会出现任何皱纹，因为它酷似河中的芦苇。

“没必要。我不疼。”

“在这里，随便什么伤口都会很快感染，特别是外国人，他们没有抵抗力……”

“我不像你认为的那样没有抵抗力……”我说，尽管我不由自主地有点发抖。

我两眼噙满泪水，把盘子推开。

“我不行，我吃不下这东西……”

胡利娅把盘子端起来，连同她的盘子一起送进了厨房。回来后，她轻轻地关上了门。

“安娜，我想跟你谈谈……离开恩里科。这样做不合适……”她对我说。

“对谁不合适？”

“对谁都不合适……首先，把他留在这里就错了。”

“好像你怕他……”

“我不喜欢他对你爸爸干的事……”

“可他对我爸爸干了什么事，可以知道吗？”

“我不知道。可你爸爸对恩里科没有任何义务。他没有必要保护他，把他带到这里来，好像欠了他什么债似的。”

“这是领事们应该干的事。或者说，也许你喜欢他只对你一个人欠债？……”

我说话情绪十分激动。乳房上的抓伤火辣辣地疼，仿佛是那个一直定在“暴雨”二字上的晴雨表的指针划出来的。

“行啦，安娜，说得干脆点吧，你不要跟恩里科搅在一起，这很危险……”

“这是经验之谈吧？你是不是已经跟他搅在一起过了？”

“我不允许你……”

“为什么不是这样呢？这很自然。也许一个给了你一幢大房子又赠给你一辆吉普车的年长男人不能完全满足你，大概你还需要一个更年轻的情人……”

胡利娅退却了。她无可奈何地双手交叉抱起了肩膀。热带女人是经不起寒冷的，看到她们打抖委实可怜。她用很低的声音对我说：

“你低估了你的爸爸……在床上我不再需要任何人。我想你可能已经看到了他的表演……”

她的话给了我当头一棒，我一时犹豫起来。

“那么，也许你需要的是钱……为了满足你的欲望，即便他像一个粗俗的走私者一样去作空调生意你都不在乎。这都是为了让你能住上别墅，他自己从来就没需要过这样的住宅。”

胡利娅弯下身去，用手掌蹭了一下餐厅的墙根，然后让我看她沾满尘土的手掌。她说：

“可是，你认为有人乐意住在这种房子里吗？和这些让白蚁吃得可怕的家具！我们每天都要扫出一大堆木屑……买这幢房子的那天，你爸爸烂醉如泥，没有发觉它自己就会毁掉。两年之内白蚁就会把它吞噬。这就是你爸爸送给我的豪华住宅。城里所有的人都了解它的价值，我也如此，惟独他不了解……”

听了这番话，我突然感到双唇发干，舌根发硬，仿佛在我的内心中，感到我们周围的那些东西已开始破碎瓦解，尽管那破碎瓦解的过程几乎令人难以察觉。胡利娅继续说道：

“你没有发觉吧？……当然，你是不会发觉的，小姑娘的问题就是只关心自己，别的什么事都不管。你对我缺乏尊重……你也不尊重这片热带雨林，夜间半裸体跑出去。而且，你也不尊重自己。醒醒吧，安娜！”

轰隆隆传来一声雷鸣。但那是一种不下雨的雷。每天下

午的这个时候，天晓得为什么，兀鹰总是停止它们的捕食，落在别墅的屋顶上。它们像醉汉似的在锌皮屋顶上歪歪搭搭走来走去，装着在迎接实际上并不会到来的暴雨。狗怒不可遏地在院子里来回奔跑，并对那些厚颜无耻的大鸟狂吠。

“就是由于你的过错，领事去年没让我到这里来！”我指责她说。我突然要把我到这里后一直未了的一切账跟她算清楚。

“那么说你是要打听这是怎么回事了？你想知道他去年没让你到这里来的真正原因吗？……很好。”胡利娅说。

我本想回答她我不要她解释，我无意知道其中的真实原因，但已经来不及了。

“那是因为他看到了一条大蟒蛇……知道什么是大蟒蛇吗？就是巨型水蛇。一天晚上，他喝得酩酊大醉，忘记了自己住在哪里。我想他是忘记了自己买了这幢房子，也忘记了这里还有人等着他。他只知道走进了领事馆，趴到写字台上就睡熟了……黎明之前，他觉得他看到了那条大蟒蛇，那条蟒蛇将身子探进两米长面对着他，用那双垂直的小眼睛望着他。他的吼叫声一直传到防波堤。这之后，我们便开始给他治病。他有十一个半月没有喝酒了……我给他数着哪……”

“我不要你再往下讲，我不想听！”我威胁道。

“我不需要这幢大房子，安娜。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住在河上。我父亲过世后，我们一家在乌卡亚利河上的一条驳船上住了多年。我亲眼看到我的一个兄弟在涨水时淹死了。我能够生活在任何环境中。可是他不干……他坚持把我带进饭店，在那里一有可能他就跟我做爱……做完爱后，他浑身大汗淋漓，晕头转向地站到窗前。突然，他感到憋闷，于是便裸着身子走到阳台上。他心动过速了，他说他会因这炎热的天气而死亡，并说他有一个幻想，希望在死亡之前重新住进一幢房子里。几次我都让他一个人呆在那个阳台上自言自语。并且我曾经打算不再见他……”

胡利娅停了一下，然后又重新坐到桌子旁，面对着我。她继续压低声音说道：

“可后来他又出现了。为了征服我，他告诉我他将来会被任命为很高的职位。他进口了这辆加长大轿车，每到下课时他就到校门口去等我。有时候，为了给我个好印象，他甚至大模大样地装作秘密侦探，天真得像个孩子……你知道最后是什么征服了我吗？……跟这些事都无关，既不是他的高官厚禄之梦，也不是他买的东西。我认为征服我的恰恰是他的需要。也许我只是一个天真的外省女歌手。我缺乏文化素养，也长得不漂亮。我没有像他一样，或者像你一样，读过书，走南闯北地见过世面。我不知道他爱上了我什么……但是，我知道我为什么爱他：我在他身上看到了一个年长成熟、孤孤单单、潇洒文雅的男人；看到了一个真正愿意听我唱歌的人。这道理你懂吗？一个星期天的上午，他告诉我他终于找到了我们要找的房子。我甚至连我们要找房子的事压根就不知道。结果，他就把我带到这里来住了……”

如今，在过了那么多年之后，我想，如果让我来说的话，我可以说出领事爱上了胡利娅什么。她是这样的一个女人，两眼满含热泪，却能作到一滴不掉下来。领事可能看上了这个姑娘踩在污泥中的双脚，了解她九岁即被强奸的历史，知道她在一条大河边的生活，清楚她曾挣扎在贫困和死亡线上。小的时候，她不知怎样把一颗钻石紧紧地攥在手中，强盗居然未能掰开她的手把钻石抢走；她的忠诚和勇敢没有人能够改变……

我给了她那次机会，我看到了她，我已经明白了实际上她是怎样的女人。但是，在那种情况下，我也是不得不给领事一个机会。他是一个真正的人，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一个跟我的判断相去万里的人。

胡利娅朝我走近了一步。

“我不相信你！”我对她喊道。

家里的鬣蜥好像听到了我的喊声，它从窗户里探出了它那魔鬼般的小脑袋。它擦着蚊帐奔跑，嘴里伸出一条很细的触手，把一点什么东西抓住吞掉了……

第　二　部

就这样，有时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位发现了某个奇特国度的伟大勘探家，他永远不能从那里回来将事情公诸世人：因为那地方的名字叫地狱。

马尔科姆·劳里①：《在火山下》

① 马尔科姆·劳里（Malcolm Lowry,1909—1957），英国小说家、诗人。

第八章

第一节

领事开车在普罗斯佩洛三角地往左转，慢慢地穿过市中心。那是个星期日，他请我们到外边用餐。胡利娅打开了收音机。一位亚马孙男高音令人伤感的声音混杂着昆比亚、桑巴和华尔兹舞曲充满了卡迪拉克轿车。歌声是如此的忧伤和富有感染力，我们几乎能嗅闻到男高音歌手的呼吸，仿佛那歌手就坐在后排座上，在我和恩里科之间，用他的小夜曲为我们催眠。一位只看表面现象的观察者会以为我们是一个四人之家利用周日的空闲外出游玩。

城市真正重要的大道是那条河，其他的街道都仅仅是有了雏形而远未完善。环城路起始于一片荆棘丛生的荒地，头几公里为光秃秃的土路，在贫民区沼泽地上搭起的棚屋间穿行。直至进入城区的时候，也几乎不见路面铺有沥青。为人称颂的陆军大道在沿墓地穿过时十分的狭窄，只能容一辆车通过，仿佛真的是为战时修筑。在墓地用石灰刷白的门楣上，有人写了一个不完整的句子“……万岁！”，既没有英雄的名字，也没有英雄的事迹，仿佛是对那里的居民进行人身挑衅……秃鹰将它们像老人一般瘦长的脖颈探过墓地的篱笆墙，不时地抖动着它们破旧的黑外套。

一辆满载洗海水澡的人的大卡车按着喇叭超过了我们。我们看到卡车朝基斯托科查湖驰去。卡车在凹凸不平的石砌路上颠簸着，满车的人欢笑着，尖叫着。在一家酒馆里，一群

士兵在跺着脚喝啤酒，同时向女人们吹着口哨。一个走私者扑到我们车前，朝我们兜售挂在他两只袖口上的手表。这个星期天，所有人都早早地醉了，惟有城里那些象征性的鸟儿高高地栖落在屋顶上，保持着安静。秃鹰对人们的兴高采烈和天气的炎热都无动于衷，它们只是阴沉着面孔等待着节假日应该为它们提供的那份腐肉。

而我呢，自从我挣脱了恩里科的进犯之后，有点什么似乎已经变了。一种企盼如一个大黑洞似的展现在我欲望的无限空间里，瞬间它要把我活动范围中的一切能量和一切体验全部吸收光。（而现在，在过了十二年之后，当我同领事一起做最后这一次归途旅行时，我想我真的从那时起再也没有长大，我所做的一切都只不过是让我变小，以便让我进入一个比世界为我保留的空间小得多的空间……）

汽车绕过武器广场。广场的周围耸立着正面饰有小歌剧壁画的内务部、阳台上架着铁丝网外形吓人的安全部，还有尚未完工的大教堂。在经过这些建筑物之后，汽车在塔拉帕卡防波堤的一端驰进了普图马约大街。“我们一家人”下了车，步行穿过一块布有花坛的平地，面前便出现了皇宫饭店，它也是一家赌场和娱乐场所，正面镶着花瓷砖，俯瞰着大河的一条可通航的支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人们把这家饭店视为热带橡胶林中的轻薄神话。而现在，它似乎成了一个年岁已老的放荡之徒，对于他过去的业绩，谁都难以相信。苔藓造成的斑痕像黑穗病一样，使那些瓷砖丑陋不堪，而它那皱巴巴、毫无生气的遮篷则使人不禁想起帕德雷岛上被遗弃的码头。其实，生态学的旅游者们现在更喜欢安有空调器的假土著人村落，村落的名字还有英文注释。领事来伊基托斯的头几个星期就是在这里度过的。如果一切都像在领事头几个任期我去看他时那样，我们会是一起在这里度过那些时光的。他会预先把玫瑰色大理石铺地的前厅订下，把音乐厅的竖琴租下，也会把朝着假造的河口三角洲的平台上挂着的一笼笼鹦鹉买下。晚上，伊基托斯的流浪儿们会爬到修饰过分华丽

的英国式铁栏杆上嘲弄人们品尝当地的风味莱。

“好像这些还不够，”领事颇为感伤地评论道，“赤道这一带的酒吧又都是最刁钻的曼哈顿人经营的。”

酒吧侍者是一位头发花白、眼睛发红的黑白混血种人，他热情地向领事打招呼：

“好久没在这里见到您了，领事先生。”

“不是不想来，拉法埃尔，是脱不开身。”

“当然，当然，我懂，现在您是在家里喝酒了。”混血种人看了一眼胡利娅，很耐心地说道。一个好的侍者首先要有耐心，他应该清楚谁是他的顾客，而且千方百计要让他们作回头客。

我们穿过宽大的餐厅走到平台上。餐厅的天花板上吊着陈旧的电扇，摇头晃膀地旋转着。梅南德斯医生倚在临河的锈迹斑斑的栏杆上，一边饮酒，一边欣赏着周围的风光。

“真想不到！我们的名誉……您想用午餐吗？愿意跟我们一起坐吗？”领事邀请道。

我们坐到饭店平台上已经暗淡无光泽的遮篷下用午餐。显然，另一场暴雨又要来了，而且我们知道将是一场大暴雨，结果会造成短时期的洪水泛滥，炎热也愈发猖獗。空气中已经带了电，各种东西都被磁化，刀叉以相反的方向接触到一起时，似乎要迸发出火花。

梅南德斯和胡利娅以当地人那十分亲切而快速的语调交谈着。我避开坐在我对面的飞行员的目光，去寻找领事的目光。我发现他的目光一直盯着同一个地方，那就是胡利娅两个尖尖的乳峰之间的乳沟。

那道五十岁情郎的呆滞而多情的目光令我十分不悦。恰如一位早已被时代抛弃的坐在帆布椅上的导演，那位外交官在根据想像的脚本拍摄电影，而电影中的唯一主角就是他的情人。我心中暗想：事情为什么是这样？我竭力打算想像出设若我学校的同学们看到那个黝黑的、线条起伏的躯体会作何评价。但是，最好不要让我记住他们要说的话，否则我可能更感心情矛盾：没准我会为领事感到骄傲，也没准我会痛恨他

妻子让我产生的羡慕之情……

“今天你真漂亮。”恩里科突然对我说。自从昨天晚上我们在河边撕扯了一阵之后，他竭力摆出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这一下他把我的思路打断了，他就差没说“你跟胡利娅一样漂亮了”。

我没有洗头，下身穿着惯常的牛仔裤，上身仅穿着一件皱巴巴的短衬衫。我感到自己难看极了。由于我的感情暴露无遗，就更加使我显得可悲。

“您不要说她漂亮，我想她不喜欢这样称赞她，她从小就愿成个男孩子。”领事插嘴说。

真是岂有此理！他们居然一唱一和，我真要恨他们两个人了。我恨所有狡诈的男性，也恨他们之间那可怕的情谊。

“今天的天气，按这里人的说法，是‘最理想的’了。”梅南德斯医生的解释不针对任何人，或许他是对自己说的，其惟一的目的是让人了解他在那里的存在。

实际上，他所谓的“最理想的”天气还是值得解释一下。没有太阳，也没有落雨，他的“最理想的”天气就是一个罩着肮脏的玻璃的大暖房，我们难以透过玻璃看到天空；我们在这暖房里真像是那些被连根拔起的植物，不知道真正的太阳是怎样的。至少，不知受着什么奇怪的压力，有风吹过，那风仿佛是飞机的涡轮机在远处旋转送来的股股气流。

就如被这股风吹来一样，鲁维罗萨和卢卡斯在平台的一端出现了。老家伙发现了我们，随即拖着日本人式的碎步走到我们身边。他的草帽被汗水湿透。身上永远是穿着条纹衣服，一看就是个外国人，不仅是在那座城市，而且在这个世纪不论走到哪里都是如此。卢卡斯穿着他的得克萨斯靴子摇摇晃晃地跟在他的后面。可以说，那种场景恰如一个剧团到了乡村。我记起了他们第一次仿佛从天而降一般到了彼特鲁斯的酒吧里。显然，他们深谙社交跳伞术，善于在别人用餐时赶来……

“一家人一起用餐……”鲁维罗萨招呼道。

"你们现在住在这里？"领事问，努力摆出一副热情的样子。

"不，我们仍然住在旅游饭店。只是想找个地方吃顿正常饭菜，不吃什么鳖呀，帕伊切鱼①呀和小虫子什么的。我们可以和你们坐在一起吗？"

"当然，如果您愿意的话……我们正打算要开胃酒哪。"领事显然是无可奈何地这样答应，同时看了一眼恩里科。

"我的上帝，领事……您可真不愧为我货真价实的同行。也许有一天，上边会有人能了解到您请异乡客喝开胃酒的事……因为在这张餐桌上还有另一位异乡客……不是吗？"鲁维罗萨说，一边把一只手朝恩里科伸过去。他那双狡猾的绿色瞳孔逼视着飞行员，酷似两个罪犯通过他那布满皱纹的双眼的两个窥视孔仔细地将恩里科观察一番。

恩里科没有朝鲁维罗萨伸出手去。

"我不知您对我讲的是什么异乡客，是你们不让我住在自己的国家里……"恩里科回敬他道。

"别演戏啦，我尊敬的朋友，"鲁维罗萨一边用他的大手绢擦着被拒绝的手，一边坐下来说道。他似乎对受辱毫无感觉，或者说对报复十分的耐心。"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大家都是异乡客。自从《圣经》里的天使用那把喷火剑把我们从天堂赶出来之后，我们就扮演起了这种角色，您记得吗？我们都被驱逐了，我的朋友，尽管是无辜的……"

"收起您的《圣经》吧。我要的不是《圣经》，而是一张回国机票。"恩里科说。

"您想走？不会是领事家里对您不好吧？……"

"没那事，他们对我很好。我受不了的是这城市的空气，最近变得简直让人难以呼吸了。说实话，我真不明白领事怎么能够忍受。"

"我来给您解释。当然罗，如果您允许我这样做的话，领事

① 产于亚马孙河的一种大鱼，可达两公尺长。

先生……”鲁维罗萨插嘴道。“我来给您讲讲按照我们过去的职业要求是如何接待客人的。事情就是，一个职业外交官不管他走到哪里，他仍旧呼吸着祖国的空气。这是不可避免的，那怕他不情愿。为您提供庇护所的那幢房子不属于这个国家，而是属于我们的国家。这就是所谓的外交使团的治外法权。他们让您住在那里，就等于又让您住到了祖国的土地上，尽管您是在国外……我们真想再多给您讲讲这方面的道理！”

“问题是，如果我有地方去的话，”恩里科说，“明天我就离开祖国的这幢房子。”

“看看，世间就是有说不清的道理。如果我是您，我会呆在这里度过余生。有那么可靠的安全保障，有那么如意的形影不离的伴侣，当然罗……”鲁维罗萨看了我一眼接着说道。“再说，要是明天离开可真是太不幸了，那就会闹得我们不明白您为何到这里来。在离开这里以前，能给我们透露点您的秘密吗？”

“那您也得把您的秘密给我们讲讲。”恩里科回答说。一时间，我真想去拥抱他。

“我没有什么秘密。我们只是巡回了解情况，将情况报到国内，以使像领事先生这样的外交官在调任新工作时得到优先安排。我们尽量使他们在国外直接调任，不回到国内去，这样经济上合算。我们是例行公事。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什么原因离开祖国？”

“世界上竟有您这种人！”恩里科按捺不住，朝鲁维罗萨发炮了。“我早知道你们在找我。那么好啦，我现在就在这里，看我们这盘棋怎么下吧？”

卢卡斯傻乎乎的小圆眼睛死死地盯住了恩里科的目光。他不停地嚼着口香糖。大概他吃东西只用他的大臼齿，就像一只小动物啃一块胶皮骨头那样。突然，他的颌骨发硬，脸上僵直地现出似笑非笑的神情，那张大厚嘴唇的小嘴巴在飞行员的脸上亲了一下。

恩里科举起了杯子。我们都预感到他要向卢卡斯掷去

了，幸好领事赶快说话了：

“先生们，在我来说，我唯一的优点就是堂堂正正地做人。我想，我的作为会在国内记录在案，重新任命时会作为依据，对吗，图利奥？”

“那么，当然罗，当然罗，请原谅，领事！刚才我们正想离开这里呢！……”鲁维罗萨说，一边拍了拍他的义子的肩膀，像是安抚一条露出牙齿准备行凶的大猎狗。“我们这些异乡客实在太缺乏教养了。你们请我们喝开胃酒，可您看，我们却只知道一味地倾诉我们的乡愁：怀念我们遥远的祖国。好吧，我们改日再谈吧……”他对恩里科说，尔后跌跌撞撞地在桌子间离开了。

“我随时恭候。”

卢卡斯跟在鲁维罗萨后边，眼睛看着飞行员，嘴里依旧嚼着口香糖。

第二节

那顿午餐直到吃饭后点心，一直都吃得很沉闷。后来才又恢复了原来的气氛，我们议论起了亚马孙风味菜的出色之处。大雨似乎马上就要来了，从树木葱郁的平原上，不时传来一声滚地雷。在河口三角洲那边，还不断地响着连珠雷，这种雷似是一个球，它会滚进人们想像中的洞穴中。人们说那是更幸运的土地，此刻那里已是大雨倾盆。

领事瞅个空，找借口去了洗手间。当我明白过来要发生什么事时，一切都为时已晚了。领事从洗手间走出来时，前面是一个服务生，此人端着一个大蛋糕，并且两眼死死地盯着它。我的第一个感觉是蛋糕上点的蜡烛太多了。

在到达伊基托斯的第二天，我在彼特鲁斯的酒吧间里对他说：我真不愿意再长大一岁。自此之后，领事再也没有跟我提起过生日的事。可现在，在我能够拒绝之前，四位同桌的人已变了调地对我唱起了“生日快乐”。酒吧侍者拉法埃尔和其

他服务生抛掷着五色纸彩带，这些彩带轻飘飘地、很不情愿地落到桌子上。

在我吹灭蜡烛的时候，邻桌的人也一起拍着手唱起来。这时我们才突然发现，在王宫饭店破破烂烂的遮篷下，出现了一张儿童戏桌子，桌子上装饰着五彩纸做成的花环和彩色餐巾，蔚为漂亮壮观，但是，参加活动的孩子们还没有来。

“祝您生日快乐，祝您幸福……”恩里科对我说。他随即从背后拿出一束鲜花；花是玫瑰色的，花蕾刚裂嘴欲放。说得更确切点，那花酷似人的肉。我一下懵了，那就等于在众人面前高声宣布了我们尚没有的秘密。这些兰花是从我们住所周围的山上采来的，枝杈枯朽，我以往见的兰花比这好多了，不过，显然这些兰花是他出去专门为我采摘来的。我对男人的心越来越不理解了。

“这是巴西兰花。”梅南德斯医生嗅闻了一下说。“这是一种谋杀性的花，为了散发出这种香味，它能够把一棵树完全杀死。想到这种美丽的花居然开在一种寄生植物身上，让人都感到头晕，对吗？”

突然，他停住了，显然是焦急地等待我们赞成他的话。

“我并不是想说它们不美……”梅南德斯医生看看我们不讲话赶紧又补充说，他断定自己像历来一样由于不谨慎又说了蠢话。接着他在自己神秘的口袋里摸索了一阵掏出一盒巧克力，并几乎像在为自己辩解一样把它递到我手上。

胡利娅递给我一个包装精致的小包。

“我不知你是不是喜欢，我真想更多地了解你……”她一边拥抱我一边说。

那是一条白银项链，链坠是一个古印第安人图米像。自从我到达伊基托斯那天起，我一直都很喜欢它，但是我从未对胡利娅说过什么。但我猜想，她是从我的目光中看出来的。于是便忍痛割爱将它摘下来送给我了。就在此刻，在我写着这些回忆，在我进行旅行，最后一次同领事一起飞行在她的国土上的时候，我还在戴着它。

这就是我的生日，我能原原本本地记着的最后一次生日。当时我想，也许，不管怎么说，这里就是我的归宿；也许我应该让自己被这些波涛汹涌的大河去拥抱……我呆在世界上这个炎热的、乌云密布的地区，就像呆在母体的子宫中一样。永远走不出这里。领事把一个很重的包放在桌上。

我解开带子，撕掉包装纸，把盒子打开。啊，原来是一台超八型棕仙①牌摄像机。

“送给未来的电影工作者。”领事说。

做一个电影工作者曾是我少年时代模模糊糊的职业幻想之一。有一次大概我对领事说过，我要走遍世界去拍纪录片。此事我已记不清了。后来我很快就改变了想法，他却没有。由于某种原因，或者具体地说由于他经常走南闯北，他喜欢想像我把瞬间即逝的生活留住，将它留在记忆中，不要从记忆中抹掉……就我来说，那天下午我还不知道在那台摄像机中已经拍进了学校，享受奖学金上学和编写电影脚本等等我未来的各项活动。就是说，已经开始了对一个一去不复返的形象的这番寻觅。

随后，我们用香槟酒干杯。领事又耍了花招。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型酒杯，那是“我的酒杯”，给我斟满了酒，递给我。

“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宣布一件事。我们今天的庆祝活动还有另外一个理由。”最后他说。

我看到胡利娅抓住这位假想的电影导演的手腕，企图阻止他拍摄自己编导的脚本。但已来不及了。他朝着我们大家讲话，眼睛却只看着我。真的，只看着我，仿佛他给我的礼物实际上就是他下边要宣布的事了。

“我和胡利娅要结婚。昨天我向国内外交部发了一封电报要求批准我的结婚申请。一旦国内答复了，我就要求胡利娅跟我举行婚礼……”

① 棕仙（Brownie），英格兰和苏格兰民间传说中勤劳的小妖或淘气的精灵。

一阵热风卷着枯叶从变得阴暗的平台上吹过。暴风雨迅速地扩展开来，其加速度如同斗牛场上刺枪手飞速掷出的铁刺枪。

“我答应了……”胡利娅毫不犹豫地握起领事的手宣布道。

“同一个洛雷托姑娘结婚！”梅南德斯医生叫起来。他第一次感到语塞了……也许他已想到他该为那次婚礼作什么准备……以致他竟然忘了起身向领事祝贺。

下边，一条翼横帆船的卷线轴正在跟激流搏斗。又一声响雷在饭店破旧的正面上方灰色的天空中炸开来，隆隆地滚动到远方。恩里科要求允许他吻一下“新娘”。我和领事面对面地单独留在了那里。他扳着我的肩膀微微笑着说道：

“现在你将有一个家了，不管是在这里或者我搬到的什么地方。这是我从来没能给过你的真正的家，以后你随时都可以来。在你结束考试以后你就在这里住下来，你将总是有你自己的房间。”

我将总是有自己的房间，一个设备齐全的房间，那是我的地方……

领事叫来拉法埃尔，三言两语就教会了那个黑白混血种人如何使用摄像机。我已经被摄进了摄像机，就是说，我被我自己的第一台摄像机摄到胶片上去了，而且那段胶片上处处都有我的身影。领事一只胳膊搂住我的肩膀，另一只手搂住他未婚妻的腰部。胡利娅在镜头中忽隐忽现。在第二段胶片上，摄进了熄灭蜡烛后的大蛋糕。我的目光一直没能从桌子上抬起来。由于摄像师缺乏经验，镜头对着已过了新鲜劲的礼物几次晃来晃去，当对着破旧的饭店正面拍摄时，一片森林同时进入了镜头，更有滔滔的河水与之相映成趣……在我们被人忽视的背后，大河将乌云翻滚的地平线拉入特写镜头，雷电在地平线上闪着光芒。暴雨已经到了。

我木然地对着那个场面，看清了我们是怎样的人。我们是一伙陌生人，出于偶然或者说出于不幸，在一场大暴雨的前

夕，聚在了一片沼泽地的河湾处。那个被拍进摄像机的姑娘突然一下子变得比她的实际年龄大了许多，她不明白应该说自己属于世界的哪个地方。而拥抱着她的那个男人则似乎属于另一个种族；他也是那些异乡客之一，是一个没有根的过路人，没有祖国，没有自己的故乡。这伙陌生人在外国的土地上停下来，聚在一家饭店的平台上，庆祝他们在国外度过的第一千年……

在他们把我伤心落泪的情形摄进镜头之前，我跑下饭店的楼梯，一直朝码头跑去。

河水是如此的浑浊而湍急，我想它不仅能把石头，而且能把悬空的整座城堡拖走而不使其沉底。如果我纵身跳进河里的话，河水也会把我背朝天悬空拖走，同时其哗哗的流动声就变成了像嘲弄一般留在我耳际的那首荒唐的生日之歌。在我的衣衫全部湿透之后，大河的拥抱便会将我拖到河底。

领事在码头下边的台阶上赶上了我。一阵狂风在亚马孙河的水面上掀起了一片浅绿色的波浪。

"你怎么啦？我想我该是预先提醒过你的。对不起。"

"你没有什么对不起的。但是，本来我可以……"

"本来可以什么？"

"可以给你安一个家的。我知道怎样来安一个家……"

"我的宝贝，我肯定是这样。但这是另一回事。当前也许是我最后的一次机会了……我感到孤独……这你不能理解吗？我累了……"

"你可以回国……回去耽一段时间……"

他在破损的洋灰台阶上靠着我坐下来。河流用它那沉重而油腻腻的波浪冲刷着我们的脚。我绝没想到领事犹豫了如此之久才回答我的问题：

"为了什么？"他终于说道。"那里有什么在等我？你可以告诉我吗？"

的确，国内有什么在等他？外交部领事司的一份行政管理工作？在阿拉麦达大街阴森森的总统府里度过余生？我记

得在他以前的任期中，有一天深夜，由于他多喝了几杯，他把总统府的情形给我描述了一番，他太怕回国了……每天早晨都要跟那些不得罢免的老女秘书打招呼，看着她们转来转去，用藏在一个柜子中间的小炉子煮茶喝。听着官员们懒散的脚步声在各个走道里像捉迷藏一样响个不停。到了六点钟又重新从警卫们那不祥的跺脚声之间走过。每到月末，就到财务部去领工资。那位平脚的比利亚塞加先生脸上挂着一丝国内工作人员对驻外人员报复性的微笑，将那份可怜的国家工资交给他。对于比利亚塞加来说，纽约是一条街道，那里的矫形医生改变了他的鞋底板……就这样，他一直熬到退休。

"你认为我会在公务员财务科的名单上退休吗？……那样的话，我的自由在哪里？我们来看看吧……也许我会说，我可以写本书。你认为这个主意如何？在有了这许多年的阅历之后，我的想像力或许能让我写封信给某个出版社社长……"

一时间，我终于看清了他是怎样的一个人：一个失去魅力的年长的男人，他马上就要变成老头了。他是一个五十岁的情郎，手背上已出了许多咖啡色的老年斑，那些斑是擦不掉的，正如那恬不知耻的表情一般。是的，我看出了他对酒瓶和暗夜都怀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因为当他叫着"宝贝"、"心肝"想同情人亲热的时候，身体将不再听他使唤了……

不，他回到祖国的日子委实不可想像。他已经走得太远了，最好还是在那些偏僻遥远、别人不愿去的地方填补空位，就像至今他一直做的那样。他就像我在一部纪录片中看到的那些远海上的孤单的鲨鱼。它们一直游呀，游呀，永远不停下来，也永远不睡觉，因为它们一旦停下来，一旦进入梦乡，就会重重地沉到海底，在深海的压力下爆炸。

"对，我理解你。请原谅。我只是从印象出发太感情用事了。我为你高兴，为你们两个人高兴……"

我挎起他的胳膊，我们又一起回到饭店的平台上。倾盆大雨马上要来了，侍者们在收帐篷和把餐桌盖起来。在一处阳台上，一扇没有固定好的百叶窗猛烈地撞击着。我向胡利

娅表示了祝贺，也让梅南德斯医生为我在这一场合中扮演的角色再次向我表示了祝贺。而当拉法埃尔要求领事和胡利娅这对情人接吻以便为他们录像时，我宁肯眼睛盯住恩里科，接受了他从背后伸给我的手。就我来说，从这一刻起，我永远不能再回到已经抛在后边的年龄去了，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不能走回头路，也不能停下来。从这一刻起，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可以称为是我的了。

突然，一道闪电照亮了平台上的一切，但在我的记忆中只留下了一片朦胧。大雨瓢泼而下，仿佛是另一条河流从空中浇下来，我从未见过下这么大的暴雨。

第 九 章

第 一 节

暴雨连下数日，城里雨季的气氛就更浓了。下边的整整一个星期，棉花一般松软的浅灰色雨云像一道帆布幕一样低矮地悬挂在亚马孙河流域上空，以致为了不把它顶破，我们走路都不敢直起腰来。当那道灰色的天幕终于撕裂开来，大雨就不停地一连下几个月。直到热带雨林中洪水泛滥，一切均遭灭顶之灾，人们出走的道路也全被切断了。我最怕的就是这种时刻。在雨季，甚至机场都可能一连关闭一周到十天。也许在暴雨成灾之前领事将收到他的结婚批准书并定下婚期。那样的话，我就得留下来出席婚礼了。在我的内心中，我只希望时光飞驰，但在飞驰的时候要把我带在它的身上，将我带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就是说，到最后，当亚马孙地区飓风紧绷的绳索扯断，天坍下来要砸在我们头上的时候，我已经不在这里了。

正值我这样忧闷不堪之际，老天爷也许是要嘲弄我们，在圣胡安节的时候，居然给我们送来了一个极短暂的夏天。大地一片沉寂，乌云散开来，被打败的太阳羞怯地探出头来，将潮湿的白色光芒洒在我们身上。然而，晴天比落雨更糟。从大河和雨林中升腾起一片浓重的散发着恶臭的蒸汽，整座城市淹没在腐烂味刺鼻的光亮中，人们眼前的大街小巷中似乎飘动着道道彩虹，或者产生别的幻觉。静电效应使蚊帐贴在人身上难以推开来。我半夜醒来时发现自己飘浮在一片蓝色

的磷光里。

天气如此炎热，身上的衣服扒得再光也无济于事，人们简直连身上的皮都想扒下来。我只穿着短裤躺到卧室对面的过道里。我用一根棍子敲打护墙上的铁栅栏，以防有蛇爬出来。据胡利娅说，在这个季节，爬行类动物是栖息在地下找干燥地方的。如果我能抓到一条蛇，我就把它放到我的房间里用剩饭养着它。出门的时候，我就跟防波堤上的印第安人那样把蛇缠在脖子上，让旅游者跟我一起照相，照一次收一美元。那样的话，我便可以自立谋生，不再是任何人的负担了。

我在黑暗中躺在比较凉爽的木地板上，看到领事卧室半开着的门。胡利娅的头发因潮湿而带电，她正在吸着烟涂指甲。我歪过一点头，远远看见领事在客厅里一边喝着一种糟糕的饮料代用品一边等她……

“你好了吗？”他喊道，同时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的杯子，仿佛在监视一个有可能止在装死的敌人……我闭上了眼睛我竭力想像着他可能在杯中油腻腻的杏仁茶（那杏仁茶是骗人的，他心中明白）表面看到的东西：杯中出现了一个“小型水上飞机”①，它正在他杯中的那片北极风光中挣扎着起飞，它的钢翅涂上了一层白色的饮料，终究是力不从心，最后还是消失在方形冰块的薄雾中……

他们要去费耶罗之家的莱昂②俱乐部用餐。这种事情设若发生在领事的前几个任期中，也就是我在他身边度假的时候，那大概是我陪他去的。我不禁怀着恐惧而又怀念的心情回想起了那些与平民百姓一起就餐的时刻，以及在地方省级俱乐部里中午同领事团一起野餐的情景。“在这种场合，一定要保持领事团成员的气派。”一次去参加聚会时，在路上他拍着我的腿这样说。他是按照自己的方式解释领事团成员的

① 此处指一只苍蝇落在杯中。

② 莱昂一词在西班牙文中既是姓，也是狮子之意，故此处亦可译为狮子俱乐部，但从小说后边的内容看，是莱昂一家开的俱乐部。

气派的，而不是像英国外交部或奥尔赛滨河路①解释的那样，也不是我无数次听领事团成员们自己说的那样。他讲的领事团成员，并非指那些驻外的正式职业外交官或名誉外交官，这些人称我为含苞待放的蓓蕾，并且当着他们娇妻的面拧我的脸蛋。没错，对这个领事团他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那伙领事的娇妻，是那些轮班跟他上床的女士。我记起了卡琳。卡琳是一位小巧玲珑的奥地利女人，跟他的国家驻奥地利的名誉领事结了婚，这位墨西哥人眼下是位化妆品进口商，当年是在维也纳征服了卡琳。卡琳的丈夫三天两头喝得醉醺醺的，喝醉了就反复讲他征服卡琳的故事，他简直要把那故事写在书里，仿佛那又是一个男人征服女人的范例。每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卡琳都变得十分紧张，几乎都忘记了怎样用西班牙语讲话，连T音都发不好，就跟发“通奸”一词的音那么难为情，并且与领事同时消失在花园里。过一会回来的时候，她满脸绯红，支支吾吾地不知说什么好，袜子都开了线。而此时，那墨西哥人正在结束引诱她的故事。我记得我的第一件短上衣就是卡琳背着丈夫送我的，当时我注意到她的目光中饱含忧郁，因为她只不过是爱情的替代品，而我则对她可怜兮兮地笑脸相迎，仿佛是一个孤女寻求母亲。有多少次呀，我都是领事在莱昂俱乐部用餐时的诱饵，是被拴到一根木桩上咩咩叫的小羊羔。开始我并没意识到，之后便是为此而感到骄傲。我是他最好的诱饵，也是他最好的武器，他拿我直接对准他猎物的心。我们成了最优秀的出猎队。他在奎尔纳瓦卡高尔夫俱乐部的草坪的一端朝我挤挤眼，我便依照风向站到应该站的地方。我的十三岁少女的香气立刻吸引了他那些丑陋的同行，他们抵制不住我的诱惑，手里的杯子都不自觉地倾斜，眼睛也变得浑浊模糊。与此同时，领事这位“伟大的白人猎手”便趁机围猎单独留下来的女人。我喜欢这种游戏，尽管我对

① 法国外交部位于巴黎奥尔赛滨河路，这里说奥尔赛滨河路即指法国外交部。

它似懂非懂。领事在爱情狩猎方面，称得上是真正的运动员：最后他总是把手中的猎物放开。那时我们便看到一个可悲而又有趣的场面：女人从草坪上愤怒地翻滚着爬起来，拿起她的手提包和鞋子，像一个受伤的野兽似的张牙舞爪地朝俱乐部门口冲去……

尽管如此，对他来说，这些游戏似乎已经结束了。现在一切都变得太严肃了。如果他知道他的女儿都开始玩这种游戏了，他该怎么说呢？

“我们开你的车去，胡利娅，别忘了钥匙。”我听到领事请求胡利娅说。又是她开车。最近他晚上视力不好……我想，我们以前开车可不这么小心。我们沿滨海公路从巴拉奔萨尔瓦多一路总是开飞车。我一边喊：“一百迈，一百一十迈，再快点！”领事一边把油门踩到最大……

苏莱玛在厨房里问要不要做饭，胡利娅吩咐她给我做点吃的。我喊叫着说我什么也不吃，实际上我也真的不饿。再说，在这么潮湿的气候下，强吃东西会带来预想不到的恶果。

领事拿上他的短上衣到我的卧室来跟我告别。穿过走廊的时候，险些踩在我的身上。

“你！你在地上干什么？你真的不想跟我们一起去吗？如果你决定去的话现在还来得及。”

我几乎不想站起来。如果我要站起来的话，皮肤会将我贴在地板上，就像包在报纸中的鱼的鳞那样……领事站在我的身边，不仅显得身材很高，而且是高不可攀。我们已差不多两天没说话了。

“我不饿。我看，天气热到这等地步，只有‘狮子’才吃得下饭。”我讥讽地说。

领事将目光移开不看我。他身体动了一下想走开。在他迈步之前，我死死地抱住了他的脚踝。他的脚踝似乎没有骨头，而只有软骨，柔韧而滑溜，酷似鲨鱼翅。这就是那些在他的以前任期中只是同他一夜云雨而没有最后抓住他的女人的感觉吗？我的手从那条角鲨的硬皮上滑下来，指甲终于没有

掐进它的肉中。

“盖上点……”他吩咐道。

“为什么？我不愿意，天太热……”

“恩里科在草房里，我听到他开着收音机，他会看到你的……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他的眼睛盯着我赤裸的乳房说，并且微微地笑着。从父亲的脸上露出诱奸者的谄媚的微笑……

“你几时回来？”

“这不干你的事……”

胡利娅在房前按响了喇叭。领事使劲地想从我手中挣脱出去，但是我死死地抱住他，大拇指拼命地掐住他的跟腱。

“我不放你，你留下来，别去……”

我抓住栏杆，一使劲，将身体转了个四十五度角。我利用这个角度用另一只手抓住了他的小腿。

“别闹啦！”他生气地喊道，“人家在等我……你想干什么？”

“什么也不想干……我只想你吻我一下，道一声晚安。”

他踌躇了一下，摇了摇头，朝我弯下身来。他的膝盖跟我的鼻子一般高，两条大腿分开来，肌肉绷得紧紧的。

“你干脆跟我们一块去吧。”他朝我要求道。“你得有个女孩样子……”

“以前你可不这么说。也许是我现在看上去不像一个‘女人’？……”我用以前他“猎获”女人时我们对话的方式问。

“你是个小女人，还不成熟。但是，劲却不小……”

他在我额头上吻了一下。我放开了他。我看到他朝胡利娅驾驶的汽车走去。那天晚上，森林中飘起一片蓝色的水汽。“你是个小女人……”我想，他的目光确实已不同于从前了……

第 二 节

胡利娅的汽车一上路，我就跑去冲淋浴。然后我穿过花园向茅屋走去。茅屋在一片黑暗之中，门敞开着，收音机绿色的调谐度盘像蜥蜴的眼睛一般在房间深处不停地眨巴着。恩里科躺在一张破旧的大床上吸烟，那大床几乎占了茅屋的一半。我的身影遮住了他由于出汗而闪闪发亮的躯干。

“你来得太晚了。”他说。

“不过，没关系，我有钱，有车……”

我站在门口把卡迪拉克轿车的钥匙晃得丁当响……至于钱，为祝贺我的生日，领事给了我一大笔。说真话，我期终考试成绩实在不配拿这些钱，所以我想这种随意拿到手的钱最好还是随意花掉。

“这个时间，你想到贝伦区去搞什么名堂？我们最好还是呆在这里。”恩里科拍着他身边的床铺对我说。

“我只是想找个有足够男子气的男人来陪我，可是这里一个也没有……”我把烟从他手中夺过来，狠狠地吸了两口，在还给他的时候，烟蒂上沾上了我的口红。最近我一直涂口红，而且涂得颜色很深，很刺眼，以致在镜子里看自己的时候，我似乎变成了另一个人。

“如果你想找真正的男人，他们给你提供的消息可不对，贝伦区更多的是男扮女装的假女人，这种人妖比美洲大陆的任何地方都多。”恩里科说。“你至少去过某个夜总会吧？”

“当然罗。”我撒谎说。或者说我没有撒谎，因为我认为夜总会里的情形我想像得清清楚楚：那地方烟雾腾腾，到处是贪心和渴望的男人与浓装艳抹、体态丰盈的女人。这些女人穿着奇特透明的衣服，袒胸露背，她们在人群中走来走去，跟一个个男人搭讪着，其实她们不会忠实他们中间的任何人。

“如果你爸爸知道你去贝伦区，你怎么对他说？”

“什么都说……我已经是大人了。再说，他有什么权利来

问我？他自己不是天天都到这些地方去吗？……”

我点燃了油灯，站了起来，为的是让恩里科看清我的打扮，明白我真的是要到贝伦区去。我穿了身非常短小的水绿色的衣裙，这是那天下午刚买来的，脚上穿的高跟鞋是从胡利娅的衣柜里拿来的。我觉得那天晚上穿胡利娅的皮鞋非常合适，它的高跟恰恰能使我跟恩里科一般高……

“啊，是这样？”恩里科叫道，他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你的皮靴扔到哪里去了？……穿着它简直像只丑小鸭。”他开玩笑说。但是，他已经不笑了。他想抱住我的臀部将我推到床上，但是我一闪身躲开了。我已经学会了在这种情况下的快动作。仅仅是在一周前，他在河边几乎是毫不费力地将我抓住。

“如果你穿这身衣服，贝伦区的顾客都会在后边盯上我们……”恩里科不高兴地说。

“如果我作成生意，我就给你付佣金。”

“你可要小心，说不定我真的会向你收钱。”他开玩笑地回答说。但是，他对女人献殷勤的微笑没有了。

此时我已顾不上想别的，只是用双臂搂住了他的脖子。

“你答应带我去的。真要去了你却要当逃兵？”我一本正经地对他说。

第三节

十分钟之后，恩里科把卡迪拉克轿车停在了码头上。刚才我们曾经过费耶罗之家的拐角处，看到胡利娅的吉普车停在官员们停的两行车中间，几个闲着没事的保镖正在车头上玩纸牌。

“我们可以在这里耽四个小时，包括莱昂俱乐部的宴会和演讲会。”恩里科对我说，“如果募捐搞得好的话，也许可以再延长一个小时。”

“你好像是俱乐部成员。”

“在这里，所有人都知道莱昂俱乐部的规矩，甚至可以告诉你今晚的募捐情况如何。根据车的情况估计，募集款可达五六百万。”

“募集这么多钱干什么？”

“当然是为慈善事业。慈善事业是最好的洗衣店，它能够清除任何污迹。谁会有心思去问捐给一家麻风病院的五百万来自何方？甚至你爸爸都可能弄到一张支票寄给我们的残疾儿童……”

我们登上了一只小船，靠着站在船尾，船家摆动着长长的舵杆，避开障碍物，只有他能在黑暗中估计出障碍所在。他还要躲开其他的小船，谁知道呢，也许那是些顺水漂流的尸体。随着他双臂的摆动，他腋下那强烈的气味便和死一般的暗夜中其他香味混在了一起。突然，一条大警察船超越了我们，它激起的波浪几乎把我们从小船上掀到水中。船上的探照灯将我们照射了一番，然后它便又隐没在了刚才脱离的黑洞洞的深渊之中。它的标志灯在高高的桅杆上摇摆着，如同一颗星星在贝伦区的道路上引导我们。

白天，贝伦区酷似一支拆除船桅的海盗船队。但那景色又如一幅水墨画，画上那些破旧旗帜下的这个贫困的武装流浪部落命中注定要遭受苦难，但人口却会成倍增长。到了夜晚，黑暗会给这个漂浮的村庄带来瞬息间的生机。酒吧间的小窗口喷出彩色的火舌，音乐如舷炮齐发一般回荡在城市的河岸边，五颜六色的灯光将油腻腻的河水点燃，几乎要威胁陆地上的安全。

这里的街道是由架在平底船（这些船摇荡在简陋的小屋之间）上的小桥组成的，如果一个过着漂泊生活的领事将他的办公室设在这样的街道上，不是对他更合适吗？倘若某一天我们对自己的命运厌倦了，只要将领事馆的木筏解开来，置于水中任其漂流就行了。无须我们费吹灰之力，三个星期我们便会漂出三千二百公里，进入大西洋之中了。或者事情并非如此。天才晓得！大海是如此的遥远，亚马孙河的支流又是

如此繁多和纵横交错，曲曲弯弯地流经覆盖着森林的平原，谁也不敢保证亚马孙河不会欺骗我们，它将我们的木筏漂走，七拐八拐，木筏转了个大弯之后，又重新回到了贝伦区由平底船架起的小街下。

如果领事馆的办公室真的设在水城的街道上，我们的一切便会井井有条了。领事馆中就我们两个人，我们独自生活在这座漂浮的城市上。城市的周围是一条环城河，我们驾船航行在这条河上，每次都是从哪里出去，又重新回到哪里。

船家把我们放到一个大木板搭成的平台上，那就是码头了。我们顺着“码头”在小船和淤泥之间弯弯曲曲地前行，终于走到了一片水上住宅。

那是一个架在木桩上的喧闹的小村庄。高音喇叭叫个不停，油炸食品在锅里响成一片，装饰门面的花环上散发出斑纹鱼的臭气。门房们喊叫着向我们表示欢迎，邀我们坐到霓虹灯下去，但是，连他们自己都怀疑那店铺吸引客人的能力，因为霓虹灯下蚊子嗡嗡飞舞，如同乌云一般稠密。

村庄的下面是船上人家。印第安女人都俯在汽油桶上炒菜。她们把孩子用大筐吊起来，一是为了避免老鼠的侵害，二是借助烟雾驱赶蚊子。那些大筐看上去像摇篮，仿佛是刚从水中抢救出来的。谁也不敢预言有人能挽救这个民族。

“你很运气，看今天的表演，我们到的正是时候。”恩里科对我说，一边用手指着拴在平底船中间的警察船。

警察船的甲板上有四五个被捕的男孩，两个宪警手持自动步枪监视他们。

“可是，他们还是些孩子哪！”我抗议道，“大概也就十三四岁吧！”

“这里没有孩子，人们称这些人为雇佣刺客，他们每个人至少都杀过一次人。”

那些被捕的孩子穿着丝衬衫，白裤子。警察要他们跪下来，双手抱着后颈，好像他们随时都要准备唱圣曲。他们年轻的未婚妻站在栏杆旁等他们，她们的眼睛已是麻木不仁，这半

是由于对他们的敬慕，半是由于患了疟疾。

“你觉得怎么样？”恩里科问我。“欢迎到贝伦区来。”

“我哪里都没看到牲口槽。”我想开个玩笑。

“这是因为上帝还没在这里降生……”①

埃尔·安赫尔酒吧是一座高高的木塔，塔顶是锌皮的。它凌驾在一节节狭小的水上住宅之上，看上去颇似一个长脚魔鬼。酒吧的门楣上有一个由绿色霓虹灯组成的天使，在潮湿的空气中喷着红艳艳的火花。舞女的照片尽管身体显得消瘦而苍白，但她们仍是竭力卖弄自己的娇艳。

酒吧里摆满桌子，桌子下方是一个长长的舞池。在屋子尽头的舞台上，三个面色苍白的乐师正在演唱忧伤的歌曲。恩里科走近柜台为我要了一杯甜酒。一个孤单单、瘦得皮包骨头的女人从旁边的凳子上恶狠狠地看了我一眼，她面前那只黏糊糊的杯子已是空空如也。恩里科像是酒吧的老主顾，他来到酒吧，饮料瓶是专用的。酒吧的入口处挂着一个牌子，上写着：“亚马孙最国际性的酒吧”。这话说得不错，看来国境线全在那个舞场中被抹掉了。几个巴西人捶着柜台要威士忌，他们黑乎乎的胸脯上挂着金链子，看上去很阔气，其实那是假的，正如人们端给他们喝的贴着黑标签的啤酒一样。可酒吧周围建在沼泽地上的小茅屋有可能已经有千年历史了。

“你来到这些地方的时候怎样选女人？就是说，你是不是一个一个地看，一个一个地交谈，一个一个地摸？”在音乐停下来的空隙间，我这样问恩里科。

“不，先是一个女人要求你请她喝一杯酒，如果你答应，她就让你摸乳房。”这时，那个孤孤单单的女人在我们身后咳嗽了一声。那咳嗽声是干涩的，仿佛是从兽笼子里而不是人嗓子里发出来的。干咳过之后，她又转眼去对着她的空杯

① 耶稣出生在巴勒斯坦的伯利恒（Bethlehem），西班牙文中伯利恒写作Belé n（贝伦）。故此处安娜开这样的玩笑。

子……

恩里科没有理睬她。

“你为什么不去好好地问问领事？据说他可是这里的常客……”

“你妒嫉吗？”我嘲讽地说。

“现在不。”

“请我跳舞吧！”

恩里科没来得及回答我。一个成年女人用双手捂住了他的眼睛。那女人的手指长长的，酷似蟹爪，上面戴满了戒指。她是从靠近柜台的办公室走出来的，身穿弗拉门戈舞女的衣衫，头上别了个大木梳。尽管我穿着胡利娅的高跟鞋，站在她身旁还是显得太矮小了。

“你在这里干什么，我的机长？”她问。

“玛莱内！”恩里科摸着她瘦骨嶙峋的手认出了她。

一个高高的、秃顶的、戴着一副有点可悲的大眼镜的青年人跟在她身后。看上去他像位会计师，但眼镜的号码显然对他不合适。后来我知道他是那女人的丈夫兼酒吧间迪斯科舞厅的管理员，尽管他显得对舞厅的音乐不太关心。大概他只设计了那些忧伤的歌曲。他看看恩里科，又看看他的妻子，显得很焦急，像是担心他们会当着他的面接吻。

“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的朋友，她是这儿的天使。”恩里科对我说。然后又指着我对那女人说：“安娜，我们领事的女儿。”

侍者将账单从柜台上递给恩里科。那位天使一下将它抓到手中撕了个粉碎。

“谁敢向机长收费？这里忠诚的士兵是不付钱的，连他们的女朋友都不付钱。这就叫革命的团结。”她一边说，一边朝我挤了挤眼。

接着，她打了个响指，又向柜台要了两杯酒。丈夫抢在侍者之前拿出两只杯子，似乎随便以什么方式伺候她他都高兴。就像一个没有希望的情人，即便他追求的女人仅仅让他看一

眼，他心中都会生感激之情。

“这么说你是外国人了。我们听说你了。你爸爸过去曾是这个俱乐部的好朋友，尽管我们属于不同的帮派，可从前他每晚都到这里来。他是那样喜欢我们的明星，以至演出后他把她带走了，而且再没有还给我们。对吗，让·保罗？”

青年人温顺地点了点头。

“你能把他借给我一会吗？”玛莱内拉着恩里科的手问我道。“我们有点小生意要谈，让·保罗会照顾你的。”

说罢，她跟恩里科便钻进了办公室。秃顶的年轻人没有留在我身边，紧紧关着的门对他有着难以抵制的诱惑力。一时间，我真担心会看到他弯下身去从锁孔里偷偷往里窥视。

两个穿丝衬衫的男孩走到我的身边。闪烁不定的灯光切割着他们的身体，将他们拼凑成一幅立体画。但是，他们未能跟我讲话，因为突然间，在那乱糟糟的人影、光亮和恶臭之中，闪出了贡萨尔维斯硕大的身躯，在蓝色的灯光下，他那花白的头发尤其醒目。这位地方警察署长坐到我的身边，在我的耳旁喊道：

“啊，啊，看看谁在这里？领事的女儿……”

“您是在执行公务吗？我刚才还在想您大概也在莱昂俱乐部用餐呢……”

“我出来了，吃饭拖的时间太长了。再说，在‘狮子’吃饭的时候，也得有人看着鬣狗，你不这么认为？”

地方警察署长为他自己说的玩笑话哈哈大笑起来。

“在这里您发现什么鬣狗吗？”

“在厕所里有两三条……我想我太胖了，你大概不会愿意跟我跳舞的……”

“干吗不呢？”

我对地方警察署长印象不错。而且我有充分的估计：他跳舞会像一位绅士。他的大肚皮使他与我保持着适当的距离，他在人们心中激起的恐惧又为我们开辟了一个舒适的活动余地。

“我今天刚知道这个喜讯，领事要结婚了……你高兴吗？”他高声喊着，声音盖过音乐。

“很——高——兴……”为了让他听清楚，我一字一板地说。

“我完全理解你，”他又高声喊道。甚至在那光怪陆离的灯光下，他的微笑都表明他是善解人意的。“我要是你，也会有同样的想法……”

然后，他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作了个投降的姿势停下了。从他的呼吸中我知道他喝了烈性酒。他对我说：

“能陪我去呼吸点新鲜空气吗？”

他抓住我的胳膊肘把我带到酒吧门口，仿佛我是被他逮捕的罪犯。我们往外走了几步，到了一个瞭望台；在暗夜中，那个瞭望台似乎要在简陋小屋和河流上空飞起来。那时，我听到地方警察署长大声咳嗽起来：

“我看你跟我们的流亡者交上了朋友。”

“有一点点。在这里他没有多少朋友。”

“相反，给我提供消息的人说，他的朋友太多了，有些朋友都跟他过不去，比如这酒吧的女老板……我猜你爸爸不知道你跟他出来吧？……”

“到现在为止还不知道。但是我想您会告诉他的。我认为他不会感兴趣。他光应酬他自己的朋友就已经够忙乎的了……”

又是一阵沉默。在栏杆的那一边，夜展开了一个巨大的角形。我看到了沉重的凹面天空，看到了静静流淌着的河流；河流来自北方，蜿蜒绕过变化莫测的黏土岛；那些岛是如此的反复无常，忽隐忽现，谁都不想烦神给它们命名。在经过城市前面之前，亚马孙河转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弯，穿过了漂着贝伦区的广阔的污泥遍地的小港湾。

贡萨尔维斯又咳嗽了一阵。他看了看防波堤脚下闪着油光的波浪，顿时乌黑的眼睛里闪出亮光，把他的廉价手表从一只手腕换到另一只手腕上。

“我有点私事求你帮忙……”最后他吃力地说道。“你知道我有一个跟你年龄相同的女儿……嗯，身材大概也跟你差不多。能不能找一个下午，在您没有事的时候，陪我去给她选件衣服。我一直不知道给她买什么样的衣服好，也不知道什么尺码对她合适。我怕我欣赏的衣服让她穿上感到难为情……”

听了这话，我记起了这个胆小的警察署长一天黄昏曾在普罗斯佩洛三角地上的一家流行时装店前对着人体模型发呆。我们走过去时，他就像是一个年老的恋物癖者被人意外撞见一般，没跟我们打招呼就逃跑了……

“没问题，随便哪一天都可以……”我结结巴巴地说，有点慌乱。

“还有一件事：请给你的朋友捎个信，我觉得长期把一个飞行员拴在这里不是个好办法。为了大家都好，特别是为了你爸爸好，还是让他悄悄走了吧。有人会把他护送到边境，我将为他观察边境的另一边。”

“为什么您自己不告诉他？”

“我想他会更听你的话。我觉得你们互相敬重……也许他已经告诉了你他来这里的目的。首先……”

“我没有问过他……不过，即便我知道，我也不会告诉您。我只能向您保证一件事，他不是您习惯认为的那种肮脏的强盗或毒贩。他是……”我想找一个恰当的词来表达他的人格，最后我认为终于找到了。我说：“他是一个爱国者。”

“爱国者这个词太大了，我的孩子。我看只要爱父亲就够了，比如说你就应该爱你的父亲。”

“我的父亲自己会爱护自己，他向来如此。相反，恩里科却受到追捕，现在您也在加害于他……不管怎么说，好像他的话有道理：天下的警察一样黑，您跟我们国家的警察没有什么差别。”

“你说错了：我们大不相同。在你的国家里，警察可以发号施令，说了算，而在我们这儿，我自己的手下人都难得听我

的指挥。”

我们背后埃尔·安赫尔酒吧的两扇门“砰”的一声打开了。舞台上的景观映照在摇摇晃晃的门玻璃上，阵阵的音乐声随之传来。舞池中的一片人头像潮水一样转向了观众台的入口处。我看到一群人在闹闹哄哄。贡萨尔维斯的卫队推搡着一伙人出现了，恩里科就在其中。

“这么说，您真的是个法西斯了！”我对贡萨尔维斯喊道。“您想干什么？”

“由于我无事可干，我在挽救外国的爱国者……”贡萨尔维斯泰然自若地回答我说。“你知道埃尔·安赫尔酒吧里的这些飞行员在国境线上秘密飞行了多长时间？……他们知道的太多了，他们看到了不应看的人。他们已秘密地干了一年，多点说也可能是两年。这是有统计的……总之，如果你们想赶在领事之前回家的话，那就快点！莱昂俱乐部里人大概开始干杯了。”

地方警察署长轻轻打了个手势，他的卫兵们便放开恩里科，并朝警察船跑去。在登船之前，贡萨尔维斯又朝我转过身来继续说道：

“也许你可以陪我给女儿买件衣服，甚至一件内衣。我认识一个走私法国亚麻布女内衣的人。兴许我女儿穿这种内衣还早了点？……”

……我醒来时，脑袋耷拉在床沿上。天还没有亮，蚊帐的网眼在一种奇怪的凉风中摇曳。一个虫子在蚊帐的斜纹上爬着，或者说是往下爬……一时间，我不知道我在哪里。直至过了一阵，我听到一场阵雨踏着大步从河那边跑过来，顷刻间就把我窗下的灌木打歪了。

我摸了摸自己的身体。我的潮湿的身体使我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我摸的是一个陌生的女性。突然，随着一道闪电从窗户里扑进来，我忆起了刚刚过去的几个小时。我想起了恩里科，想起了他吻我的胸部，想起了他的双手使劲地抱住

我的臀部，压挤得我骨头都疼了。我似乎觉得我又重新把手指插进了他被汗水湿透的短发。我似乎又嗅闻到他身上的气味，吻到了他脖颈处结实的肌肉。我慢慢地闭上眼睛，看到了最后他怎样猛地一下扑到我身上来。我想起来，到最后一刻，我似乎感到半个世界都压到了我身上，赤道线将我的脊背先是弄弯，最后几乎将它折断……

我想，我们这天崩地裂的场景也只不过是几分钟——尽管我似乎觉得是几个小时——，便听到领事乘坐的吉普车回来了。于是，我急急忙忙地赤着身子在黑暗中跑向大房子，一手抱着我的绿衣服，一手提着胡利娅的高跟鞋。大雨伸着它长长的手臂，对我紧追不舍……

第十章

第一节

鲁维罗萨没有敲门。他只是站在门口不动。他有猫的那种习性：迈着小碎步悄悄地出现在那些不被怀疑的地方。他想俯下身去看一看鞋底，看看是否粘上了脏东西。隔着蚊帐帷子可以看到他模糊的轮廓：他穿一身破旧的衣衫，礼帽被刚刚过去的阵雨淋得变了形。

“小姐……可以进来吗？我淋雨了。”他从门外恳求道。随便哪个人听了这话都会认为他是一个倒楣的过路人……

我就一人在家。下午，天突然黑了下来。恩里科到市中心去办他的一项长期监视居留的神秘手续了。他得天天到市政府去签字报到，或者什么类似的事情。胡利娅则是去上英语课了。突然，大雨从灰色的云层瓢泼而下，发出的响声震耳欲聋。这种阵雨仅仅持续十分钟，一天中间也就这稀有的十分钟是凉爽的。最近整整一个星期情况都是这样：圣胡安节时的夏季是宁静的，令人窒息的蒸汽从被水淹泡的森林间升腾起来，刹那间，胀得满满的灰色云层再也承受不住积水的压力，便一下爆开来，卸下它们的重负，其势如无数飞机将水从天空喷洒下来。

“领事在家吧？或者胡利娅太太在家？”鲁维罗萨坚持说道。他说“太太”这两个字时，半闭着他那双闪闪发光的绿色小眼睛。

车库就在房子的一侧，从路上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他应该

注意到两辆车都开走了。

“您没到领事馆去找他？”我问，口气里表明他显然是找错了地方。

“真的，应该到领事馆去……”他打了个响指表示醒悟道，“我来这里前怎么没想到呢？”

“胡利娅刚刚出门，我想您应该在路上碰到她。”

我心中想像着那个穿条纹衣服的人，忧郁地戴着那顶遮着脸的无带草帽，在黄金大道旁的水沟里弄得浑身透湿。他把胡利娅的吉普车让了过去，而没有凑过去跟她搭讪。

“既然我已经来了，你不请我进去吗？好像大雨又要来了……”

我想随便找个借口躲开，可正当我要关门的时候，他又不慌不忙地补充道：

“你脸色很不好……是熬夜了还是在恋爱？是怎么回事？好像在这种气候下人人都在恋爱：领事，也许你也是，甚至还有我们亲爱的飞行员。今天我看到他了，跟你一样，他的眼圈也是黑的……”

惊讶使我站到了一边。鲁维罗萨连黄皮鞋上的泥都没擦便走进屋来，并且把他那变了形的草帽上的水甩在胡利娅又光又亮的地板上。

“房子真漂亮。想不到我的一位过去的同事在外交生涯中混得这么好。我为他感到骄傲……”他在大厅里一边走动一边这样说。他仔细地看着那些发霉的照片，那是自杀的英国人的一家，这一家人终于没能来美洲同他团圆。鲁维罗萨选了把已被虫蛀的藤椅坐下来，脸上挂着淡淡的笑容，室内的悬浮物使他咳嗽了几声。

“你看我给你拿什么来了。”最后他说道，同时把一个小包放在玻璃桌上。

我不禁吓得大叫了一声。原来那是一个安睡在自己头发窝里的已经缩小了的人头。那人头有鼻子有眼，并且把双唇缝合了。看上去它像在凝神沉思，也许是正处在美好的梦境。

而噘着的小嘴巴则像朝我送来一个飞吻。

看到我的反应鲁维罗萨笑了，我却恨我自己不该惊叫起来。

“如果我吓着了你，那就只好请你原谅了。上星期天下午我知道你的生日太晚了，由于你提到过你喜欢印第安人的风俗习惯……”

“我是说活的印第安人……”

“活印第安人在这些地区已不多见了，所以我想这个人头你说不定会感兴趣。他们可是作为真人头卖给我的。你摸摸它，摸摸它，它不咬人……”他说着把那人头的头发竖起来。“这头发还在继续长呢！”

我勉强碰了碰它。它差不多跟一个成熟的鳄梨一般大小，里边的东西很硬，也许是脑子变成了灰色的石头。当鲁维罗萨摇动它时，它便发出响声。头皮柔软，但有一点扎手。

“卖货的人告诉我这是苏亚尔部族首领的脑袋，”鲁维罗萨接着说道，“由于他打输了战争，他自己的部族把他的脑袋割下来了。部落的人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怀着对他的爱心，费了好大的劲，又锉骨头又缝皮，终于把这个人头缩小到这么个容易携带的体积……”

“看来您对人头猎手很有研究……您在职业上是不是跟他们有相似之处？”

鲁维罗萨笑了，并且用手指指着我说道：“你很聪明，我就喜欢聪明的女人，即使你把我跟人头猎手相比我也不生气。据我所知，苏亚尔人很聪明，也很仗义，所谓猎割人头的事，只不过是个可悲的传说。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苏亚尔人是个游牧部落，他们死了人不兴埋掉，而是任躯体被红蚁吃掉，把脑袋加工缩小随身带走。这是个好办法，你不这么看？用这个办法我们就比较容易在长途旅行中把亲人带在身边。比如说，外交官就可以这么做，他们旅行时可以把一家人都带在箱子里……”

他走近烧酒瓶，给自己倒了一杯茴香酒。然后才请求我

给他喝：

“你不清我喝几杯吗？我们一边等你的家人回来，一边……”

显然，他不会轻易离去。

“他们可能要很晚才回来……”我不高兴地说。

“好极了。我想你是会可怜一个淋了大雨的过路人的……这样我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也看看有福气的人是怎样生活的……”

“我原以为您来这里只是要观察一下气候……”

“我观察的是人的气候……我一直在琢磨，这里的平均气温跟人的体温是一样的。说来说去，也许梅南德斯医生是对的，可能这个地狱一度曾是天堂……所以，我们在这里会有那么多艳遇……”鲁维罗萨说，并且微微一笑，露出他的金牙。

“这不干您的事。”

“你错了，我非常关心领事的幸福。尽管领事已经忘了，可毕竟我们曾是同事。对我来说，这是一段永久的事情。我记得他在机要室工作，对密码熟极了，我从内心里佩服他。他是我们这代中最杰出、最有才华的人。有时我在心里想：他怎么会叫人家挤到领事这个位置上来了？……”

“大概他认为您这种人更喜欢大使职务。”

“没错！真是对极了！”鲁维罗萨开心地笑起来，但随即又突然悲伤地补充道：“也许你说得对，他是想呆在一个远远离开我这种人的世界里。我理解他，不怪他。可是，你已经看到了，我们又在这里聚到一起了！世界已经变小了，没有那么大的距离把我们分开了……”

“距离并非只是地理概念……”

“你又说对了！”鲁维罗萨在脑门上使劲拍了一下高声喊道。“你跟他一样出类拔萃。自然，除了地理概念之外，还有另外的距离，这种距离是不可克服的。有些人是走运的。现在你看，现在国内正在进行彻底的清洗，大改组，许多人被罢免。在这种情况下，说不定哪个人会把事情弄错，某个官僚主

义者说不定看到一个官员履历上没有任过什么重要职务，就认为他是多余人员了。他随随便便地就可以关掉一个他认为我们没有任何利益可保卫的领事馆。”

“好像您对这类事相当感兴趣，您到这里来大概有什么目的吧？……”

“我是看上了我们领事的业绩！部里很重视这个被遗忘的位置，注意到了它的地理政治上的价值……有的分析家绞尽脑汁要弄清此地之谜，眼下正有很多人妒嫉伊基托斯总领事……”

“您是其中之一？”

“我认为不要去妒嫉别人的好运气，不管自己走运还是倒楣。就像在这种气候条件下，你应该承认空调的重要性……而有人跟有关生产厂商接触这是很自然的。再如，到了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发现了真正的爱情，而且有勇气提出申请，要求批准他跟一个外国女人结婚……这归根结底就是一个男人区别于另外一个男人的地方：就是说，他走了桃花运，并且勇敢地抓住不放。特别是在目前的情况下……”

“我不明白这与目前的情况有什么关系……”

“那关系可就多了。就在外交部，有的重要人物就对外交事业持怀疑态度。在很多人眼中，驻外机构都是叛徒窝。您能够相信离开自己的出生之地到外国任职的人有爱国主义？上层人士居然要求准许他跟外国人结婚？自然，这种事我是理解的，因为我也在外交使团干过。不过，如果领事愿意接受帮助，愿意听从别人的劝告就好了。”

“我想他宁肯辞职也不愿接受您的‘帮助’。”

“这种职业是不能辞职的，亲爱的。”鲁维罗萨突然打断我的话说。“外交职业是终生的职业，一个人只要第一次踏进外交大楼的门槛，就像我说的那样，他就卖给它了。他绝不能辞职，因为他已经发生了‘变化’……”

“我不懂您跟我讲的是什么意思。”

“当然，已经‘变——了’。你知道西班牙文‘变化’一词来

源于alter，也就是‘别人的’的意思。一个人一旦在外交部任职，他的第一项义务就是要变成别人的代表，变成与众不同的人，他成了外国人中的外国人，陌生人中的陌生人。你懂了吗？一旦你变过去，你就不能再变回来了。你变成了一个外人，如果你想回到你的本土来，谁也不会承认你。那么，你从来没听过我的‘同行们’怎样讲这些事吗？！”

他提高了嗓门，但不管他的嗓门提得多高，那语调都是亲密的。

“找个机会去听听吧。当然，不是听你爸爸去讲，他向来是个例外。但可以去听他的同事讲讲。外交官在国外首先受到的腐蚀就是语言，他们的语调很快变得混杂，搀进了马其顿语调，巴尔干语调，一张嘴五花八门的语调都出来了。一种在本国语言中多项搀假的四不像的语言！”

他竖起手掌在桌子上砍了一下，像是要在那里一下子把那些他不讲的语言①砍断。

他又看了一次表。在最后这半个小时中他已经看了十次表。他把脑袋往后仰了一下，似乎是想睡一个午觉。但是，当我移动一下时，他便睁开了一只他的小绿眼睛。如果我离他再近一点的话，大概我就可以听到他的焦急心情睁开带关节的眼皮时发出的轻微响声了。

“这一切跟领事打算结婚有什么关系？”我有点不耐烦了。

“这太有关系了，完全有关系，这是真的。为什么你认为结婚必须得到允许？为什么即便在正常情况下跟外国女人结婚都极少得到批准？这是在学校里上的第一课：接近陌生人、外国人要懂得保持距离。您认为外交官在他们的工作中，面对异国的奇特习俗将自己暴露无遗，从不知道如何掩饰自己。而实际上，他们必须同外国人保持距离，要接近，但跟任何人都不能过头。同化是一个坏外交官的原罪。”

“得了吧，您这话太稀奇了。我认为，根据我的理解，您在

① 西班牙语的“语言”一词lengua也有舌头之意。

里约热内卢被解职赶出外交部恰恰是您太想同外国人‘同化’了。”

我看到他的脸马上涨红了，并且老老实实地坐在了那里。看来，惟有羞愧能使某些脸焕发青春。

“对，我被解职从外交部赶出来了。我不得不回过头来重新受教育。直到现在，在三十年后，我才有机会出国。但更重要的是我吸取了经验教训：最好我们还是去爱我们不可能离开的地方。祖国是艰难的一课，有的人永远不会懂得。”

“不用说，您来这里就是为我们上‘这一课’，”我说。我发现，我好一阵子的跟他讲话都要打上引号了。“为的是‘助我们一臂之力’。”

“我已经开始这么做了。那天晚上在特瓦斯当你们看到我生病扔下不管的时候我就这么做了。你知道为什么我给领事讲了我昔日在里约热内卢的爱情故事和受到的不公正对待吗？你知道为什么我要他重新记起这件事吗？”

“我理解您是对他有所责备……”

“不是这样。相反，我这么做是为了让他记住爱情会对一个领事产生多么严重的伤害，尤其是我们在处理同外国人的爱情上不慎重的话就更是如此。爱情总是要发芽生根，总是要使旅客之船抛锚停泊，总是要把尤利西斯留在他的祖国之外……爱情对从事外交事业的人来说是一种严重的罪过。”

“而您是有权力宽恕这种罪过的，对吗？”

“过奖了，过奖了。不过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帮助一位朋友，一位昔日的同事，比如说悄悄地帮助他获得结婚许可。”

他又去看表。他一边讲话一边用修过指甲的手指玩弄着屋子中央桌子上的所有装饰品，并且拧掉了糖罐盖。他就是这样的人，说话时总是要拆卸些什么，就像一个魔术师让我们从两侧看看我们知道有着双层底的东西。

外边又下起了短时间的暴雨。闪电的亮光拍摄着河岸上被吹弯了腰的树木，仿佛一时间世界末日就要到了。鲁维罗萨满面忧伤地观望着闪电。他眨巴着眼睛，仿佛心中在想，大

自然为什么要挥霍那么多光亮。然后，就听他若有所思地高声说道：

“由于我在国外恋爱，他们把我开除了。相反，你爸爸却不一样，如果他做得好的话，有可能被批准在国外结婚……当然，他是当之无愧的，他具有最根本的东西：运气和功绩，他有很大的功绩。”

“您这话是暗示什么？”

“哎呀，谢谢你，我亲爱的，你居然还认为我能暗示什么！实际上，我早就失去了这种本领……”鲁维罗萨一下振作起来。“我只是说，在一个无事可干的遥远而偏僻的岗位上能把事情搞得红红火火，这应该有双倍的功劳。我认为，如果我们没有能力发现一条黄金大道，我们应该创造一条黄金大道。”

突然，室内散发出一种桌上那东西老皮的臭味。我感到头痛，仿佛鲁维罗萨正在加工缩小我的头，将我的种种梦想压缩到那被缩小的脑袋的易携带易操纵的体积。

正在此时，像是我乞求她来帮助我似的，我听到胡利娅在叫我。厨房的门敲得咚咚作响。鲁维罗萨又看了一下表。肯定是胡利娅已经把车停进车库，由于下着瓢泼大雨，我们没注意到。她走进大厅，浑身都湿透了。她看了我们一眼，好像我们二人正在共同策划什么，而桌子上那缩小的人头便是我们的罪证。

“夫人，我正想走呢……”鲁维罗萨站起身来说道。

“您的朋友，您的儿子，他出事了……您快去……”胡利娅指着门外对他说。

鲁维罗萨迈着小碎步，像一个机器人似的跟在胡利娅后边。突然，他在厨房中央停下来，好像在等我做点什么。他的整个紫脸膛变得煞白。我为他打开了后边过道的屏风。

“恩里科发现他正在翻他的东西。”不等任何人提出问题，胡利娅就这样主动解释了。

卢卡斯躺在院子中央，在大雨中，两腿都是泥。恩里科站在他的身前。两个人惊讶地看了我们一眼，似乎对我们有些

责备，仿佛我们打断了他们的某种仪式。卢卡斯依旧嚼着口香糖。他使劲地摇着脑袋，把眼前湿漉漉的长发甩开，并且带着怀疑的神气朝我们微微一笑，那神态就像是一条大狗，对被大雨淋湿感到十分的舒服自在。如果不是由于他那奇怪的姿势——两腿跪着双手抱着肚皮——，人们还会以为他在做游戏取乐呢！接着我们看到他把口香糖从嘴里吐出来，那块白色的小胶皮嵌在了一摊烂泥里。尔后，他一边用眼睛盯着我们，一边缓缓地斜倒在地上，直至脑袋栽进一个水洼中。他的嘴巴仍在张着，好像没有口香糖那嘴巴就不会合上。

“他攻击我了。”恩里科结结巴巴地说，并且赶紧看了看被雨水洗得发红的手。卢卡斯用来雕刻空心的小折刀滑落到了地上。

鲁维罗萨悲叹了一声，急急忙忙往院子里冲去。他在台阶上滑了一脚，结结实实地摔在了泥水中，顺势便把卢卡斯沉重的身体抱在了怀里。

“别动他！”胡利娅喊了一声就向车库跑去，并且边跑边嘱咐我道：“我们把他送医院，别叫鲁维罗萨动他……”

“我发现您的朋友在翻我的东西，您可以给我解释……”恩里科又说道，一边徒劳地在裤子上擦着手。

吉普车只是颤动着隆隆作响而停止不前，原来胡利娅想把它开出车库却挂错了挡。雨下得那么大，几乎让我直不起腰。鲁维罗萨继续在他的腿上摇晃着卢卡斯，后者的大脑袋完全不当了家。鲁维罗萨俯在他耳朵上跟他悄悄说话，可能是在跟他唱摇篮曲，这使人不禁想起一幅圣母马利亚哀痛地抱着基督尸体的画，但是，这里可没有半点无可奈何和忍气吞声。突然，鲁维罗萨朝天空仰起脸来，雨滴落进他的眼里使他看不见东西，于是他便嗥叫了一声。在我们听来，那嗥叫跟一条受伤母狗的嗥叫一模一样。

第 二 节

当我又探身出去的时候，大雨已把卢卡斯淌在院子里的血冲刷得干干净净。我呼叫恩里科，但哪里都没有他。我朝他住的小茅屋跑去。我们仅仅在前一天夜里才在那上面拥抱过的床垫，现在一半身子搭拉在窗外，正在向外吐里边填塞的稻草。显然，在被发现之前，卢卡斯把它割开了，并从里边往外掏东西。那个盖着财政部印章的旧马包如今已不挂在床头钉子上了。那原来是个外交邮袋，当我们把两手空空的恩里科从边境上带来时，领事借给了他放东西。

我往领事馆打了几次电话，没有能联系上。电话里嗡嗡不停地发出颤音，仿佛电话线也像城里的其他一切一样，被水浸泡了。最后，小时工女秘书终于接了电话，她说有人给领事馆打了电话，领事匆匆忙忙地赶到包蒂斯塔医院去了。

我坐在床边上，就这样不知坐了多久。就像战争纪录片中的那些避难者，当一个炸弹把墙壁炸坍的时候，他们依然从屋子的窗户里往外望着……

有时候，回忆可能会简单地希望把现实抹掉。我奇怪地被谬误征服了。我重新回忆起了前几个夜晚跟恩里科呆在一起的情景……我打着赤脚从过道里逃走。蓝色的雾从小房子后边的森林里升起来。他的手伸到我的背后，在黑暗中将我的睡衣卷到脖颈，将我背靠着一棵长满苔藓的巨大树干，就在那里征服我……头上方寄生蕨类植物的巨大叶子摇晃起来，落下一滴大水珠，落在我的脖子里顺着脊梁往下淌，使我的头发都竖了起来。

自从我们有了第一次之后，整个过去的一周，我们每晚都如此。我们在那间小茅屋后边会面，于凌晨两点钟逃到贝伦区去，或者躲在树林里，或者躲在河边……

而此刻……在一个木制独脚小圆桌上，我发现了卢卡斯用他的小折刀新刻出的一颗心脏。在恩里科冒着大雨回来发

现他之前，他居然有时间干了这种事……

当我终于镇静下来的时候，我骑上恩里科扔下的旧自行车往城里奔去。贡萨尔维斯一行人，加上他们的卫队，鸣着汽车喇叭超过了我。我只好循着喇叭声找到了格拉乌大街上的医院。我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鲁维罗萨，他正对着站在外科手术室蓝玻璃门旁的女护士大叫大嚷。他指着自己的一条伸出的胳膊，一条又白又瘦的胳膊，混血护士看都不看就拒绝了。胡利娅、领事和贡萨尔维斯在会客室的另一端等着。而那些患了结膜炎浑身散发着臭味的印第安人背靠着花瓷砖墙坐在地上。他们没有白人的那种免疫力，也不指望用上白人用的药。

“卢卡斯怎么样？”我问领事。

“很严重，正在动手术。他失血太多，正在找献血的人，可这里没有跟他同样血型的人。”

要想找一个跟卢卡斯血型相同的人实在太难了。在这件事情上，过继的亲缘关系是毫无用途的。鲁维罗萨的血型跟他的养子不一样。他徒劳地挽着衬衫袖子踱来踱去，他那汗毛稀疏的胳膊在外科门口被护士拒绝了。

“如果他死了怎么办？”我问。

“就是他不死也不好办？”贡萨尔维斯回答我说。“会有麻烦的。这是一个流亡者犯罪，是我们的政府给了这个流亡者临时居住权。大概首都已在打电话找我了……”

“告诉他们这是一件外国人之间的事，发生在外交官住地……我会给他们提供一份全面的报告，责任由我来负。”领事有气无力地嘟哝道。

“领事，我担心您的外交法规可能已经被取消了，而且谁也没有通知您。今天干事的是另外一些人了，我担心他们连维也纳公约都没读过。您看……”

贡萨尔维斯指了指缉毒局的观察员，也就是我们几周前在边界哨所上碰到的那个叫马洛的美国人。他走近了鲁维罗萨，低声地安慰着他。他仍旧系着那条花结领带，人们一看到它就会觉得热。他就像美国威奇塔（或者类似的地方）的新教

牧师，穿着白色的衬衫，脖子红红的，对信仰十分虔诚，就像对他脚上穿的四十五号鞋那般坚信不移。

胡利娅拉着我的手，对着我耳朵轻声说道：“一切都会好的，你别担心，恩里科在哪里？”

我沉默不语。也许处理的结果会对恩里科有利，这很可能。但地方警察署长说过，这里不是一个地区，更确切点说是一种气候，当气候变坏的时候，是准也难以逃脱的……”

这时，梅南德斯医生从手术室走出来。他脖子上挂着一个老式听诊器，本来就紧张的小胡子现在哆嗦得更厉害。一个人会这样想：是何种原因使这位名誉领事选择了这种注定要使他更加提心吊胆的职业？因为他必然时时要看到有人遭受痛苦和折磨。他避开鲁维罗萨，径直向他的上司领事走去。他首先抱歉地说：

“这儿的设备不中用，在省医院里也不会有办法，他的股骨摔断了。”

他显得惶惶不安，仿佛是一位跟学生外出散步的教师，自己独自一人回来了。对他来说更糟糕的是——这我们可以看出——，那个无法挽救的人居然是我们的一个同胞。

“恩里科在哪里？”胡利娅坚持问我，现在她的嗓门提高了。她有这样的本领，别人害怕的事，她总是早早就猜得到。

“我出来的时候，他没有在家……”

“我们必须在别人找到他之前找到他。”贡萨尔维斯说，并且接着又指着鲁维罗萨补充道：“特别是在这个家伙知道情况之后……”

鲁维罗萨从另一个门口怔怔地看着我们。他的希望就像个走钢丝的人一样对着那些土著盲人直摇晃。其实，这些患了结膜炎的印第安人，不但对自己的疾病治愈没有信心，也许连治病的欲望都没有。领事往前走了几步，但是胡利娅赶上了他：

“让我来跟他说。”

我又一次对她的本能钦佩不已：男人们不懂得如何安慰

一个大难不死的人，而也许出于同样的道理，男人们也不懂得如何去抱一个新生婴儿。不管胡利娅对鲁维罗萨说了什么，反正这一次他没有怒气冲冲地吼叫，而只是以怀疑的目光从外科门诊门口看着我们。他高高地挽着袖子，头上仅有的几根毛发也紊乱不整，那样子真像是一个缺儿少女的孤老头。只有马洛一个人把他送向医院的门口。

他们从我们身旁走过。那位美国佬操着外语电气化教学实验室里制造出来的、没有重音而且变了调的西班牙语跟他讲话，还时不时地用一根黄黄的长手指指指天空，也许他在给鲁维罗萨引用《圣经》里的话：“这是我的报复，上帝说……”

第十一章

已是晚上九点钟，大概贡萨尔维斯刚刚从土耳其浴室出来。他手持一本书站在办公室里，穿着一条无可挑剔的白色长裤，一件天蓝色短上衣，作为点缀，还在上衣的左口袋里插了一排铅笔。虽说他的躯体那么硕大，但还是让人觉得他很可怜。这个人在强光下站着读书，那矫揉造作的耐心委实可悲。他像一个衣着整洁的胖修女，第一次约会就被对方冷冰冰地晾在了那里。

靠着武器玻璃橱窗，有两层放书的靠墙木制托架。上一层摆放着十二本西班牙阿吉拉尔出版社出版的经典著作，均系精装本，外边贴了剪裁得当的标签。那些书像十二位胖学者在举行小小的集会，他们穿着厚厚的皮外套，背对着我们在埋头辩论。立式电扇嗡嗡地转个不停，吹动着如长发般地搭在书脊上的书页带。办公室的写字台上摆着一个折叠式镜框，里边放了些女孩子照片。

地方警察署长看到我们出现在门卫旁的时候，一下子振作起来。他用手指指着我们，就仿佛抢先拔出枪来对准了敌人：

“领事和他漂亮的女儿！”接着便引用书中的诗句说道：“这是什么样的魔鬼，居然在你微笑的门口停留？”他那副神气恰似一场问答竞赛中的主持人。办公室墙上挂着的那些长武器可能就是他的奖品。

“是维多夫罗的诗。”

看到我一下子猜了出来，贡萨尔维斯的手指在空中停住了。他似是很惊讶，好像以前从来没有从一个女人的嘴里听

到过一个诗人的名字。可能他认为诗是男人的事，好像只有男人才会用写字台上的打字机噼噼啪啪地打出诗行来。

“真了不起。你们国家的所有女孩都了解这首诗吗？”

“不，”领事坐到铁椅子上说。“只有没有吃晚饭的女孩才了解这首诗。您知道，饥饿刺激智慧……”

“噢，看在上帝份上，领事。如果我知道你们来的话……由于我在平台上远远看到了你们，我想可以在回去的路上请您到我这里稍坐片刻……”

“您没有请我们，是您的警卫胁迫我们来的……”领事说，他指着两个土著人士官。那两个土著人留着带刘海的短发，少毛的胸前用金链子挂着个表示身分的小牌牌。“不过，既然我们已经到这里来了……您能告诉我们点恩里科的行踪吗？已经过了三天了……”

“这事我恰恰不知道……”

“我想您把我们找来，不会只是为了谈谈我借给您的那本新出版的诗集吧……”

“啊，维多夫罗！真是一大发现！总有一天，总有一天我要到你们的国家里去一下，亲自证实一下那些诗是不是真的。与此同时，说真话，我也一直在读康拉德①……我还没有把这位作家读懂，领事……”贡萨尔维斯自惭形秽地说。他就像一个优秀的函授生，仿佛担心没有收到全部的校方教材，大学生都掌握关键性的知识，而他却不可挽救地缺少这个关键。

“几年前我也读过一点康拉德……”领事勉强地跟他搭讪了一句。

“我始终没有弄懂为什么叫他惊险小说家。康拉德在这里大概被看成是位风俗小说作家……真想跟您一起谈谈这位作家，您不知道我多么怀念我们的聚谈会。你知道吗？在领事刚刚到达伊基托斯任职、还没有找到女伴之前，我们每周都有聚会。聚在一块读书。后来，胡利娅出现了，这一切就结束

① 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1857—1924），英国航海家，小说家。

了。好像爱情和文学很难兼容。我自己也是这样，结婚之后，我的妻子不到下午不让我开灯。您也有类似的情况吗，领事？”

“这话不假……文学是一种虚构，女人的脑袋也善于虚构，两种虚构的东西往往是互相忌妒的。”

贡萨尔维斯纵声大笑起来，笑得十分的开心。显然，他跟领事在一起很愉快，他会利用一切借口来延长这种愉快的时刻，而避免进入正题。

“行啦，您这家伙……随便什么人，只要不知道您跟胡利娅搀和在一起，听到您这么说都会相信您的。可是您骗不了我，我心里有数，您这种粗俗的话是出于职业的需要，尽管有时候我担心您会滥用外交豁免权……”

“您总是过分看重我的外交豁免权，其实这已是过时的老古董，就跟昔日大使的两角帽和佩剑一样。今天我们所有的外交官都有可能成为人质。也许我会把我的外交豁免权出售或出租，您认为这里会有人感兴趣吗？”

“啊，如果您要发了疯，打算放弃外交豁免权，我会高兴得昏过去，张开双臂热情地接受它……”我听到贡萨尔维斯这么说，他可真是在作梦了。领事跟他谈这件事，他们看上去像是在谈一个女人。

“您已经知道，至少在您需要的时候，我可以送您个签证……”领事对他作出了一项许诺。

“签证对我没用。我需要的是您的外交豁免权，领事先生。我要谁也不能碰我，任何东西也不能赶上我。您不能给我本护照让我摆脱恐惧之神吗？或许您能给我？也许在这件事上我们是同病相怜的。我们二人都走得太远了。就您说吧，即使您想不代表您的国家，这也是不可能的，不管目前在您的国家里发生了什么事。而我，即使躺在床上，也仍旧是恐惧的化身……”

我朝阳台探过身去。人们给阳台加了护栏，将它变成了由粗粗的铁栅栏保护的铁笼子。我们是在一楼。躲在楼梯旁

沙袋后边的侦探们跟我一样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阴森森的大教堂的侧面以及它那尚未盖完的钟楼。两个男人在谈什么交易，他们把手插进口袋，最后成交了。我看了一眼费耶罗之家的露天阶梯，莱昂俱乐部的人们就是在那里用的晚餐……那里停着两三辆最新型的汽车。这座城市里没有高速公路，这种汽车在哪里开呢？那位混血儿门房手拿一块呢绒布在划着圈擦汽车挡风玻璃。车内似乎有几个存心不良的人坐在方向盘前，可以不夸张地说，有了那门房的监视，他们已很难逃走了。

地方警察署长走到铁笼子似的阳台上，轻轻地抓住我的胳膊将我拉回室内。他俯在我耳朵边悄悄对我说："我知道你的心情，但是，别难过，恩里科会藏得很好的，我敢肯定……"从一个警察嘴里说出这种话颇有点怪，但是，我不想去问明白。

他接着又抬高嗓门说道：

"朱丽叶，你最好别到阳台上去，这里的罗密欧是扔手榴弹的……我想小姐已经是大姑娘了，她会听到手榴弹爆炸的，领事。对我来说，您知道要想找到个能接受这两个聪明的年轻人——他指了指他的两个贴身保镖——的人陪我有多么的困难吗？他们必须在我的门前走来走去，每半个小时进屋一次。知道吗？我洗澡的时候都要把手枪挂在水龙头上。我告诉您他们给我这么个位置的真正原因：这是我的上司们甩掉一个诚实的警察的最简便的办法。我的两个前任，一个被杀害了，一个被收买了。他们认为要解决一个像我这样的警察只是时间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羡慕您的外交豁免权，您就别责备我了……"

领事默默地看着贡萨尔维斯。贡萨尔维斯则激动地凝视着码着世界经典著作的上层靠墙托架，好像在怀念一个遥远国度的名山大川。电扇在继续吹动着这些山峰上的那一面面纸制的小旗子。

最后，地方警察署长耸了耸肩膀，走过去"砰"的一声将办

公室的门关好，流动的空气立刻停滞了。他继续说道：

“以前是文学把我们聚在一起，现在，只有职业上的事将我们聚在一起，就像我们的年轻的伊卡洛斯①的事那样，对吗？”

看来，警察署长还有点古典神话知识。可以想像，一个警察搜捕回来，躺在床上，在蚊帐里辗转反侧地翻阅那些希腊神话小册子的情形会是如何。

“您观察得很好，贡萨尔维斯，的确跟伊卡洛斯的神话故事一样。您没收了恩里科的驾机执照，就等于烧掉了他的翅膀，让他留在了这里。而现在，他在您的迷宫里迷路了……”

“我的迷宫……这么说我该是弥诺陶洛斯②了？”贡萨尔维斯自问道，并且在这么想着的时候感到美滋滋的。但是他立刻又醒悟了。“不，我跟一个看守人差不多……”

“也许……现在，请您原谅，贡萨尔维斯，不过，如果您没有恩里科的消息告诉我们的话……胡利娅在等我们吃晚饭。我们要谈的只是职业上的事，您对我说……”

“对，我们只谈职业上的事……请告诉我，领事，当恩里科来到这里的时候……我想您会要求他们向您提供一下他的履历和身分吧？他们寄给您了吗？”

“我担心这是机密。”领事解释道。

“真是太巧了！我在几小时前正好收到了一份‘机密’报告的复印件。”

“我是不会向您打听的。”

“相反，领事，相反，信任是友谊的基础。您无须问我，我来主动告诉您：我们的空军情报机关就您可爱的飞行员的情况起草了一份报告。当然，这不属于我的职权范围。但他们

① 希腊神话中发明家代达罗斯的儿子。与其父一起，将鸟翅膀用蜡粘在身上，从克里特岛升空逃走，途中因过于飞近太阳，粘翅膀的蜡融化，坠海而死

② 弥诺陶洛斯，希腊神话中的半人半牛怪，系克里特国王弥诺斯之妻与牛私通所生，被关在迷宫之中，每九年吞食一次雅典送来的七名童男和七名童女。后被特修斯杀死。

稀里胡涂地把一份报告复印件送到我的手里。可这些材料对我没有什么用……”

“我还不知道你们的军人竟对政治问题那么感兴趣。”

地方警察署长倚在写字台上，凝望着领事不断地点头，似乎心中在想是否需要再对他解释清楚些。最后他叹口气说道：

“领事，我应该自责，我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

“此话从何说起？”

“一年多以前，当恩里科来到这里时，我应该给他登记户口，对他进行调查……可是，我没有这么做，只是听完国际刑警组织的报告就算完事了，其实那报告什么都没说清楚，所以最后只好把他交给了您。我看到您很乐意行使您的领事管辖权来接受这位流亡者，所以我便接受了他是政治避难者的说法，根本没去研究这种说法的依据……”

“我想现在您正在研究吧。”

“没有。我这么个可怜的警察官员怎么能从这么个偏僻地区去研究一个国际上的政治案件？……但是，军事情报机关向来是欠我们情的，当他们用简单的推测或现实世界的逻辑将事情复杂化惹来麻烦的时候，我们总是帮助他们的。您知道，他们住的房间里挂满了地图，但是他们连街道都分辨不清……”

“那么，如果他们连横穿街道都不会，您又为什么相信他们的报告呢？”

“我们的情报机关并不那么聪明，但是，它可以用它的无知去进行交换。由于缺乏技术手段，在我们这些国家里，交换便是情报机关的拿手戏了。比如说，他们把有关玻利维亚导弹的某种毫无用途的情报交给空军，就换来了飞行员的军人身分证书，甚至他叛逃的档案材料的复印件……”

“可是我刚才好像听您说这些材料跟您的要求对不上。”领事一边说着一边挪动着身子想在金属椅子上坐得舒服些。

“几乎所有材料都能设法对上。包括形象的相似。无线

电传真照片不太清楚，但是，没关系……请您把我们流亡者的长头发和胡子都剃掉，您就会觉得他马马虎虎地跟这位飞行中队机长是一家人了，甚至很像机长的弟弟，只是有些细微的差别而已……”

“能告诉我差别何在吗？”

“我可以做得更好些。我来把我们情报机关的报告读给您听：‘机长恩里科·安东尼奥·桑蒂尼，由于在敌人的炮火前临阵脱逃被降职，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五日受速决审判，被判有罪。’”贡萨尔维斯从报告上抬起眼来，将最后的部分背诵给我们：“三个月后军事法庭确认了对他的宣判。他在三棵杨俘虏营被枪决……至今已近两年。如果我没弄错的话，处决应该是在我们这个恩里科来这里之前一两个月执行的……”

领事换了个姿势。他交叉起双腿和双臂，像是要拿出最大的耐心来：

“那么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恩里科跟熙德①一样，是在死后又打了胜仗的……”他说。

“我不晓得谁打了胜仗，领事。但是，这就把事情改变了。”

“怎么个改变法？”

“您是国际法专家，我可不是。如果我们的飞行员不是政治上受到迫害，那就没有避难权，对吗？那样的话，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没有证件的打架斗殴的人，是一个在争执中打死了一个同胞的无业游民。这就构不成政治罪，而是一般的普通罪行，这种罪行是完全可以引渡的。您同意我的话吗？一旦我们找到恩里科，法官就会高兴得跳起来，因为那样他们就会不费吹灰之力地找到托辞洗手结案了。他们会同意引

① 熙德（cid）一词出自阿拉伯语，为“主人”、“老爷”之意。此处为西班牙民族英雄堂·罗德里戈·狄亚斯·德·比瓦尔（1043—1099）的称号。堂·罗德里戈与摩尔人作战，所向皆捷。病死之后，其妻堂娜·希梅娜率军护送其遗体归葬，途经摩尔人占领地区，摩尔人出于敬佩，让他们通过。

渡，用礼品带把他捆起来，送上第一班飞机交到你们国家的警察手里……”

“行啦，贡萨尔维斯，您是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出现的。我们二人都清楚，他的犯罪是出于自卫。不过，如果将他引渡回我们国家进行审判的话……”

地方警察署长忧郁地微微一笑：

“也许那还要把他再处决一次。这真是天下绝无仅有。至今我没有在任何小说里读到过此类奇闻……在边境上我曾经问您，关于这位飞行员的活动或您那些同行的活动，您有没有我不掌握的情报。现在我再一次请求您告诉我。请跟我合作。这里就我们两个人，两个有阅历的男人，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饱经沧桑的人……”

领事在铁椅子上把身子往后仰了仰。他想舒舒服服地坐在那里并不是一件容易事。肯定那是一把受审者坐的椅子。领事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地方警察署长。一时间，他像是要仔细看一看他在自己的人生征途中到底到达了什么地方。接着便无精打采地微笑着说：

“我看，贡萨尔维斯，不仅空军情报机关作交易，投机营私，在卡瓦略科查，您认为恩里科也跟毒贩子有接触。现在我们把他变成了一个幽灵。但是，他是一个在国际上遭到追捕的幽灵，结果为了自卫他杀了人。简单说来，他不知在什么地方会有过错。也或许是您的情报机构试图把他张冠李戴了……”

地方警察署长叹了口气。在我们进来之前，他正在读一部经典著作，为了不让电扇把书页吹乱，在跟我们说话时，他细心地用书页带将读到的页码压好。这样，在那条蓝带子的上方，我便看到了著作的眉题：《蒙昧之心》。

“也可能，领事，也可能。有时候，我认为我连我自己的智力高低都说不清。或许是我没读过应该读的书。一个人自己教育自己是很难的。我要问的东西比能回答的东西多得多。而在这种气候下，带着那么多疑问睡眠是很不容易的……”

我们向楼梯走去。贡萨尔维斯要为我们带路，把我们送到停在防波堤另一端的汽车旁，从那里到领事馆已很近了。领事拒绝了他的好意：“我们照来的路回去就是了。”地方警察署长重新又为他的自我修养悲叹起来。从我身旁走过时，他对我说：

“你还愿意帮我在埃尔·安赫尔酒吧要你帮的那个忙吗？或许这几天下午你能抽个空陪我一下，去帮我试几件衣服……”

第十二章

邮政飞机艰难地起飞了。我们看到它抬起了鼻子，两个起落架轮子也一先一后地离开了伊基托斯机场的有点胶质的跑道。一场奇特的葬礼刚刚举行完毕。没有仪式，没有主持仪式的神父；我们没有将死者埋在地下，而是将他弄到了空中。我们站在飞机跑道旁，看着传送带慢慢地把卢卡斯的灵柩吞进去，将它紧紧地塞在箱子和邮袋之间……我们什么也帮不了他，几乎可以说，我们待在那里，就是为了确信他的确是走了。然后，笨拙的安东诺夫飞机沿着跑道摇摇晃晃地滑行起来，那样子酷似一只吞下猎物消化不良的食肉的猛禽。我们看到它起起伏伏地上升到挂着雨帘的热带雨林的上空，朝着南方消失了……

“您可不仅仅是一个朋友，领事，您比一个朋友做的还要多得多……”在回城的路上，鲁维罗萨坐在卡迪拉克的后排座上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说。他那对绿色的眸子注视着洪水淹没的风光的某个不确切的点。“不仅仅是一个朋友。”

“随便哪个领事都会这么做的，这是他的义务……”

“不对，您做的已经超出了您的义务，这谁都懂……”

他们仿佛是两位停战日的将军，没有战胜者也没有失败者，死人造成的唯一结果就是促成了他们的重新相遇。

领事以创纪录的速度办完了将卢卡斯尸体运回国的手续。在此期间，每天官方的电报都铺天盖地地飞来，比已经开始的雨季的雨点还要密。骨灰盒上的领事馆印章都是我帮助盖的，在骨灰盒盖上领事馆印章的旁边有一行字：请勿倒置……我想，如果卢卡斯本人在那里的话，他还是会不失时机

地在骨灰盒上刻上他的空心的……

那天上午，我们三人是在机场跑道上相遇的。我和领事就像那些只在葬礼上露露面的死者的远房亲戚似的从卡迪拉克轿车上下来，而鲁维罗萨是从灵车上下来的。他穿着那身条纹三套装西服，人似乎抽缩了一圈。突然我一下明白了，这就是他屡屡对我提起的那套衣服：一个受处分者穿的西服他此时戴着的那条奇特的黑色麻料领带，显然是从马洛那里借来的。那个美国佬还亲自参加了我们冷冷清清的送葬队伍。他从小公共汽车上跳下来时，飞机已经准备起飞了。螺旋桨喷出的气流吹扫着跑道，掀起我的裙子，抽打着三个男人的腿。还是马洛用他那奇特的、合成的西班牙语建议我们为死者的亡灵作祈祷，我们三个人倒是根本就没想到这件事……

从机场回城的时候，我们通过了两个检查站。棕榈树的枝杈在风雨中旋转着，颇似直升飞机的螺旋翼。我到伊基托斯的那一天看到的秃鹰啄食的死驴的骨架现在仍趴在水沟里。从码头开出的船上挤满了警察，他们控制着路口。他们从车窗递过一个叫恩里科的人的照片让我们看。那人留着长发，蓄着长胡子，好像那是一幅画，而作这幅画的画家似是从那种耶稣像的招贴画上获得的灵感。就是说，这位恩里科是如耶稣一般的“最难找到的人”。

“我可以把您送到您的饭店里，图利奥。”领事对鲁维罗萨说。

“我还是愿意跟您在一起，领事。再说，我还没有整理他的箱子，我不知道从何处开始……”

我们把车停到普罗斯佩洛三角地，然后下车绕着楼走到领事馆门口。鲁维罗萨跟在我们后边，像是垂头丧气。他走一步停一步，目光审视着空旷的防波堤，看样子，另一阵暴雨又要倾盆而下了。他像是丢失了狗的主人。有一刻，我以为他要吹口哨了，而那时，便会有一条毛茸茸的大狗叫着跑到他的身边，抬起身子把两条前腿放在他的胸前。

“如果您能再给我几分钟的话，领事，我还想再麻烦您一下。”他最后说。

“也许还是应该去吃点东西。”领事看着我犹豫不决地说。已是下午四点钟，我们还没有用午餐。

“考虑到时间差，”鲁维罗萨坚持道。“也许最好还是现在去打国际长途，记得吗？也许，由于您提供给我的那些电报，事情会提前发生……您不仅仅是个朋友。”

领事突然决定下来：

“你干吗不自己去吃点东西？”他对我说，随手从口袋里掏出一张钞票。“你到彼特鲁斯的酒吧随便去吃点什么，如果我回来晚了……”

“那我就坐一辆摩托三轮出租车自己回家，你不必担心。”我说话很干脆。

一阵黑沉沉的热风扫过防波堤。那位烟摊上的独眼女摊贩一边望着我，一边用手去擦她空空的眼眶，仿佛那只眼永远不会忘记感谢领事发给她的那些劳务签证……

大约下午三点钟，灯光雪亮却空空荡荡的酒吧间从防波堤狂风暴雨的黑影中伸展出来，酷似一条幽灵船。电扇缓缓地在它们的台座上挣扎着。那个希腊人不断地按着开关，将记录器打开又关上。他的热带雨林中体态丰盈的妻子给他斟满一杯酒，此刻正无聊地坐在门廊下，用裙子在两腿间扇着风。她的这一举动或许是为了让那个希腊水手重新记起为什么有一次他在这河边把船停下来……彼特鲁斯有点惊慌地向我打招呼。从他的柜台后边，这位酒吧间老板有本事了解伊基托斯发生的一切。他仿佛是一位肚里容满天下开心事的佛陀。我认为他惟一的不悦之事便是面对别人的不幸而不能掩饰自己走那么大的鸿运。

我走过去，在一条固定在镶嵌瓷砖墙上的长凳上坐下来。热带雨林中的女人在我身后跟过来。我学着在这里看到的那些男人的样子要了一杯甘蔗烧酒。站在酒吧间柜台后边的彼

特鲁斯表示同意。我一口把酒喝光，顿时感到嗓子里火辣辣的。我又要了一杯。

“领事马上就下来了，这是他喝咖啡的时间。”女人站在我旁边提醒我说，“你是病了吧？”

我的确感到自己病了。一个月前，在我出发来伊基托斯的时候，莱伊拉为我接种了抗多种热病的疫苗，说是要管很长时间，可现在热病竟是要发作了。热带雨林的女人突然对我说：

“你是在寻找他吧，对吗？……”

……她在遭受着另外一种孤独，因此便说出这种同病相怜的话来。我心中揣测着这女人是否像那希腊人一样幸福。说不定她也是一个被流放者，整日里眼巴巴地盼望着逃走，回到那阴暗的部落去，天晓得她是因何故从那里出走的。她属于一个游牧土著民族，却苦苦地爱上了在这里停船的老水手……突然，传来一阵小铃声，彼特鲁斯又按了一下记录器的开关。

“你知道点他的情况吗？”我问她。

“不知道，但有个人一直在等你。”

她通过窗户，指着被东方的大雨冲刷的平台。我看到秃顶的迪斯科舞蹈教练、埃尔·安赫尔的丈夫让·保罗怯生生地站在被蛀蚀的门廊下，用手绞着衣服的一角。他垂着双臂，以那种可悲的作乌龟的耐心等在街上，仿佛这样做已习以为常。我朝他走过去。

“我在找一位朋友。”我对他说。

“我们大家都在找某个人……”

他的眼镜在他瘦削的鼻子上滑动着。我追随着他的目光。热带狂风暴雨的脾气是反复无常的，此刻，太阳正照耀在贝伦区的上空，仿佛那里属于另一种气候。

“埃尔·安赫尔想见你。”他对我说。

我们下到港口，雇了个船工，让他把我们划过去。三层楼上领事馆的灯亮着。大概鲁维罗萨又重新获准去领事身边工

作，就如他遥远的青年时代一样。也许此刻他正在同领事一个人指着密码，另一个人在打着那些他提到过的紧急电文。

惟有在这个时候，那些曾经在这个城市生活过的人，甚至还有我们这些在这个城市学会了吃苦的人，才会忘掉它的缺陷，并且有可能还会怀念它。瞬息间，雨停了，赤道地区的太阳宛如一个压扁了的大球似的悬挂在黄昏淡红色的纱幕后边。白日停止了散发它那蒸笼般的热气，如同一个伤兵，解脱了血淋淋的绷带走了。南方不远的地方，一片悬云渐渐飘移过来，支撑它的是一根粗大的雨柱。后面，在港口上，橡胶时代那些破旧的幽灵船抹上了一层紫红色，它的反光在被柴油机擦亮的水面上形成一片片同心圆漂荡着。那些本来就动作迟缓的兀鹰，此刻其羽毛由黑色变成了紫色，它们先是无精打采地在空中滑翔，然后便在埃尔·安赫尔的那些盖着锌皮的假宝塔顶上抓挠着忽闪着巨翅落下来。

在夕阳的照耀下，那家国际酒吧间只不过像一座肮脏不堪、散发着恶臭的茅舍，里边的椅子已倒扣在了桌子上。原先在那里的那些黑白混血种女人，如今只剩下了两位在懒洋洋地练习跳舞。迪斯科舞蹈教练击了一下掌让她们停下来。也许那是为了要保护我，就好像练习那种舞蹈比实际演出更淫荡。可为两位舞女练舞伴奏的录音带却依旧如泣如诉地转动着，没有理睬教练的掌声。

我们穿过酒吧间走向一个侧门，沿着台阶下到水平面。我们登上一条停在水上住宅脚下的船。在船的遮篷下，我发现有一条过道，过道的两侧是没有门的客舱，客舱的入口处挂着门帘或彩色塑料条。让·保罗向我指了指一间卧室：

“如果你想寻找你的爱情，就在这里体验一下。”由于妒嫉，他的声音十分微弱，随后便躲开舱口。

一切都极其缓慢地开始发生，或者说我极其缓慢地回忆着发生的一切。外边，响起了一条大船的汽笛声。平底渡船在浪涛上上下颠簸了一下，随即便发出一阵吱吱嘎嘎的响声。我感到脑袋晕晕乎乎，就好像是我自己游泳过了河，到了河的

对岸。我恨不得马上逃走。顷刻间，我真的不再想知道谁是恩里科，不再想知道我为何到伊基托斯来，或者说不再想知道自己是否有点可悲……真的，我自已也想不起为什么要到这个内河港口来了。是来投奔我的生身父亲，打算跟他生活在一起吗？……归根结底，我们大家部是互不了解的陌生人，在一间黑漆漆的茅舍里短暂地碰了一下，黎明前便各奔东两了

我正想逃走，恩里科却在一间客舱的入口处掀起了塑料条。他径直朝我走来，打算拥抱我，寻找我的嘴……可渐渐地他明白了，这次并不像上次那么容易了

“我整整找了你三天了。”我对他说，声音尽可能地不冷不热……

“我得躲起来，不能让他们逮住我……”

“你连我都不相信了吗？”

也许在这个地方“相信”这个词是最为大煞风景的，恩里科像是一时语塞无法回答我。他顺手拉开一扇圆形的舷窗，黄昏中河水的反光立刻射到我们身上。

“我是不想连累你。”他最后说。

“你已经连累我了。”

突然，在过道的尽头，埃尔·安赫尔出现了，她穿着一件中国睡衣，她那长长的方形胯骨活像两条桌子腿。“最好你们还是来这边继续争论吧。”她说。

她让我们进了她的客舱。她的客舱内有一个剧院里那种大梳妆台、一些扇子和丝头巾。墙上挂满了照片和各种剧目单。黑色的假发挂在镜子的一角，仿佛是戴在一个看不见的女人头上。

梳妆台上摆着一男一女两个西班牙民兵的合影，头戴贝雷帽，颈缠围巾，一个小姑娘站在他们中间。小姑娘的脸跟埃尔·安赫尔没化妆的脸有一种遥远的相似，看来那照片已年代久远，好似生活和岁月为姑娘的脸套上了一层抢劫者用的蒙面长袜。照片边缘上这么写着：“围困韦斯卡，一九三七年”。

“我的父母，”埃尔·安赫尔向我解释道，“两个人都是演员

和歌唱家。我跟他们学习了艺术，跟他们一起奔波在前线，向共和派士兵们作鼓动工作……”

很难想像这位共和派的弗拉门戈舞女演员走过了何等曲折艰难的流亡之路以后，才终于在这河边创办了她的俱乐部。

“看来您今天仍旧对士兵作着鼓动工作。”我指着恩里科对她说。

“我只是对那些忠诚的士兵作鼓动工作。”她回答我。

“忠诚于谁？”

但是，这是一个多余的问题。梳妆台上，那两个民兵在微笑着，他们倚在一门大炮上，对最后的胜利坚信不疑。

“我知道有些事你不懂，安娜。”恩里科插嘴道。“但是，如果你还爱我的话，有件事你可以为我做……”

我扫了他一眼，预感到我会满足他的要求。我有失宠者们的那种荒唐的美德，好像对他有永远还不完的债。看起来，就连埃尔·安赫尔也像是欠他点什么似的……

“什么事？”我问。

“明天晚上，马莱内会为我安排秘密飞行。”

“她这么做图个什么？”

那女人淡淡地苦笑了一下。我想到了迪斯科舞蹈教练，想到了他在横幕后边的那种漫不经心的爱。

“不是你想的那么回事，亲爱的小宝贝。果真那样的话，倒是正合我意。机长将帮我带一点东西到波哥大，算是我对他的委托，而我在这里把他救出牢笼。我们一起来救他，来发点财，好让他继续他的革命斗争。一只手洗另一只手，两只手一起洗脸，对吗？”

“可是，洗谁的脸？”我问。

恩里科渐渐地懂了她的话，几次点头表示同意，并且企图澄清道：

“或者说，是这么回事，他们已经了解到……”

“当地警察署长已经接到了报告，恩里科。或者说，我该怎样叫你？”

飞行员犹豫了片刻。然后，他抬起胳膊指着埃尔·安赫尔，随即便转过身来对着我生气地说：

“当然，你是不会相信我用真名来这里的，是不是？”

三个人都沉默不语，只听到那条破船的吱吱呀呀声。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相信什么。”我最后这么说。然后便精疲力竭地颓然倒在埃尔·安赫尔客舱的床上。

“我可知道该相信什么。应该相信人，不要耍那种婆婆妈妈的女人气。”埃尔·安赫尔再也忍耐不住，爆炸似的这么说。

“你住嘴！我理解她……”恩里科冲她说道。

“我就要说，机长。这是我的船，我的俱乐部，我们要共同办一项事业，就别在这里那么啰啰嗦嗦地问来问去。你干脆点，小姑娘，下决心吧，要么就从这里走开……”

两个人站在我面前等待着。我记起了在狂风暴雨中领事馆窗口亮着的灯光。也许此刻那灯光已熄灭了，因为已经到了胡利娅结束她的英文课去找领事的时候了。

“好吧，我相信你……”我终于说道，“那么你叫我干什么呢？”

“我需要一本护照。不是我的那本护照，而是一本新护照，没有任何限制的护照。”

“只要护照就行，”埃尔·安赫尔插嘴说，“我们有照片，我知道谁能填写……”

我觉得我当时一秒钟也没有犹豫：

“没必要，我懂得怎样填写，上边填谁的名字？”

也许那名字是他一时心血来潮想到的，也许他会告诉我他的真名字。可是，我何以能辨认？随便什么名字都可能是假的，甚至包括我们的亲生父母告诉我们的名字，如果我们不相信它的话……

我又补充说：

“我想你不能再叫恩里科·安东尼奥·桑蒂尼了吧？”

“当然，你必须另外再起个名字，”埃尔·安赫尔斩钉截铁地说。“让人听起来就像是真的……”

飞行员还是犹豫了一阵子，最后他给我说了一个名字和几个姓，都是平平常常，普普通通，就像“胡安·佩雷斯”这种名字一样，与没有名字差不多。

“很好，我就给你填这个名字，然后我再给自己编个名字……”

恩里科用怀疑的目光望着我，接着便哈哈大笑起来。他在我身旁坐下来，使劲地拥抱我。

“我本以为你是疯了。你大概从未认真想过与一个流亡者出逃的事吧？”

“我早就想好了。实际上，只要你肯带我走，我就敢这么干。”

恩里科脸上露出惊诧之色，他征求埃尔·安赫尔的意见。埃尔·安赫尔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仿佛夜生活使她明白了，跟这两种人是无法理论的：醉汉和恋人。最后她这样说：

“为什么不呢？我们可以在飞机上给她补个位子，甚至她会对你有点用处，机长。一对男女往往更不为人注意……警察通常总是怀疑独身的人。”

“你必须带我走……”我重复道。

埃尔·安赫尔倒了三杯朗姆酒，提议我们干一杯。恩里科要吻我的嘴，这次我答应了。然后，他举杯说道：

“……即使走到天涯海角，海枯石烂不变心，我的宝贝。”

我们三人谁也不知道他说的这句话将来是否真的能够应验。

第十三章

四十八小时之后，胡利娅在回廊中叫我。在恩里科那间被遗弃的小茅屋里，我躺在已经破旧得开了线的床垫上装死。这种游戏我从小并没做过，但现在我认为，在童年所有的装神弄鬼的游戏中，这一种是我们最不应该抛弃的。我们要用它来证明，即便我们不存在，只要我们让地球继续转动，世界上就什么事也不会发生；如果我继续装死的话，可能别人就会都活了。

我通过突现在脑海中的画面回忆着一切。在家中我感到窒息，嗓子如着了火似的干渴。我想法弄到了领事的一瓶烈性酒，瓶盖封得好好的还没有动。突然，我听到了胡利娅的吉普车声，她是一大早进城买东西回来了。于是，我跑到茅屋里藏起来。

大雨毫不留情地下着，我穿过院子时被淋成了一只落汤鸡，但我感到体内如烈火燃烧，衣服在身子上烘烤着，就像放在暖气上一般冒着蒸汽。长时间躺在那间被遗弃的茅屋里是危险的：那里有红蚂蚁，有蛇。说不定还会飞来那只大兀鹫，用它那双布满环节的利爪将我紧紧抓住，直到将我嚼碎，这我不在乎。我还愿意那只兀鹫将我的身躯折成两断，让我死去。那样，人们将会看到我一只手放在胸前，一只手握着酒瓶的颈部。不管怎么说，我在想，恩里科大概是惟一能够带我出走的未婚夫。

我听到了胡利娅在小茅屋屋檐下泥水中赤着脚走路发出的声音。大概她是把鞋提在手里的，这是她的习惯……也许她提着的也就是几个礼拜前我穿过的那双高跟鞋。她径直向

我的隐身处走来。可能她那热带雨林中特有的听觉能够捕捉到我那被擒野兽的喘息声。她一步跨进了茅屋。

“如果你是找恩里科的话……”我从那张铺设简陋的破床上对她说，“他已经不住在这里了。”

“你在干什么呀？我叫你吃午饭已经找了你几个小时了。”

“我在装死。”

“为了装死，你把这里可弄得够乱的了。”

我无须睁开眼睛就能感觉到胡利娅在观察着我给这间小茅屋新添加的混乱。我对她说：

“有人想把别人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结果却给别人带来了更大的伤害。”

“你别阴阳怪气地说话让人猜啦。把酒瓶给我，你爸爸可能会回来吃午饭的……”

“你觉得你从我手里夺走的还不够吗？”

胡利娅没有回答我的话就走开了。我听到她朝大房子跑去，还听到她把厨房的纱门重重地关上了。

本来事情可以到此为止了，但是，我们向来很少接受命运之神为我们安排的和平。我跑着绕过大房子，走上了回廊，从过道的门式窗户里钻进了她的卧室。

“你吓死我了！”胡利娅进来时看到我盘膝打坐在她梳妆台的小板凳上，不禁惊叫了一声。“说明白好吗？请告诉我，我们在搞什么游戏？”

“我们在玩寻宝游戏，我把宝物藏起来了，你把它找到了，对吗？”

“我找到了什么？”

“你别那么虚伪啦。只有你能找到这些宝物……”

胡利娅犹豫了一下。我想我的话出乎她的意料，令她吃惊。不过，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她都能若无其事地把握自己，让你奈何不得她。突然，她下了决心。她翻过放在衣柜上的一小摞英文课讲义，从中抽出了两个黑色皮封面的小本本。

“你说的宝物就是指的这个吗？这是你爸爸的，不是你的……”

那是两本新护照，是我从领事馆的保险柜里抽出来的，我和恩里科各一本。在填好之后，我把它们藏在了小茅屋里。烫金的国徽在封皮上闪闪发光。

“你怎么敢这么干！”我愤怒地大喝一声，企图从她手中把护照夺过来。

胡利娅根本无意和我对抗。再说，凭她那又高又灵活的身体，她只消一击就能将我轻易打翻。她只是把护照放进她的包中说道：

“你怎么敢偷官方证件？……”

这就是她的本色。她对领事的关心似乎连保护他的官方财产都包括其间。

“把护照给我。”我对她说，“我要把它们挂失，不，我已经挂失了，它们已成了作废护照，对他没有任何影响了。他不会为这两本护照失掉自己的位子的，这你用不着担心。我看你是把领事在手中攥得死死的。”

“看来你是不愿意懂我的话。我担心的不是偷护照的事。如果你这样逃走了，你爸爸永远不会原谅自己的……”

“显然你不了解我们，分别会使我们变得更坚强……”

“没有什么坚强不坚强的人，安娜。只有有权或没权的人。”胡利娅对我说。

忽然间，在这段历史中，她似乎比我们所有人都大了许多，成熟了许多。可尽管如此，我还是对她说：

“我要跟恩里科走，那你也就可以毫无干扰地跟他结婚了……这对大家都公平。难道你认为只有你有权利爱吗？”

“安娜，不要再作梦了。恩里科孤身一人，无依无靠。而你这么年轻，又这么漂亮。再说，他的心并不在你身上……”

“这么说我又对了……”我往后退了一步，不慌不忙地对她说。“问题的关键是你吃醋了。你想要我把他留给你，对吗？一想到我要跟他走，你就受不了。”

胡利娅闭上了眼睛。我几乎能听到她默默地数数，一直数到十。

“好吧，安娜，如果你一定要这么干的话，我只好把一切都告诉你了：恩里科不想带你走。昨天他派人找我了。他告诉了我你的要求，说你坚持要跟她逃走。”

“他不会这么干……”我说。但是我的语调中却在说：“或许这是真的？”

“他向我提出了一个条件：如果我把护照交给他，他马上就走，不给任何人带来麻烦。我今晚就把护照送到他手里。”

“他知道护照在哪里，他完全可以自己派人偷走……”我像一个噩梦中的梦游病患者似的嘟嘟哝哝地说，“他干吗偏偏去求你呢？”

“干吗求我？大概因为他是个失败者，而失败者总是喜欢看到一些小小的胜利。或者也许……”胡利娅沉吟了片刻，狠狠地看了我一眼，心里捉摸着我的反抗程度。“或者也许是为了最后再见我一次……安娜，我不想再伤害你……但是，有一天你说的话有点对，恩里科曾经追求过我。”

胡利娅虽然不想要造成伤害，但恰恰触到了伤口，并且她的手指还掐进了那伤口：

“也许我有点过错。你爸爸爱喝酒，常常丢下我一个人在家。……恩里科也是一个人孤孤零零，并且走投无路。当他患了疟疾时，我照顾了他。大概他对我存有幻想，我不清楚。我不得不几次拒绝他。我猜想你爸爸会有所察觉，因此我始终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帮助他，把他带到家中来。”

“他没有地方住……”我提醒胡利娅道。我居然像领事习惯做的那样一下改变了话题，我自己都感到惊讶。

“至少他有埃尔·安赫尔，不是吗？……”胡利娅回答我说。“归根结底，让我放心不下的是你。恩里科住在这里，早晚会粘上你的，不管是出于绝望还是出于孤独，就像从前跟我那样。所以，我要想方设法提醒你……”

“为了让我离开他，你在撒谎……”我坚持说道，想最后再试她一次。

“我没有必要撒谎，他现在自己正在离开你。你想，我是怎样知道你偷了护照的？又是怎样知道你把护照藏在哪里的？……就是他告诉我的。”胡利娅斩钉截铁地把话挑明了。

她的声音中没有盛气凌人的口吻，也没有报复的语调。这样一来，伤口就更加令人感到疼痛了。如果伤害我们的人并没有因为伤害我们而感到高兴，受伤害者似乎就痛得更厉害。我颓然地坐在了梳妆台的坐凳上，胡利娅冲我走过来一步。

“他告发了我……”我说。

“他这样做，是为了避免你留下终生的遗憾，安娜。他为你做的这件事不能再正派了……”

看来，对于恩里科，一个女人最终一切都要感谢他，甚至是他的背叛行为……屋子外面，鬣蜥伸着它那像魔鬼一样的小脑袋，顺着扶手栏杆跑动着。

“你不必为他说话，我一切都明白了。我想，他的行为不应使我感到惊讶，说穿了，他是一个逃兵……”我又补充道：“你也甭想在他身上得到好报。”

“小安娜，我感到非常抱歉……”她说。

“小安娜”……设若她再往前走一步，就碰到我了。如果那样的话，我就会扑到她的怀里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直至领事回到家来。那时，他将看到我们两个女人拥抱在一起。看到我们正相互递着手帕，相互诉说着自己的不幸，那些对他而言是秘密的不幸。我们把那些不幸的秘密藏在了心中，没有告诉这个男人，就像在一个真正的家庭里那样。

“小安娜……”胡利娅又喊了一声。

但是，我没有让她碰我。突然，一股冰冷的、难以想像的寒流袭击了我的身体，我立刻颤抖不止。那情形就仿佛那幢房子昔日的主人，那位自杀的英国人，从床上起来，在我们两

人中间走过去。我慢慢地站起来，擦干了脸上的眼泪：

“没什么，没什么。”我对胡利娅说，并且把她的手推开。“你还是把你的怜悯之心留给领事先生吧。”

第十四章

我知道在哪里能找到他。每到星期四，领事就去费耶罗之家跟莱昂俱乐部的一些人赌扑克牌。特别是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外交官的社交活动是必不可少的……我穿过广场，朝通向俱乐部的阶梯走去。最新型号的小汽车仍旧停在路旁。司机还是我们三天前去市政府时看到的那些人，他们依然坐在方向盘前等待着主人的到来。看到我的出现，头上抹了发蜡的门房赶快打着一把大伞跑过来为我遮雨引路。

我在轮盘赌上方一面透明的护墙边停下来。我看到下边花轮盘上的东西如旋风般飞速旋转着熠熠闪光。赌场中收付赌金的人操持着赌注耙，黑色的衣袖像波浪一般起起伏伏，在绿色的赌台上仿佛鳗鱼游动在沼泽之中。可以听到赌徒们的叫喊声，骰子的撞击声，以及铃响声。就像下边住着一些河妖水怪，我来到这里一下子把它们惊醒了。

我打听领事，一位女接待员把我带到了扑克室。那姑娘身上散发的香水味似乎可以一点就着。我远远看到领事在一张赌桌上跟一些挽着袖子的男人在赌，赌徒们扯着嗓子大呼小叫下着赌注。他们中间有贡萨尔维斯、梅南德斯医生，以及省里的几位头面人物。

“啊哟哟，啊哟哟，领事的千金来了。”地方警察署长喊道，一边把牌扣起来。“你爸爸可是发了大财了，几个月来他一直所向无敌。他是赌场也得意，情场也得意。这可不公平……”

领事转过身来，冲我微微一笑。我吻了他的面颊。

“出什么事吗？”他问我。

我俯下身去，对着他耳朵悄悄说道：

“我知道了恩里科现在藏在哪里……”

领事是一把玩扑克的好手。即使摸到的牌再坏他都会虚张声势，装出一副必赢无疑的样子。他不慌不忙地付了赌注钱，然后从赌桌旁站起来说道：

“先生们，家里有点事要我回去，你们继续玩吧，办完事我马上回来。”

我们走出俱乐部向台阶走去。在广场的另一边，市政府的射灯照耀着门前垒起的沙袋。贡萨尔维斯装了围栏的阳台被刚刚下过的一场雨冲刷得干干净净，反射着光芒。在两个街角之间，黑沉沉的河水和贝伦区的点点灯光在刚刚开始升起的道道蒸汽幕帘后边晃动着。

“你冲了我的财气。”领事半开玩笑地埋怨道。

“不，你已经在输了……”

“你这话什么意思？”他问我，并且还想微笑。

“我说的是你的一场新赌博，就这么个意思。关于谁是赢家的问题……”

他的两个眸子跳动了几下，仿佛由于年龄的关系，它们不再镶嵌得那么结实。用那双眼睛观察到的生活应该是多角度的。

“你把事情完全理解错了……”他终于这么说。“我想我是离开你太远了。”

这几乎跟贡萨尔维斯那天晚上在埃尔·安赫尔酒吧提到他女儿时说的话一模一样。正巧在这时，我们看到在一扇侧窗里出现了那位警察署长结实的身影，他手里拿着一支雪茄。

“喂，领事……”他叫道，“您会向我们报复吗？”

“您不会赢的。”领事冲他喊道。“扑克这玩艺是罪犯们的赌具……”

他等着那警察署长的笑声在窗户里听不到了，才继续对我说道：

“别的事我们以后再说，安娜，现在你告诉我，恩里科在哪里？”

“在埃尔·安赫尔酒吧附近的一条驳船上。他将在黎明前乘飞机秘密飞走。”

“那好，”领事说，随即又转身上了台阶。“你回家吧。我来负责……”

“你要告诉贡萨尔维斯吗？”

“不知道……”他回答我说，并且在一级台阶上背对着我停下来。

“必须得把他驱逐出境，否则他要被引渡的，对吗？”

“我的责任是……”领事说。

他在寻找着恰当的词语。然后他看看身边，仿佛在询问一个看不见的同伴什么是他的责任。但是他只看到了手持雨伞的门房，后者正准备为他推开费耶罗之家的大门。

“不管怎么说，”我从身后对他说，“如果你想告诉贡萨尔维斯的话，现在还不要干。给他半个小时吧，噢，得一个小时……因为此刻恩里科不是一个人。”

“你这话什么意思？”领事慢慢地转过身来对我说，“他跟谁在一起？”

“跟胡利娅。胡利娅现在大概正跟他在一起。”

领事三两步下了台阶，抓住我的肩膀，用颤抖的、很低的声音固执地朝我问道：

“你说什么？”

“你都把我弄疼了……你还是去问问她吧。好像你用密码起草报告干得不错，卖空调也是一把好手，可是自己家里发生的事都不知道。”

正常情况下，就无须再说了。我了解领事这个老牌旅行家。他下了很大功夫接种疫苗来预防爱情上的多种病症。只要稍微有点蛛丝马迹让他产生了不信任，他就会千方百计地去采取保卫措施。他的在国外争取生存的教科书明确为他规定：与其失去外交豁免权，不如一走了之……我看到他好不容易才吞下那颗我为他酿造的苦果，好像他那本来已被伤害至深的肝脏重新使他的嘴巴感到一阵苦涩。我觉得他的手指使

劲地攥着我的手腕。

“你带我去。”他说。

胡利娅的吉普车停在码头上。几分钟前，我就追在它后边，看着它停在了那里。同胡利娅为护照的事发生争吵以后，在下午余下的时间里，我一直在房子周围逛游。直到最后一分钟，我才明白我该怎么做：像一个特务似的跟踪她。就这样，我一听到她要开车出门，就赶紧跑到了大道上。我等到了一辆摩托三轮出租车，待吉普车一过，我就让它紧紧跟上。结果，我看到了胡利娅的车停在了码头上……那时候，我就转身去了费耶罗之家找领事。

那里只有一个可以差遣的船家，他瘦得像根麻秆，面孔被疟疾折磨得蜡黄蜡黄。他好像就是第一天晚上我和恩里科逃跑时摆渡我们过河的船家。天没有下雨。高水位的河面上飘着奇形怪状的蒸汽，仿佛是浮动在水面上的幽灵。远处，空运码头的飞机库和它的水上飞机漂浮在帕德雷岛的低地上。弯弯曲曲的控制塔上交替闪射着红蓝两色光芒。那整个的远方景色颇似一棵穷人的圣诞树，小型的水上飞机就是没有包装的圣诞礼物……挖掘机在港口深处嘶叫着，就像一匹在深渊中垂死挣扎的马。

过河的时候，领事一言不发。他戴一顶巴拿马草帽，草帽的布带由于长时间的汗水浸泡已褪了色。他那瘦骨嶙峋的胳膊压在我肩上竟是如此之轻，令我大为惊讶。那就像我不费吹灰之力扛着一个轻便的十字架。我们二人都大汗淋漓。有两次我看到他把手伸进裤兜里去掏并不存在的雪茄烟。他的手是按照习惯动作自己伸向裤兜的，似乎在这河边耽了最近的几个月之后，他那原本坚定专注的意志都已顺水漂走了。

我们避开了贝伦码头的船只停泊处，借着黑暗偷偷地在瞭望台下划过去。就是在那台上，几个晚上之前，贡萨尔维斯要我帮他两个忙，可我一个也没有帮。姑娘们在高处站在一起等待顾客。在顾客到来之前，她们便伴着从附近酒馆里传

出的尖厉的乐曲为人们免费跳舞。身着白色衣衫的年轻妓院老板看到顾客迟迟不到，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但不管世上发生了什么事，那个用绿色霓虹灯组成的天使依旧在潮湿的水汽中神态从容，好像真的要飞起来。那船家将竹篙使劲地一撑，我们的小船便贴近了在埃尔·安赫尔酒吧水上住宅下方摇曳的驳船。

后来，有好多次，我都梦到了那个天使。我看到他在那座漂浮的城市的夜空中，于河流的交汇处上空，于广漠的沼泽地上空遨游。那时我把手伸向身体的某个地方，便清清楚楚地摸到了一个疤痕。那是生活用一个翅膀在我身上擦出的伤痕。那块烧伤将永远留在我的身上，因为是那炽热的霓虹灯做成的天使碰了我，然后他就飞走了。

一条大船掀起的波浪将我们的小船撞向那条驳船。如果我们站起身来，我们的眼睛就可以从驳船的一排窗户里往里看了。那排窗户中只有一个射出灯光，船家将我们划到那里。领事在船头的凳子上双手拭去额头的汗水，然后向那射出亮光的小窗抬起眼睛。这时，他忽然又调过头来望着我，似乎我可以使他省去这道手续。正当他要站起来的时候，我们听到了驳船里的说话声。没错，那正是胡利娅和恩里科的声音。

“你看，我说的没错吧！”我低声对领事说，尽管我知道说这话纯属多余。事情至此已经足够了，仅仅是这种可疑的迹象已足够了。领事不是那种破门而入闯入生活舞台的人，我太了解他的伦理道德和享有外交豁免权的尊严感了。他时刻准备着失去幸福，而且准备着提前失去幸福。任何人都不能使我们丧失我们视为已经失去而预先给予的东西。

我看到领事缩回身子，竭力保持着平衡，摇摇晃晃地抓住了船舷。我只能看到他的侧影，既看不到他的眼睛，也看不到他眼中的表情。他的向前倾的侧影由那小窗中射出的橘黄色光芒映照着，恰好落在我的身上。他打了个趔趄，我们的小船也随之震动了一下，滑到了水流中。这时，一个雨点落在了我身上。是落在了脸上，接着又落了一滴。

随后雨便开始下起来。

我们刚刚登上码头，领事就急匆匆地朝防波堤走去。那是去市中心的方向。但是，当他发现我像一条主人没有任何东西喂它而它仍是紧紧地追随其后的讨厌的狗似的跟随着他的时候，他有如一下悟出了什么，立刻又返了回来。

“我怎么给忘了呢！我得到领事馆去一下。”

他向我作了详细的解释。他刚才猛地记起了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次日是当地一位英雄的周年纪念日。需要升旗，武器广场上要举行纪念活动，他得参加。他还需要准备一个讲话或做点别的事。

“你一个人回家没问题，对吗？”

我相信我完全清楚他要做的事。他要回领事馆去，在那幅总统像后边搜索一番，取出放贵重物品的保险柜的钥匙（其实那柜子中除了真正有价值的物品外，随便什么东西都可以找到），打开防火防盗的沉重的保险柜铁门，取出那摞编了号的新护照，那护照是给他执行公务用的。他将把那些护照一本一本地数上几遍，一直到最后证实少了两本。

我们一起走到摩托三轮出租车车站，他叫着一位司机的名字跟他打过招呼，就把他在黄金大道的地址给了他。然后，他在车篷上拍了两下把我打发走了。

第十五章

第一节

“我们等你爸爸回来不好吗？……”胡利娅将身子探进厨房来问我道。

我回到家中的时候，大雨已是倾盆而下，仿佛世界末日就要到了。我看到走廊的门敞开着，亮着灯。胡利娅早就回来了，正在读她的基础英语课文。我没有理睬她，径直去了厨房。女仆早就回家了，我决定自己烘烤一下衣服。

“好吧，我们等他吧。”我回答说，顺手把炉子关掉。

就我来说，我不想提前把事情挑明。自从我来到伊基托斯，所有的人都劝我不要跟这里的气候作对，而应该适应它。那么好了，从现在起，即便已经晚了，我也要照他们的话做了。在这种地方，如果你想活下来，唯一的办法就是醉生梦死。那就按照梅南德斯医生先前对我讲的那样去做，等着身体调节自己的温度，直至跟这里自然风光的温度相适应吧。我等着领事从我们闯到贝伦码头之后他所去的地方回来。他跟胡利娅的事，还是他们自己去说吧。

与此同时，我自己取出一小桶冰块去喝杯伏特加。我的手端着酒杯，冰块在我的手中融化着。

胡利娅默无一言地跟在我后边，这一次没有反对我喝烈性酒。我们坐在了走廊里，大雨阻止了蚊子飞进来。无所事事的狗从黑影中钻出来，身上流着水趴在她的脚下。自从领事和胡利娅搬到这个家来至今，这条狗一直没有名字。

我们坐下来等领事回家。对于不可避免的事，我们充其量也只能做到让它迟一点发生。这段时间，其他的一切都几乎跟从前一样，领事回来时也仍是提着几盒中国饭菜，看不出有什么异常。在领事以前的任期中，每当他从领事馆下班回家时，我就在我们住的家具齐全的单元房里等他，见面后他就把一天的工作情况讲给我听。夜幕慢慢地降临，把我们包裹在异国那奇特的寂静之中，那寂静中的整个韵律也是别具一格的。现在是领事的最后一个任期，在这里，在这个把世界分成两半的赤道线上，白天就像一台运转得发烫的发动机突然一下子沉入温暖潮湿的黑暗中，与其称这个黑暗为“夜”。还不如称它为没有光明的白天。

“关于今天上午的事……”胡利娅先开口说话了。“我很想……”

“我想我们还是不谈这个话题为好，没有必要。”我打断了她……

长时间的沉默。然后，我又听到她试图从另一侧向我靠近：

“这几场雨可真大呀。雨季已经到了。要下两个月呢。下起来没完没了，好像永远不会停下来。天倒是要凉快了，这你会看到的。”

“你会看到的……”我平生第一次感到一阵同情的飓风朝我袭来，这种同情只会对这样一些人产生，他们所干的最坏的事也就是爱我们。在这个最不合时宜的时刻，不管怎么说，这位属于另一个世界的女人说不定是爱我的。她仅仅比我大几岁（比我现在的年龄小几岁），她的错误就在于她想要关心我。

突然，我诚心诚意地希望一切都不要改变。我第二天就离开伊基托斯回国去。瞬间我就这样一下子决定了。我将离开伊基托斯，什么也不会发生。胡利娅将留在领事身边，他们将举行正式的婚礼。婚礼将在雨季中间一个平静的日子里举行，作为名誉代理领事，梅南德斯就在领事馆里为他们主持婚礼。领事馆的朋友，或许再加几个莱昂俱乐部的朋友来作他

们的证婚人。恩里科将到另一个地方去洗净他遭流放的罪名。

我的暑假就要结束了。但是，那只是我概念上的暑假，其实，这里没有真正的季节。在这里，生命刚刚萌芽便立刻又开始了腐烂，那是因为生命本身过分繁盛而造成挤压所致。大雨继续下个不停，汛期随之而来。河水猛涨。贝伦这座漂浮的城市将要升高十几公尺，然后随着水退再降下去。这就是将要出现的一切。炎热、五花八门的气味以及与热带雨林相伴的绿色永远是同样的。在这里，一个人很容易产生这样的幻觉：时光永远停滞不前。也许正是出于这个缘故，领事一生都梦想着在世界上这种热带地域任职。也许在这种四季不分的地方他就更容易相信他真的可以预防一切。他不受任何变化的影响，不受任何伤害，甚至连死神都绕他而过。在炎热过去之后，他唯一可以等待的便是大雨，而大雨过后，他复又重新等待炎热。

尽管我知道从这个夜晚之后我们将来说不定会去世界上的什么地方，但我们还是等待领事归来。

我们一直等到十点钟。胡利娅越来越感到不安。她两次起身去往领事馆和费耶罗之家打电话。没有人接。雨突然停了，仿佛在那道由黑暗构成的堤坝的高处，有人放下了一道闸。

“我真不懂为什么到现在他还不回来。”她扶着走廊的栏杆探身面对深不可测的暗夜这么说。

这可能是这个夏天我看到的最富有家庭情调的场面：女人站到阳台上等待她的外国未婚夫归来，未婚夫由于落雨而回家迟了。然而外面回答她的只有涨了水的河面上那船家忽明忽暗的灯光，鹦鹉的哈哈大笑声，以及热带雨林中锯木厂那惊人的寂静，因为在这个季节，就连虫子都停止了糟蹋木头。

我告诉胡利娅我不饿，想去睡觉了。这是真话。说来有点怪，此时我只想睡觉，什么都不想。仿佛我的脑袋被缩小了，它只能容下一个想法。而在此刻，我唯一的想法就是立即

上床睡觉。

灾祸把我们在半夜折腾醒来，并且把我们推向一个我们的智力难以想像的瞬息万变的世界。就像在无声电影中那样，人们半裸着身子在过道中像无头苍蝇似的来回奔跑，说不清是在什么具体时间了，也说不清我是被什么声音惊醒的：一声喊叫？一阵歌声？几句费解的话？抑或是几句像但丁描写地狱中情景的话（比如“撒旦的脸在闪闪发光”）？也许这一切均系仍处于梦境中的人所为。胡利娅打着赤脚，只穿一件衬衫，从我的门口探身进来。

“快来帮我一下。”她低声要求我道，但那语气是不容争辩的。

我从卧室跑出来，跟在她后面奔向大门。穿过前厅的时候，我擦了擦眼睛，看到表针正指着凌晨一点。雨又停了下来。大风把走廊里的灯吹得摇来晃去，炽烈的灯光照得我眼花缭乱。灯光呈弓形从室内延伸出去，照在石砌的圆形小空地上，并在那空地上缩小了。

领事躺在路上。他不像一个死人或受伤者那样躺着，而是像一个孩子，或者说像一个躺在上帝前的圣徒。他侧卧在地上，一只胳膊曲着枕在头下，睡梦中嘴里还哼哼着什么。他没有穿裤子。别的都穿得很好，鞋袜齐全，甚至还穿着外套，但下身莫说长裤，连裤衩都没穿，那根黑乎乎的阳物有气无力地、适意地倒在那里，就像它的主人一样。

我们听到灌木枝条摇动的声音。鲁维罗萨小心翼翼地从黑影中走出来，几缕头发乱糟糟地贴在头上，绿色的小眼睛里含着恐惧。他的整个形象跟领事同样的狼狈，就好像同班同学把一位第一次喝得烂醉如泥的好朋友送回家时那样：

“夫人，”鲁维罗萨站在圆形小空地的中间开始向胡利娅作解释。“我很抱歉，非常非常的对不起，真是太丢人了……他一定要拉住我喝几杯，说要帮助我解除心中的郁闷，说不能让我一个人度过在我这里的最后一个晚上。”

胡利娅站在走廊中听着鲁维罗萨那些谬误推理。

“我这个人脑子笨，从来没有像他想得那么多，他太聪明了……”鲁维罗萨指着躺在地上的领事说，“他不仅，他不仅……”

他最后这句话完整的意思可能是“他不仅仅是一个朋友”。

我扑到领事身边，鲁维罗萨本能地往后退了一下，仿佛是害怕我打他。然后，他弯下身去想帮我把领事抬起来。

“别动他！”胡利娅对他喊道。“您马上滚蛋……”

正弯着身子的鲁维罗萨愣在了那里。他看了我一眼，只是轻轻地对我说：

“真令人不能相信……一个无足轻重的流亡者居然对他伤害如此之大，在一个毫不重要的位置上……”他指着领事摇了摇头：“他竟认为这是他最后的归宿……”

尔后，他从什么地方找到了他的草帽，直起身子，迈着小碎步很不情愿地退走：

“夫人，真是太丢人了。我理解您。车在外边，他没伤着……我得走了，我还有别的事要做。”

鲁维罗萨的身影已在黑暗中消失了，有一刻，他的声音还仍旧能被听到：

“我明天一早就走，可他的箱子我还没收拾哪……”

胡利娅走下台阶来帮助我。我们两人每人抱住领事的一只胳膊用尽浑身的力气总算把他立起来。看来，当他直起身子的时候，他原来躺着时身上不活动的器官现在都自然地活动起来。他一感到脚着地，便一下子甩开了我们，挺着僵硬的身子往前走去，并且还威严地把穿着外套的胳膊往两侧伸了一下。但是，这位像是骑着独轮自行车往前冲的不服输的醉汉，一连打了两个趔趄便撞到了走廊上。他在一个想像中的自行车脚蹬上蹬踩着再也不能前进，那股固执劲活像一个电池洋娃娃。他使劲地在同一个地方反复往下踩着，似乎要把

那道台阶的边踏碎，但那台阶就是不让他登上去，坚决阻止他的前进，仿佛比他要机灵一百倍。

“庄园里发生暴乱了。”他转过身来冲我们说。

然后，他把一个手指放到嘴唇上，摆出一副诡计多端的样子，一下子跪到地上，双手按住那道不听话的台阶爬了上去，并且接着往前爬。在爬行过程中，他还竭力神气地高高撅起他那白白嫩嫩的、毛茸茸的屁股来炫耀自己的尊严，就像西非洲狒狒高傲地扭动着身躯走进它们的洞穴一般。

当领事爬到酒柜前的时候，他似乎清醒了一些，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酒柜里摆着一个大胖子似的威士忌酒瓶，瓶口还封得好好的，一侧挂耳，好似一手卡腰。他对着那大瓶威士忌鞠了个躬。

“早上好，阁下，”他转过身去背对着我们说，“早上好，外交部长，阁下。今天要下雨，殿下。”

在那座他所想像的王宫里他的问候是否得到了相应的回答，这只有他知道，反正他好赖都是接受了。这只是他与酒瓶之间的事。突然，他抓住酒瓶的侧耳将它提了起来，整个场面就像是要对那瓶威士忌公开行刑。被判了死刑的威士忌顺从地将脖子伸给了刽子手。他拧开瓶盖扔在地上，瓶盖便像被砍下的脑袋似的滚了起来。领事让那酒瓶笨重的身体对着酒杯倾斜下来，于是我听到那种“咕咚咕咚”的声音，那是我既熟悉又亲切的烈性酒的流动声，酷似低声唱歌。我看到他高举起一杯酒喝了下去，接着又倒了一杯。

“祝你健康！”他转过身来举起酒杯向胡利娅敬酒。“祝你健康！比塞塔……”

那瓶被斩首的威士忌在领事手中如秋千似的来回摇摆着，颇有点不知羞耻的永生不死的神气。

“把它给我，”胡利娅说，“你喝的够多了……”

“我没喝……”领事反驳道，并且把酒杯高高举起来，让他的女人够不到。“我在准备迎接大雨。大雨来吧！季风来吧！应该准备迎接大洪水了！”

“你一点都不能再喝了，你对我发过誓的。”

“我？我对你发过誓？”领事吭吭哧哧地问。“我没有。只有永生不死的人才会发誓。”

“我求求你啦！我警告过你，只要你再喝酒，我就离开你……”

“这话没错！这话没错！应该在大雨到来之前离开这里……”

“放下这只杯子！”胡利娅喊道，企图够到那杯子

“啪”的一声，领事用另一只手的手背给了胡利娅一记耳光。胡利娅弯下腰，用手捂住了鼻子。当她的手从鼻子上移开时，上边沾满了血。

“诺亚错了……”领事继续冲着我说道，他摇摇晃晃地往后退了两步，就像击剑者在向对手戳了一剑后往后撤一样。“你知道在大洪水中求生的惟一方法是什么吗？你知道是什么吗？”

“我不知道……”我艰难地说出了这么几个字。我的下巴完全不听使唤了。它在打抖，不由自主地说出的话都是半半拉拉，我听起来是如此的陌生，就跟站在我面前的这个男人一样。他在说些什么？或许是在洪水即将没过我们的脖子的时候，他在用莫尔斯电码发求救信号。

“在瓶子里。为了不被大洪水淹死，应该把自己封在瓶子里。你不要相信什么方舟，它已经腐烂了。应该用瓶子！”

领事又往后退了几步倒在了藤椅中。他的脑袋撞在了墙上，立刻失去了知觉。他一切都抛弃了，留下的惟有醉鬼们的最后一点尊严：将酒杯死抓在手中没有摔碎。

我走过去摸了摸他。他出了一身冷汗。那天清晨他的脸没有刮好，脖颈处像小岛一样留下了一撮花白的毛。他的身上散发出尿味。

胡利娅从卫生间回来，鼻子里塞了棉花，手中拿着一块海绵和一块毛巾。她俯下身去，盖住领事的隐秘处。

“他的裤子哪？”我像个傻瓜似的问。

“大概脱在路上了，或者丢在汽车里。兴许是他憋不住了要解手，又赶不到家来，就只好撒在裤子里，然后把裤子脱了……你闻不到味吗？他喝醉了的时候，认为这样可以保持尊严。”

胡利娅的声音变得有点怪，似乎已不是她本人的。也许她一边用海绵擦领事的两腿之间一边在哭。可是，为了不让我看见，她将背对着我。她倒是一个这样的人：宁肯自己受委屈，也不让别人跟着受罪。

她把领事那个部位擦干净之后，又用尽吃奶的劲为他穿上了睡裤。然后，我几乎看到她像抱一个刚刚发育长大的儿童似的将领事抱在了怀中。但是，任何人的童年都是一去不复返的。即使光着屁股在地上爬行，即使把尿撒在了自己身上，童年也不会再回来了。

刚过一会，胡利娅便支持不住了。她在领事的脚下坐在了地上，抱住他的一条腿，把前额贴在他瘦骨嶙峋的双膝上。

“您向我发过誓的，您说您绝对滴酒不沾了。我也发过誓不再喝酒了。这是怎么回事？我真受不了。”

“也许你可以不喝酒，但他向来是这样生活的。”

“你知道医生说如果他再喝酒的话他还能活多少年吗？两年，充其量三年。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她现在说话主语用复数了，好像我们二人在这件事上真的享有同样的权利和承担同样的义务。我们每个人架起了领事的一只胳膊，就像刚才我们在院子中将他从地上架起来那样。领事从酒馆里带回的廉价的朗姆酒味立刻冲我们扑鼻而来。

“你是个瞎子，”我回答她道。“他一直在偷偷喝酒，一天也没停过，他在领事馆里从来没断过酒。”

“这不可能，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会知道的……”

“我认为你对他了解很少。”

“我不懂你的话……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胡利娅悲叹道。

“不久前我到费耶罗之家去找他了。我告诉了他恩里科

藏在哪里，并且说你要给他一本护照。他要我带他去了驳船那里，他看到了你们在一起。”

“可是我这么做是为了你，也为了他。”胡利娅大惑不解地抗议道。

…也为了他’，这可能。也许你连他该怎么写最后一份报告的材料都提供给他了”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站到了她的对面。胡利娅那发红的目光使我感到茫然。我突然在心中冒出了一个念头：有没有什么办法使她从领事身边走开？

“你真的想知道我的话是什么意思吗？你真的想知道他为了保住目前的位子，继续跟你在一起，一直都在做些什么事吗？……”

第二节

黎明时分，只有我们两个人。领事和我。天晓得醉汉们的那种无翅膀之梦把他带到了什么地方。我就坐在他的对面，坐在一把大藤椅中。我看到在地上跌碎了的酒杯的碎片，也看到淌了一地、把家具腿周围的一道道木屑小山脉浸透的烈性酒。从前一天清晨，一直没有人做过清扫。我企图估计一下，如果我们一直静静地坐在那两把千疮百孔的藤椅中，又没有胡利娅来与蛀木虫进行战斗，我们还需多长时间就会一屁股蹲在了地板上。白蚁一刻不停地在破坏，对人类丝毫不留情面，到头来它们会使整幢房子都变成碎末，流过那个看不见的计时沙漏的腰部。把它变成一堆渣土，任凭风吹雨淋。

突然，一声炸雷把领事从醉态中惊醒。他就像一个潜水员慢慢减着压浮出水面那样从咳嗽和颤抖中冒了出来。我一时惊得不知如何是好，一溜烟地跑进盥洗室躲起来。

我听着他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最后走到过道里。又过了一会，他推开盥洗室的门，摇摇晃晃地走了进来。他穿

着胡利娅给他穿上的睡裤，一眼就看到了我坐在浴缸里。

“如果你想洗澡，最好还是脱掉衣服。你在这里干什么？”他用嘶哑的声音问我。“胡利娅呢？她在哪里？”

说出胡利娅的名字后，他稍微踌躇了一下。也许他的记忆同样从深处慢慢浮到了表面，就像他身后的压载物一样，刚刚被他拖出来。

我没有回答他。我走出盥洗室，直奔酒柜而去，斟满一杯烧酒一饮而尽。

“你这个时候喝酒？你怎么啦？”

“没什么。”

我放下了酒瓶。此刻我尚能给他一种幻想，让他觉得他有权阻止我喝酒。但是，过些时候之后，他会觉得他连这点权利都没有了。

他转过了身去，我迷惑地望着他那宽宽的脊背。由于上了年纪，那脊背开始有点驼了。现在他正朝卧室走去。他将看到斗橱里的抽屉全是空的，看到衣柜里胡利娅那一边的衣架只剩下光秃秃的骨架。

“她走了。”没等领事走进卧室，我就把事情告诉了他。

他停住了，慢慢地转身来对着我，脸上溢出礼貌的笑容。当世界变成了一个狮身人面像，变得神秘莫测而不能回答他的问题时，他便又戴上了那外交官的假面具。

“她给你留下了这封信。”

我把信交给了他。他把信拿在手中看了一眼。那封信的重量使他的腰弯了一下，我发现他真的衰老了。

他站在我面前读了信。他的视力已大不如前了。他吃力地眨巴着眼睛，调整着距离。然后他便往卧室跑去。他把信丢在了我手里，仿佛它也是属于我的。我只读了一次，而且是其中的一段，但是我记住了它的每一行字：“……你总是说，最高的代价是为最小的目的而偿付的。我知道，我就是最渺小的目的的一种……我现在明白为了把我留在你身边你认为应该付出何种代价了。请相信我，我没有那么高的身价，我肯定

我不配你为我付出那么高的代价。或者说我感到我不配与你一起分享你付出的代价。我想我是一个胆小鬼。请原谅我。我打算穿越边界，远远地离开一段时间。我不能留在这里了。也许你会设法寻找我。我害怕你会像从前那样说服我。如果我在告别时说我爱你，你会认为我是一个伪善的女人吗？尽管如此，尽管这一切……”

我听到他在卧室里搜索着。我探身去望，看到他在检查衣柜，在门后寻找睡衣，翻腾斗橱的抽屉。他找到了几件衣服，几条头巾。梳妆台上没有了基础英语教材。胡利娅带走了部分衣服和一种学了一半的语言。她是一位少有的才女。

“她的有些东西不在了……”领事终于语无伦次地说道。他手里拿着一些胡利娅的内衣。他抓到了一点可怜的衣物，也就是抓到了一线微小的希望。他的准确的本能仍然不愿承认胡利娅出走这一事实，这为他的精神紧张争得了片刻间歇：“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除了为自己争取一点时间外还有什么想头呢？”这是我第一天去他的领事馆时他对我说的话，仿佛就在昨天。

他往我脸上扫了一眼，默无一言。此刻，房舍、河流交汇处和赤道线，一切都不在了，惟有我和他孤零零地待在那里，待在外国的土地上，永久地待在那个外部世界。顷刻，他似乎悟出了点什么。

“她是何时走的？”他问我。

“大约凌晨三点钟。”

他冲向电话，叫通了港口指挥部。那边告诉他，那天后半夜，一架水上飞机没有接到起飞命令就在暴风雨中强行起飞了。值班军官既不知道飞机飞行方向，电不知道谁驾驶它。他们正在紧急调查，目前尚不能告诉他更多的情况。

领事拿上车钥匙，我们一路打着滑地冲上了黄金大道。河里在涨水，密集的雨点落在水面上，溅起丛丛的水花，河道一片白茫茫的。我看到领事不断地在裤子上擦着他汗淋淋的手，上身倾到方向盘上。道路浸泡在水中，黏糊糊的，时隐时

现，汽车挡风玻璃的刮水器节奏也完全乱了套。卡迪拉克的那条长长的金属胳膊不停地挥舞着，仿佛在固执地对我们说：再——见——再——见。

我们到了警察署。贡萨尔维斯去到了一件罪案的发生地，那肯定又是一场必然以失败告终的与团伙歹徒的战斗。我们坐在用作被告席的长凳上等候他。黎明十分钟以后，气温也上升了十度，那时，贡萨尔维斯身后跟着警卫出现了。

“领事，我可是专门来接待您这位贵客的。”他解下身上的武装带，把小型机枪放在一册全集上。那册书是打开的，自从最后一次侦查工作将他的阅读打断后，页码就再也没有往前掀。眼下他正在读《安娜·卡列尼娜》。他接着说：

“他们说您正在找我。我想不会有什么好事。在这个时间……”

“有一次您说要帮我个忙的。”

“不是有一次，而是许多次，领事。”警察署长说。我又一次发现他对领事抱有好感，或许是因为他对领事的外交生涯，对他的周游世界，对他能安全地停留在任何地方充满幻想。但是，他是一个非常诚恳的人，不会把对领事的这种艳羡变为忌妒。如果可能，他真的想成为领事那样的人，尤其是在目前的时刻，你真的难以想像他是多么希望能成为随便一个别的什么人。

“现在我需要您帮个忙。我要求您下一道命令，在边境上逮捕恩里科。如果他已经越境，就让对方把他送回来。”

贡萨尔维斯看了领事一眼，对他的话颇为摸不着头脑。

“直到昨天，您还没有他的任何消息，不知道他藏在哪里，连他究竟是谁您都不清楚。您也不相信我从情报机关得到的报告。”

“他几个小时前乘坐一架飞机逃走了……”

“我收到了航天部的报告。一架卡塔利娜号飞机被偷了。可为什么您认为一定是他呢？”

贡萨尔维斯狠狠地盯了领事一眼，而领事则目不转睛地

凝视着他。也许警察署长是为了测试一下领事的神经。我想，在那道边境上，他很少有机会运用别的更加心理学的审问方法，就如他在书中读到的一样。但是我知道领事能够经受任何考验。他的冷静不是一般的镇静，而是要把你伤筋动骨。他可以直视警察署长的眼睛，他相信他的神经不会背叛他。甚至可以说，从黎明到现在，他已经没有神经了；他的神经已在某道基础骨髓部位被彻底切断了。

“我知道是他。这就是一切。您必须得抓住他。”

“这很难说，暴风雨这么大，他怎么能飞走？您知道，两天前领空就被封锁了。我们的能见度为零。由于涨水，连内河航运都停止了。”

“恩里科是一位优秀的飞行员。而且我们知道一架飞机起飞了。”

“您又来了，领事。您怎么知道飞走的就是他？”

“胡利娅把我抛弃了。我有理由认为她是跟恩里科一起乘这架飞机逃走的。”

“把我抛弃了……”这句话他说得非常快，而且语调正常。我几乎要为他感到骄傲。他仿佛在学一种艰难的语言，这是他流利讲出的第一个句子：“把我抛弃了。”现在的问题是他需要不断地重复，直至能够无动于衷地、丝毫不受伤害地将语调说得完美无缺。

突然我意识到这个想法时刻都萦绕在他的脑际。也许很久很久以前他就有这个想法了。他对事情总是一开始就有结论的。哪怕他竭力想说服自己把事情往相反的方向想，他也很难得出相反的结论。他的漂泊生涯只能使他有这样的心态：男人离开某地时，那就是逃跑；而一个女人则总是跟在某个男人身后离开。

贡萨尔维斯用给我们看过的那份航空部的报告敲打着大腿，摇着头表示不同意领事的想法。他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仿佛从我身上看到了所有狡诈的女人所必然得到的归宿。

“好吧，领事，我来发一个通报。我们往边境上打电话。

这种飞机续航力很低，它必须停下来加油。您把这事交给我好了。您将耽在领事馆里吗？一有消息我就通知您。”

我记得，我们听罢贡萨尔维斯的这番话就走了出来，站在破破烂烂的广场上，广场上的橘树在滴着水。大雨暂时停了下来，我们徒步走到了办公室。我从很远的地方就看到了那个有着国徽的阳台。看到领事馆的国徽，我就想到了那些处于不幸中的侨胞。我完全清楚他们悲苦的心境。他们随便在哪个港口上停下来，身无分文。当他们来到领事馆时，那就是为了乞求一点钱作回国的路费。

女业主已经摆好了大楼前厅的烟摊。

“领事，请等一下……清把这个号带给胡利娅夫人。”她说着便从亚马孙彩票上剪下了一张。

领事看也没看就把彩票塞进了口袋里。我们上了楼。进门之后，他直奔总统像而去。他取出保险柜钥匙把保险柜打开。一时间我以为他又要照常工作了。有一次，我曾听到他赞美工作的麻醉功能。现在他大概要取出密码本，用密码起草他关于恩里科逃跑的报告……但事情并非如此，这一次，他是从保险柜的最里边掏出了一瓶盖满尘土的安妮女王牌葡萄酒。

“这酒可有年头了。我本来是留着它行贿的。”他对我说，对那瓶酒微微笑着，“我看，现在我可以向我自己行点贿了。”

他打开边门走上阳台。船已经收帆了。光秃秃的桅杆倾斜在防波堤平台的上方，桅杆的顶端滴着水。

“昨天晚上你说今天是这里的一个什么周年纪念日，要升旗。”我没话找话说。

“不错。你看，我给忘了。”领事说。“旗在那个抽屉里。”

我打开带标牌的抽屉，国旗果然在那里。但是，这面国旗已不是我记忆中的那块旧呢料布了。那面国旗，有一次我看到领事在亲自熨烫，以免别人熨烫会把它烧毁。现在这面国旗又大又厚，中间印有国徽。

“对，这是面新国旗。”领事说，“是不久前国内寄来的。那

面旧旗已撕破了。”

我把国旗拴在绳子上，不拘仪式地把它升到了旗杆顶。铅灰色的天空压得如此之低，真让人担心旗杆会把它戳破。那块彩色呢料布静静地挂在旗杆顶上，在飓风的风口上，仿佛是一块漂浮在灰色地平线上的、从河水中翻腾出来的遇难船的遗留物。秃鹫在贝伦区的屋顶上排成一排，利用暴雨的间歇作短暂的休息。它们伸展开自己的巨翅，徒劳地想把它们晾干。

正在这时，电话响了。我不由自主地转过身来。领事刚才在他的躺椅上睡着了。他让那电话响了三四次，并不去接。电话像一只歇斯底里的黑猫，在写字台上无休无止地喵喵叫着，如果领事再不接电话，它就要伸伸懒腰，抓他的脸了……有一瞬间，我能看到领事的眼中产生了一种幻觉，幻想着那打来电话的是她。我想，随便什么乞怜的、令人难以相信的谎话，比如，这是一场误会，大雨将她隔在一个女友家中了之类，他都会甘心情愿地接受。

这种幻想并非过分，但他仍是让它尽量多持续一段时间，然后才伸出手去拿起听筒：

“哪一位？我就是……贡萨尔维斯？”

他停了下来。死一般的沉静。我从阳台上可以听到屋顶上的吊扇吱吱扭扭旋转的声音。那吊扇只是在它自己愿意的时候才自动开步摇摇晃晃地走上一阵子。

“在什么地方坠落的？”领事终于这么问。

我看到他闭上了眼睛。那时我便本能地转过身去不再看他那硕大的身躯。在我的眼前只是如注的大雨，厚厚的雨帘又把天空严严密密地封锁起来。

“是两个人吗？”我又听到领事问。

在肮脏的河床上空，秃鹫像巡逻队似的审视着航船，怀着报复的心理，垂头丧气地飞出去寻觅栖身之处。

第十六章

第一节

我是最后看到那两个人的。估计是贡萨尔维斯故意这么安排。也许他认为这么做是最公道的：唯一名副其实的惩罚就是要让你失去天真。

“你可以为领事省掉一道手续。”他在病理学家的办公室里关上门这样对我说。“只要找个近亲下去认尸就可以了。这是必要的手续。而你，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这个家庭的一个成员……”

我同意他的看法。照某种方式来看，我们差不多是一家人了。我们两个女人有过交叉的梦想和幸福的希望，最后是你阻碍我，我妨碍你，谁也没有实现梦想和希望。

一道水泥阶梯通向地下室。巴乌蒂斯塔医院的太平间在安第斯山这一边应该说是少有的真正清凉的地方之一。这里的空调也许就是领事提供的。设若不是有空调，再加上人来人往，这里也可能就是此城一处稀松平常的地方了。停尸房像一家邮局，整齐有序的小方格跟信箱一样排列着，地上则摆满大邮袋。（上边写好了寄往何处吗？要发往很远的地方吗？这种想法令我毛骨悚然：难道我们就是在死了以后还要继续旅行吗？）

“这可不是件愉快的事。”贡萨尔维斯提醒我说，尽管我知道他无意阻止我要做下边的事。

停尸板拉出来了，我最后一次看到了恩里科，或者说看到

了他的剩余部分。至少，那双眼睛是明亮而清洁的，就像当地的万里晴空。他也许在这片天空中放了烟幕……这是他这位好放烟幕的飞行员做的普通飞行。我看了他一眼，不明白到底爱上了他什么，也不明白这被人称为爱情的东西具有什么含义。此刻，我除了感到这地方寒气袭人之外，什么也感觉不到了。我发觉在一个月的时间内，我的皮肤已彻底忘掉了寒冷是怎么回事。不管怎么说，恩里科的表情并不令人感到可悲，似乎他更适应另一个世界的生存环境。我真诚地盼望他找到一片自由的天空，在那里他随时都可以练习他的特技飞行，永无止境地做爬高钻天的危险动作和翻筋斗。

“你很崇拜他。”贡萨尔维斯对我说，脸上的表情跟那天晚上在埃尔·安赫尔酒吧一样，不冷不热，不阴不阳。

“我认为我是爱上了他。”我纠正他道。

他像是在为一位女孩的墓编写碑文。

至于胡利娅，至少她的眼睛被合上了。在最后一分钟，大概贡萨尔维斯对我产生了怜悯之心，打算不再刺激我了。但是，系着橡胶围裙的病理学家坚持要我认她的尸。由于最近发生了那么多麻烦事，他们需要确认交到我们手中的是什么。一时间，我认为他们是想完全准确无误地把她交给我们，要给她进行全面的保险：保证在我们活着的时候她永远是死的，否则他们就要给我们赔偿。

“对，是她……”我对医生说。

是的，尽管她的大粗脚趾上拴上了死亡的标签，从腹部到一侧乳房有一道紫色的大伤疤，胡利娅神态依旧，甚至可以说她显得更洒脱，更自信，仿佛她现在才清清楚楚地明白了为什么在我们中间发生了所有这一切。但是，她永远地把秘密带走了。

“作为对领事的尊敬，”病理学家一边把停尸板推进去一边对我说，“我们只能解剖男人。”

这一天剩下的时间里，我的脑海中便跳起了与死人有关

的狂欢舞。那些戴着假面具、穿着滑稽可笑的服装的人物，摇着木铃吹着口哨络绎不绝地走过，形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吊唁的队伍。

即便在这种情况下，谁也不能说领事会忘记履行自己的职责。当我们从医院回到办公室的时候，我们看到梅南德斯正在接待法国名誉领事。领事赶快过来亲自接待 那位法国人紧张地用手在写字台上敲着鼓点。胡利娅的照片依旧压在玻璃板底下。看到领事，法国名誉领事说道：

“今天晚上请您来跟我们一起吃晚饭，我夫人让我来请您。”

他的妻子是位已人老珠黄的金发女人，显然对他并不忠诚。自从他们介绍她跟我认识以后，我一直认为领事在认识胡利娅之前就是她的情人。也许法国名誉领事是那种过分高尚的男人之一……

领事拒绝了他的邀请：

“请代我向您的夫人表示感谢，雅克。但是，明天一大早就要举行一个葬礼，我想还是空着点肚子好。”

“不要对自己太苛刻了吧……”法国人怯生生地说。

也许是他不愿我们两人单独回家，也许是他担心领事会干出荒唐事。显然他太不了解领事了。他这种人永远也不会想到恩里科和胡利娅的离去本身只能说是减轻了宇宙的负担，或许也减轻了我们自己的负担。死亡只不过是另一个使命而已。一位领事，不管他以后走到哪里，他永远是继续耽在异国他乡。

“也许你应该接受这一邀请。”法国人走后梅南德斯对领事说，“你得设法散散心……”

“这不是好办法，请相信我吧。”领事回答说。

后来，在整个一生中，包括在此刻的漫长归途中，领事在最后的那些日子里教给我的东西使我受益匪浅。回忆比人们之间的安慰要更可取一千倍。也许正因如此我才写下这些文字来正视痛苦。惟有我们能够正视痛苦的时候，痛苦在我们

面前才会降服。最可怕的是在我们听任自己将事情忘记一刻，随后又醒悟过来、想起一切都是真的时……

黎明前，我们把胡利娅送到了墓地。这是热带地方的规矩：尸体不能停放。天刚亮，简短的葬礼就举行完了。梅南德斯医生讲了几句话，但铺天盖地的大雨把他的声音淹没了。莱昂俱乐部的人送了花圈。我记得胡利娅的一些大大小小的弟弟也参加了葬礼，他们被淋得浑身透湿，流着鼻涕；一个胖胖的、善于克制的老修女从墓穴的另一旁目不转睛地观望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往墓穴中填土掩埋棺木，里边就积满了雨水。

我们冒着倾盆大雨回到了城里。这样的大雨一连要下两个月。两天前胡利娅曾提醒我说过："这里的雨下起来就像永远不会停似的。"

领事把车停在防波堤的一端，伸手去拿香烟盒。盒子是空的。在过去半个街区的地方，对着一条小巷，我们看到停着地方警察署的警车。蓝色的警灯在大雨中褪色成了一圈雨环。肯定贡萨尔维斯是刚刚结束了那场既没有英雄也没有荣誉的战争的又一个章节。车停在那里，警灯依然亮着，宛如体育比赛的记分牌。河流的上方，贝伦区的水上住宅显然是随着涨水而升高了。已是早上八点钟，但天色是如此的阴暗，彼特鲁斯酒吧间的灯全都点亮了。

"我们去吃早饭，"我对领事说。"无论如何你得吃点东西……"

他不回答我。实际上，几乎从前一天起我们就没有说话了。他又阴沉着脸去摸索他的空烟盒。他把他身旁的车窗放下来，雨开始溅到他的身上。他举目观察着在天边展开的那道几乎难以觉察的亮线。

"她走的原因，并非仅仅是我喝醉了酒……"

"你说什么？"我问他。

他的话说得那么慢，实际上，开头我并没有懂他的意思。

“胡利娅……她所以走，是因为她听到了一点什么，对吗？”

透过模糊不清的汽车挡风玻璃，可以看到码头上的起重机在工作着。挖掘机仍然像一匹受伤的马似的在河港的尽头嘶叫着，它的铁链发出的声音仿佛在我的耳边反复重复着领事最后说的那个词：对吗？……

第二节

“你说的是真心话？你真的想知道领事为了保住这个位子，为了继续留在你身边，一直都在做些什么事？……”两个晚上之前，我亲口这样问了胡利娅。

我记起了她那红红的眼睛和惶惑不安的神情。她坐在领事的脚下，领事正在醉酒中沉睡。

“你在说什么？”胡利娅说。

我看到她直了直身子，放开了一直抱在怀中的那个男人的大腿。

“或许你并不想知道他做的事。”我继续说道，“有时候，不了解实情倒更舒服些，就像你拿走我的护照时并不十分清楚我的事情一样……”

我跑向我的卧室，拿着一本案卷回来了。封皮上盖着领事馆的字迹幼稚的橡皮图章：“机密”。我是两天前在保险柜里发现它的，就在我抽出的护照旁边。这一次，我一下把它扔到胡利娅的怀里。

“拿去看吧。实际上，它更属于你，而不是属于他。归根结底，这是他为了留在你身边一直在付的代价。”

胡利娅看了我一阵，有点摸不着头脑。她抚摸着案卷的封皮，仿佛是在和盲人一样通过触摸凸点符号来读它。然后，她用睡衣擦干了眼泪，大概那是为了不想弄湿文件。领事的所有工作用品都得到她特别的尊重。她一篇一篇地慢慢翻着案卷里用密码写成的公文以及它们的译文副本。

她很快就明白了。我想，能填写护照的女人对外交公文的修辞风格同样也是熟悉的。她大概不止一次地帮助办理领事馆的手续。尽管案卷中保存的是差不多一年的报告，但刚刚看过头几个月的内容她就清楚了事情的真相。其实，那些公文根本没有必要用密码写成。最后，胡利娅合上了案卷。她把案卷举起来，用它掩住了自己的面孔。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这样做’是为了你。”我加强语气对她说。“他从恩里科一到这里就开始监视他，每周寄一份有关他的活动的报告。在报告中，他就一些政界接触吹一通牛，说得就像真的似的。不仅如此，当实在没有话可说的时候，他还要添油加醋地编派一通，说恩里科有走私毒品和做武器交易的嫌疑……我想他是看到了使自己受重视的机会，也就是让外交部为他保留这个职位而不罢免他的机会。为了能给予你这一切……”

我愤怒地指着已遭虫蛀的家具，夜间依旧开着的门，以及由于黑暗而看不到的花园中那个自杀的英国人的车库。暴雨重新又从天空倾泻下来。突然，一声玻璃的破碎声打断了我的话。熟睡中的领事的手终于把紧紧握着的杯子松开了。

胡利娅站起身来，没有动领事。她仍旧关心他，他在鼾声如雷地沉睡不醒。她在过道中慢慢地走去，走到半路的时候似是记起了点什么，于是转身回来，把案卷还给了我。然后，我听到卧室的门在她的身后轻轻关上了……

二十四小时后，我们从墓地回来了。就我们两个人，孤零零地坐在卡迪拉克轿车里，轿车停在防波堤上，雨水淋得玻璃窗模糊不清。雨点从领事那一侧的车窗溅进来，打湿了他的衣服。挖掘机依然呻吟个不停，从港口底部搅动着挖出淤泥。

“安娜，回答我，”领事坚持说道，“你从保险柜里拿走了我关于恩里科情况报告的卷宗，对吗？”

我仍旧没有回答他。在这种时刻，我尤其不应回答他。我第一次感到领事刚刚失掉的东西仿佛是我的损失。我领悟

到，不管领事走到哪里，他都会带着目前这种生活，它就像一件被汗水湿透的衬衫贴在皮肤上一样。大河里泥土的气味，咖啡店里的咸味，摩托三轮出租车的条纹帐篷，黄昏时分大街小巷的厨房里的炉火，挂着咯吱咯吱响的吊扇的领事馆办公室。还有在游廊中赤着脚的胡利娅，就像我第一天看见的那样。

“对，”我最后终于回答他说。“这事是我干的。”

我突然感到一阵恶心，感到羞愧得无地自容。领事本能地靠在了我的身边。当他靠近了我的时候，我闻到他身上有一股轻微的廉价朗姆酒的香味，就是两天前的晚上他泡在酒馆里时带回的那种酒味。我吃力地打开车门，把身子探出车外，“哇”的一声吐了出来。呕吐物是浅绿色的，跟河水一样。我感到我的五脏六腑都在企图离我而去。领事托住了我的前额。过了一会，我在他的怀中醒来了。也许我半无意识地低声嘟哝了些什么，或许是辩解和请求原谅的话吧。结果是我听到领事在安慰我说：

“别再哭了，现在难过已没有用了。”

“我没有想到后果是这样的。”我呜咽道。

“你不要责备自己了，小安娜。我并没有怪罪你。即使你不这样，最终她也会了解到实情。不过，设若我不这样做，我大概现在已退休了，领事馆也关闭了。我只是在拖延时间，其他的，那就是命运安排了……有时候，为了一个很小的目的，往往要付出很高的代价。”我听到他在引用自己的话：“我想，该是我结束付出我自己的时候了。”

领事又把我摇晃了几下，然后帮助我直起身来。他指着积满水的平地。过去半个街区的地方，彼特鲁斯正在酒吧间的门廊下搬动桌子。

第三节

贡萨尔维斯的一个警卫双手捧着脸在呜咽着。警察署长

则轻轻地拍着他的脊背。贡萨尔维斯穿着整洁的短上衣，刚刚梳理过的头发油光锃亮，表面看来，谁也想不到他跟我们一样，已几乎二十四小时没合眼了。

“我一直在找您。”领事说。

“真对不起，我实在去不了，我们有件急事要处理。”贡萨尔维斯解释说，随即张开双臂拥抱领事。“我为您感到难过……”

在整个前一天，在医院里，在办理丧葬手续过程中，就连那天上午在接待吊唁的时候，我们都看到领事很冷静，井井有条地办事。可现在，当和那位警察头子拥抱在一起的时候，我发现他却立即黯然神伤，似乎一下子垮了下来。

“谢谢。我从昨天下午就找您。”领事重复道，一边拖着他走向酒吧间柜台。“可您一直在躲我……”

“要喝一杯吗？”彼特鲁斯问，顺手拿过两只杯子放在柜台上。但是他只倒了一杯酒，因为他马上想起了警察署长不喝酒。

我坐到了那位警卫的桌子旁。现在他只是轻轻地抽噎了。那场面倒也有趣，这些警察即使哭泣也是边境一带唱歌的调子。胡利娅也是同样的哭法。我看到领事和贡萨尔维斯坐在吧台的高凳上，上半身的侧影在吧台后边的大镜子中映出来。出现在这面反照镜中的顾客，都是单独来饮酒的人，他们往往是频频为他们过去的事干杯。

“我没有躲着您，”贡萨尔维斯最后回答领事说，“只是我没有什么好向您通报的。”

“关于飞机坠毁的事……”

“空难不属于我的职权范围。航空部将收到我的通报，航空检察院将不提起诉讼，我的技术签定专家确认事故的原因是暴风雨，即使再有经验的驾驶员在这种雷电交加的暴风雨中也会迷失方向机毁人亡。根本不存在人为事故……”

“不，其中有人为事故。”领事肯定地说。

贡萨尔维斯打了个手势让他的警卫离开。那位士官挪到

酒吧间尽头的一张桌子上继续落泪。贡萨尔维斯双肘支撑在柜台上，用拳头托着他沉重的大脑袋，那姿势就像一位已经厌倦了询问人间苦难的忏悔神父。

“喂，领事，您想给我说什么？”

“您已经明白我的话。您是一位杰出的警官，知道这场事故问题出在哪里。”

“这场空难没有人为事故，领事，我再重复一遍。唯一的原因就是天气，是天气造成的严重的静力学上的问题。现在暴雨季节已经到了，从今以后下雨就比较规律了，不会再那么密集了。这里的天气就是这样。其他的事那就属于他的私人生活了……”

“您本人告诉我这里不存在私生活。您的警察前天晚上在旅游饭店进行了监视，他们看到我跟鲁维罗萨一起走出来。您在贝伦区的情报人员将会告诉您我们进了哪家酒吧，喝了多少酒……甚至会告诉您我们谈了些什么。我们喝醉了之后说话的声音跟喊叫一般。您大概也可以去问问他……”

贡萨尔维斯垂下了眼皮。他的睫毛很长，跟牛的睫毛相似。然后，他看都不看领事说道：

“我本来想问问他的，可是昨天他离开了这个国家，是乘私人飞机走的。马洛先生的那些飞机经得起暴风雨……”

“这没关系，我还留在这里……鲁维罗萨通过最后一次外交邮袋收到了两个盖着印章的包裹。请您推测一下……”

贡萨尔维斯瞄了一眼希腊人，透过柜台后边那面大镜子上用水笔写的字的空隙又扫了我一眼。尔后，他想拖住领事，装出十分热情的样子拍拍他的肩膀说：

“好啦，领事，您如此看得起我，我十分感谢您。但是，推测的事还是留给真正的侦探去干吧，我只不过是一个警察。我的职责是镇压，而不是侦察。我再给您说一遍，案卷不送来，我什么也不知道……”

贡萨尔维斯又一次垂下了头。他用一根手指翻阅着一本杂志，也许那是他的函授文学教材的一个分册。而彼特鲁斯

则紧张地擦拭着黄铜餐具上的一个根本擦不掉的污迹。领事停在了柜台前，停在了警察署长和希腊人低垂的头前，那两个人没有足够的勇气抬起头来正视他。

最后，贡萨尔维斯对他说道：

“我明白您的意思，但是我什么也帮不了您，领事。我不能控告您。即便您告诉我的是一桩罪案我也不能这么做。您享有外交豁免权，请您不要忘了这一点。”

“我已经不享受这种权利了，昨天晚上我已经寄出了我的辞呈。”

“但是事情发生的时候您是享有这种权利的。这里没有任何人能审判您。您必须回到您的国家去。请允许我给您一个劝告：我们要辞职已经晚了，领事。我很遗憾……”

也许他真的感到遗憾。他遗憾拒绝了领事唯一的一次请求他帮忙。他应该扣住领事，在领事的这种永无最终目的地的生涯中，在这种从一处任职地向另一处任职地的逃跑中，扣住他；他应该禁止他离开，就像先前禁止恩里科离开一样。

“我的电报已经发出了，现在我是在您的管辖之下了。”领事坚持说道。

贡萨尔维斯从领事的肩膀上方瞟了我一眼，那目光是投向一个同谋犯的。于是我明白了，从此刻起，我和领事将有这种新形式的亲属关系了。突然，贡萨尔维斯下定了决心，他猛烈地摇了一下脑袋，“啪”的一声把他面前那本分册合上：

“没有什么罪案，也没有什么诉讼，这就是结论。此外……”

贡萨尔维斯站了起来，抓住了领事的胳膊肘。一时间，我以为他真的发了火，要把领事铐起来（他手中的铁链子跟领事手提箱上的相似），并且给他随便定个罪名。但是，他只是把他拉到了酒吧的门口，指了指小巷的出口，在那里，他的警车上的警灯还在旋转着。

“昨天晚上我们伤了两个人，死了一个人。我的另一个警卫……”

我们去接恩里科那天在那个边防哨所里请我喝玉米酒、满脸麻子的矮个子警卫不见了。他的那个跟他面貌酷肖的同伴就是那个此刻坐在酒吧尽头的桌子上伤心痛哭的人。

“这里没时间去管什么昨天坠机身亡的人，领事。这事您应该清楚。您自己看着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我们这里连自己死亡的人都应付不过来。”

说罢，贡萨尔维斯朝柜台转过身去。

“彼特鲁斯，我想，现在我该答应喝您给我倒上的酒了。”

“您不喝酒的。”

“我从现在起开始喝。也许将来我需要点领事的豁免权……”我们走出酒吧时，我听到他这么说。

我们停在了门廊下。大雨从天而降，我们的眼前是一道浓密的雨帘。在我的脚下，路旁排水沟的水中有点什么泛起了红色，并且立刻溶解开来。由于处于极端的痛苦之中，那红色似乎为我们激起了一线希望。我探身门外，举目一望，看到上边三层楼领事馆的阳台上，那面新国旗在往街上滴着水。随着一滴滴水落下来，国旗也在慢慢褪着颜色。

尾　　声

我想：我的父亲已不在了，如果我不赶快做点什么，他的整个生命将会随他而去。

保罗·奥斯特：《孤独的发明》

第一节

就这样，最后，我们又再次一起飞行了。机翼下面，大风呼啸，仿佛是一条怒涛滚滚的风之河。这是在外国的土地上，在一万米的高空，那些便携式的灵魂就属于这空间。这些灵魂乘飞机旅行，就像是在那里生活……

此刻，明丽的阳光照满机舱。尽管下边的峡谷笼罩在夜色之中，在这里，在高空中，已是黎明时分。很快我们就降落了。

自从我回到了领事不能、或者说不愿回到的祖国之后，过了许多年，我几乎没有他的消息。我随便参加了些考试，在一所专科学校结束了自己的中等学业。经过周密的考虑，像莱伊拉希望的那样，进大学不久，我就匆忙结了婚，离开了那个家。

我把结婚通告给领事发到了外交部社会保障处最近给他寄退休金支票的地方。接收地为得克萨斯的玻利瓦尔港邮局。我收到了他的一封长信，写得心平气和。他说他生活得不错，已经开始了做生意，但没有说做何种项目的生意。做生意将使他不得不走南闯北到处旅行，这倒是他的拿手戏。他说当有了固定住址以后，他会寄给我，目前他正在拓展业务，公司尚没有固定地址……

他还把那个港口描写了几句："一个现代化的终端，黑色的自动化巨轮上好像没有任何随船旅行的人，只听到链条的声响，看到灯光在港湾的夜晚忙碌着……"然后，在拐弯抹角地又写了许多其他内容之后，突然笔锋一转这样写道："也许你会认为我没有资格劝告你。但是，我认为我们天各一方本身就是最好的资格，最全面的资格。我在琢磨我结婚时我的父母是否曾想给我劝告。我记不起来了。作父亲是很不容易的。我唯一不能教给你的，也恰恰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但是，

归根结底，我们还是来试试看吧：你千万不要太苛求；爱情和幸福不是一回事……”

我把那封信反复读了二十遍。我把它对着光看了一下，发现那信纸是廉价的，邮戳是那个散装港口的邮局盖的，字迹是潦草的。这一切说明他的处境并不像他在信中对我讲的那么乐观。可是，如何才能真正分辨清楚这样两种信呢？前者是一个经商的男人在飞机的小桌子上写的，飞机正载着他去签订一份新的合同，这合同就像一个新的结，将他紧紧地系在他的命运上；而另一封信则文字歪斜、颤抖，布满了小坑和斜道道，一望而知是在糟糕的国内线路上，就着膝盖写的，没有写明寄信地，而写信人的心灵也在这些糟糕的线路上迷了路，就如同人在一座贫困的小城镇中迷了路一样

几个月之后，通过海运，我们收到了的一份结婚礼物　那是一本相册，里边嵌满了我们共同旅行的照片。有七八个夏天我都是在他身旁度过的，当时，外交部让他在世界上一些奇奇怪怪的不同的地方任职，我们的照片就是在这期间旅行时拍摄的。

两年以后，我又收到了他一张明信片。没有表达什么思想，只是一时心血来潮的几句话。明信片上是一张黑白照片，表现的是马德里黑茨饭店的平台。总之，他的期望像是实现了：他在那里经商，并坚持说他的境况愈来愈好，一旦他和他的“合伙人”定下来公司的总部设在哪里，他马上会给我一个通信地址……所有儿时收集过邮票的人，看到这样的明信片都会作出与我同样的反应：我马上就看邮戳，在地图上找那地名。那是从直布罗陀一个默默无闻的小邮局发来的。

我把那张明信片保存了起来。至少我在一段时间内不会再想他了。我把他忘记了。我以为我早就把他忘记了。在几乎十年的时间里，我对他一无所知，或者说几乎对他一无所知。在一个鸡尾酒会上，领事中小学时的一个老朋友给我讲了件荒唐的趣闻。在纽约布里克大街的一个街角上，他远远地把一个人误认成了领事。那个蓄着大胡子、披头散发的陌

生人原来是一个那种在维利奇的各条大街上自言自语的疯子，他朝这位朋友回过头来，用一种讥诮诗文式的英语喊道，别人将他弄错了，总是将他错认为别的什么人，而他就是在梦中也决不肯成为这位朋友将他错认作的那个人……

那是漫长的沉寂的十年。彻底沉寂的十年。就像一只飞船穿过月亮的黑暗面时那样沉寂，就像宇航员在太空行走时那样寂静，由于失重而轻飘飘的，领事也同样在外部空间偏离了方向。

在那十年或者十年多一点的时间里，我没有半点再出国的欲望，连度蜜月都不愿出国。看起来我那股固执劲颇有些奇怪，何况那本该是我周游世界的年代。我们有很多机会，很多人邀请我们，我们也可以拿到奖学金，可是我不想出国旅行。也许我是害怕天使。天使用他的火剑阻止了许多人回家，我担心他也会用火剑阻止我回到我的祖国来。

莱伊拉和拉马尔卡一再请我们跟他们去旅游，到加勒比海去，我一直没有接受，直至他们最后放弃了邀请我们。但是，他们自己从未安定下来。他们跑遍世界各地，为的是向年龄抢时间拼命照相。每次旅游回来，他们都瘦了些，衣着讲究了些，并且为他们的孙子带回许多礼物。当他们耽在国内的时候，他们更多地是属于社交生活，而不是属于我的生活。有时候，我真担心照相机的闪光灯会使他们患上皮肤癌。

我们没有出国度蜜月。说实话，我认为没有必要。在结婚的头几年里，我们以另外的方式旅行。我们安了家，清人做了一张能够滑动的双人大木床，每当我们做爱时，它就如一只轻帆船似的吱吱嘎嘎响着往前走。开始，我们的船每天晚上都拔锚往天堂航行，每天清晨我们都在一个新世界的港口上晕头转向地醒来，那时，床已滑动着离开墙壁半米远了。

那是第一个寒冷的秋夜，灯蛾一夜都被冻死了。我们是开着窗户睡觉的。黎明醒来时，我们看到地上、床上和我们身上都盖满了一层奄奄一息的雪花状的东西，用手一动，它们就融化了。那仿佛是夜间有人从窗户里向我们投了一把警告

书。这是关于那些荒唐年代而对我们的提醒，那些年代像飞蛾一般围着灯光转，不等我们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被烧得干干净净。

我们有过，不，我们有两个孩子。这是他们的照片。我给领事寄过他们的照片。每逢他的生日，我就给领事寄一套照片，收件地址是刚刚从外交部社会保障处抄来的。“为了让你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同我取得联系……”如果估计他会回到那里，我就这么写。我从来不知道他是否收到了那些信和照片。也许收到了。一位外交部官员写信告诉我，他在巴塞罗那把我的一封这样的信交给了一个像领事的男人。大概那封信里也有照片，信中我还通知他：我离婚了。

……那些失去理智的、被忽视的年代，过后我们将称之为幸福。只有一种痛苦，这是在那个遥远的热带雨林的被埋没的夏天里领事教我懂得的。只有一种痛苦，这就是发现没有爱情照样可以活着……而这恰恰是对我们的惩罚。

一年之后（也就是在我写以上这几行字的一星期之前，当我乘坐的飞机即将降落的时候我写下了这几行字），我接到了从外交部社会保障处打来的电话，说最近寄给领事的三张汇票已经过期，至今没人领取。我要求进一步说明情况，保障处的官员只是给了我领事在美国的最后几个含混不清的地址。我发了几次传真，打了几次电报，请求有关的领事馆给予帮助。但是，没有人能告诉我他的行踪。迫不得已，我只好亲自动身去找他。

第二节

我从迈阿密飞到沃思堡，从沃思堡飞到奥黑尔，又从奥黑尔飞到肯尼迪。只要看一看这条匆匆忙忙转乘飞机的线路就可以推测出旅行者逃跑的狼狈相了。我这里提到的是机场和飞行空间，而不是城市的名字。当我重新旅行的时候，我也重新发现自己是多么喜欢（跟他一样）在不眠之夜看到的那些沙

漠中的绿洲。我喜欢那些缀满红蓝两色标志灯的场地，灯光在舷窗旁排列成行，欢迎着负重的候鸟。飞机降落之前，扩音器里鼻音浓重的声音介绍在这里交汇，也从这里辐射向遥远的各地的航线，这声音总是令我感到一阵激动。我轻捷地走上机场通道里长长的传送带，它对旅客一视同仁，静悄悄的，在不属于任何人的空间里，拖着我这个过境旅客前进。在候机厅里，我看着站在大屏幕前一大群旅客的面孔，他们张大嘴，在寻找自己的班机的飞行时间和路线。

我是一个旅行者，一个匆匆过客……这种想法令我头晕目眩。在这场寻找领事的旅程中，有时我自己也想在这个世界上变成一个失踪者。把护照往邮筒中一扔，永远留在这个国际化的边缘地带。我成了一个无国籍的人，被各国的移民局驱赶着，不断地从一个机场飞到另一个机场，睡在候机室里，吃着从自动售货机里送出的食品，穿的衣服是从机场免税商店买来的。我也可能会在外国的机场的防弹窗后度过一生。当我想要永久地放弃拥有一个国家的幻想时，也许就在那里我能遇到领事。

我的国家？当我重新旅行的时候，我记起了爱国主义对于我来说是一种何等陌生的感情。我清楚，在所有那些年代，包括那些荒唐的年代，我一直就是那个在外国的领土上面对着父亲的领事馆的小女孩。在那里我所看到的就是庆祝国庆节。那首在领事馆响起的费解的国歌就是祖国吗？那一天，我看到的就是一张密纹唱片在同一轨迹上反反复复地转动；一面国徽高悬在领事馆的正面，那是我们享有治外法权的象征。（在那片不属于任何人的领土上，领事喝了酒，酩酊大醉，眼泪掉进酒杯里。那就是祖国？）

那是在一个航空终点站上，站名我已记不起了。当时我向家中打了个电话，家里人给我念了一封电报。电报是从纽约总领事馆发给我的。

我降落在肯尼迪机场，脑袋像充了气一样轻飘飘的，仿佛是被一条两拃长的线拴在肩膀上。说得更确切些，是我的身

体降落在了肯尼迪机场。在进行了那些长距离飞行之后，我的心灵再也没有和身体一块到过机场。它总是要晚到几个小时，我不得不晚一些时候再去寻觅它，就像寻找由于放错航班而迟到的行李一样。

我在大风呼啸的大街上徘徊，为的是尽量拖延那次会见。我喝了一杯热巧克力，看到人们在普罗米修斯像下面滑冰①，听那清脆悦耳的铃声。我还听到孩子们向装扮得惟妙惟肖的儿童保护神圣克劳斯讨礼物。柔软的雪花从天空缓缓飘下来，仿佛曼哈顿的厨师都站到了高耸入云的屋顶平台上，一齐拔着鸭毛往下撒。突然，我在德国萨克斯公司出品的闭路电视的大屏幕上看到了我自己。我简直不认识自己了。那好像是另一个女人，是电视播错了，她代替了我的身分。夜间旅行使她失去了风韵，失去了光泽。她到底是谁？从何地而来？来此何干？我的脸也许只是在窗子里一闪而过的众多的脸之一……是人海中众多的脸之一，已是明日黄花，枯枝败叶了。

突然，我不知怎么回事一下走进了克莱斯勒大厦的前厅。我在橱窗里看了几遍大厦房间分布示意图，最后终于在四十六层找到了驻纽约总领事馆的名字。

第 三 节

领事是位瘦高个年轻人，有点神经质，说话唠唠叨叨。也许这是他的第一次重要任职，也许他在长时间的外交生涯中一开始就平步青云。

“我一直在等您。收到我的电报啦？可是带给您的是坏消息。”

下边，狭窄的列克星敦大街渐渐淹没在蓝色的暮色里。办公室里写字台后边挂着总统像；旁边挂着把整个国家分成

① 普罗米修斯像耸立在纽约洛克菲勒广场上。这是一个颇具传统的地方，每逢圣诞节就用一棵大松树装饰起来，人们在雕像下的冰场上滑冰。

三个税区的共和国财税地图；小旗插在它的铜座里……

“我认识他时，他是用的另一个名字。如果我知道他的真名字的话，早就通知您了。是埃尔巴里奥的急救站收留了他，这里人管拉丁哈勒姆①这么叫。人们认为在这座城市没有团结互助，这种说法不对。我不知道是由于他说话的语调还是他在神志不清中胡乱说了点什么，总之，人们猜出了他的国籍，并且给我打了电话。”

在那间办公室里，我看到了南方湖区的旅游广告和一位纽约市长赠送给侨民区用于印刷的电铸版。

“……我们进行过两次长谈。他是一个很有修养的讨人喜欢的人。我立即就看出他曾跑遍整个世界。我找到他时，他是住在疗养院里。疗养院的负责人是一位爱尔兰修士，他答应让他在那里住一个星期，至多允许他住两个星期。他患了抽搐症，想脱光衣服大喊大叫着跑到大街上去。当然，我想了解他更多的情况，以便帮助他，或把他送回祖国。我向国内了解情况，他给我说的名字却在户籍登记册上找不到；说得更准确点，叫那个名字的人已过世了。我又去看他，打算让他说出真话，问他有没有什么亲人可以通知。我没有达到目的。这种情况并不稀罕。一个在国外混得不好的侨民，从来不希望家庭了解他的情况。可我万万没想到……”

在前厅，一张大桌子上放着国内的报章杂志，都是上个月的，消息已经过时了。祖国不仅距离遥远，而且永远属于过去。

“一个月以后，我又遇到了他。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但是，外交职业让我们明白，此事说怪也不怪。一个人在小村庄里消失了，却在大城市里出现了。那时我找港口当局处理一件海关事务。他就在那里。他的领带打得歪歪扭扭，手里拿着一个油腻腻的信封。但是，他恢复了健康，身体很结实。跟我一样，他也是在那里等待接见。”

① 哈勒姆，美国纽约市一区，位于曼哈顿岛北部，占曼哈顿行政区大部。

墙报上刊登着一些侨民们感兴趣的消息。激起人们乡愁的国庆节晚会是在新泽西的一个体育馆举行的。有一个大学生去年离家出逃，父母焦虑不安，发来了一封封贴着这个学生证件照片的信。对任何能提供有关这个无身分证件的儿子的消息的人，他们都感激不尽。

“他在那里干什么？对此我感到十分好奇。干我们这种领事工作的人，什么本事都得有点：神父、法官、侦探，什么都能干。第二天我又去了港口，千方百计地偷偷打听有关他的情况。他时不时地出示几个船主的装货许可证，仿佛是执行装货协议的代表。那些证件不仅在这个港口上能用，在东岸的甚至墨西哥湾的那些港口也行。有人认为，他到这里来是查证从欧洲港起运的货物是否到港。他大概在那些小型海运公司里有朋友，那些公司都在巴拿马注册，往往只有一条船。天晓得。由于他语言没有问题，港口和海关上的事他很容易精通……”

领事（现在这位领事）打开他的保险柜，从中取出一个塔形档案箱，又从档案箱里取出一张表格和附属的证明。他把它们摊在玫瑰色的吸墨纸上，那张吸墨纸已被办理签证时误盖的章弄得脏兮兮的。

“有些法律程序要履行。我请您原谅我。我尽量少给您找麻烦。手续差不多办齐了。那么好吧……不过，调查的事我以后再办。我们在港务局相遇的那天我可没有让他轻易走掉。我强迫他接受我邀请他吃午饭，我们去了一家索霍区的那种越南餐馆……知道他的出生日期吗？”

我告诉了他。

“嗯，看到他吃饭我很高兴。他吃得不多，但吃得很香。我们见过两次面以后，我对他产生了好感，对他产生了一种说不出的同情。现在我才更加明白了这是为什么。他要了酒。我想喝一杯不会伤害他的身体的。一闻到酒味他的态度就大变了。他打开了话匣子，显得十分兴奋。他给我谈了他的计划，他要经营的大笔生意，以及他在巴西的拓荒计划。他期望着从一场

官司中恢复过来。没有，他没有提到家庭的事，他说他是个鳏夫……”

领事颤抖了一下。其实领事馆内并不冷，但是外边夜幕已早早降临了。最后一丝照到四十六层楼的光亮就像拉紧的绳索一般忽然绷断了，夜风在空中发出尖厉的呼啸声。

“知道他以前患过什么病吗？传染病或热带病？如果您不知道，我们就说他没有应付一下好了。美国的海关警察是严格认真的，不过他们也很天真，很容易轻信。”

不，我不知道他患有什么病。但是，我同意领事的意思：有些问题我们必须回答，尽管我们不知道怎样回答。

我们飞离机场的时候，机翅上结着冰。纷飞的雪片在标志灯周围打着旋，被映成红色和蓝色。在暴风雪中远远望去，曼哈顿的万家灯火变得朦朦胧胧。

此前他已有许多年没回国了。自从我在赤道线下那座潮湿的孤孤零零的城市里见到他，至少他有十年没回国。那是他最后的一个任期。现在我们又重新一起旅行了，尽管我们旅行的方式是这样的：他在飞机货舱的一个盒子里，而我坐在靠窗的12F坐位上，窗玻璃上结着冰。不管怎么说，这是在那么长的时间里，我们第一次可以整夜说话。我们将飞越许多国家的领空，一直向南，其间有数次停留等待转机（并非所有的航线都接受此类服务）。这是他最后回国，为了心理上的平衡和办事方便，我们选择了夜间飞行。

飞机转向主跑道，停止了一会滑行，飞行员突然开足了发动机的马力。整个飞机从头到尾震动了一下。那震动恰似一个身体在爱的驱使下最后的、也是最动情的颤抖。于是我们飞离了地面。我的父亲和我，我们一起既轻柔又强有力地一直升到那黑暗的天空，飞行在大雪之中。

译　后　记

一九九七年末，我在智利参加完圣地亚哥国际贸易博览会，取道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回国，顺便在瓜亚基尔和波哥大小住几天拜访些留学时代的老师和朋友。飞机在圣地亚哥机场起飞后，航空小姐送来了报纸，我顺手抽了一份智利出版的《最新消息报》，不想第一眼就看到一篇振奋人心的文学消息：青年作家卡洛斯·弗朗茨的新作《曾是天堂的地方》轰动拉美。

消息说，小说写的是一位三十岁女子的回忆，回忆她在十九岁时趁暑假到亚马孙地区的秘鲁伊基托斯去找她的父亲——一位终生奔波操劳、老来落魄的职业外交官——时的浪漫经历。作品出版后不仅在智利本国受到热烈欢迎，而且在欧洲迅速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读着这则消息，我自然地想起了拉美结构现实主义大师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的作品（《绿房子》和《潘上尉和劳军女郎》）中描写的伊基托斯小城的环境：亚马孙河滔滔而去，热带雨林一望无际，千奇百怪的动物，姹紫嫣红的野花野草，总之，那是一个充满神话色彩的迷人的世界，以描写这样的世界为主题的作品也必然是迷人的。凭我对拉美文学的一点粗浅研究，我想这很可能是一部当代拉美文学史上堪称新小说的作品。于是我随即萌发了翻译它的念头。

我何以对翻译这部拉美新小说感兴趣呢？

自七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末，在这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的西班牙文界和一些对拉美文学情有独钟的出版社共同努力，紧密合作，已经把六七十年代的爆炸文学——拉美文学

的黄金时代——的概貌介绍得差不多了，具体点说，拉美各国的代表作家的代表作品几乎都被介绍了；尤其像胡安·鲁尔弗、加西亚·马尔克斯、巴尔加斯·略萨、胡利奥·科塔萨尔、卡洛斯·富恩特斯这些老一代的文学巨匠。包括比这一代巨匠稍后的一批优秀作家，如阿根廷的曼努埃尔·普尹格、秘鲁的胡安·拉蒙·里贝依罗、古巴的加夫列尔·因方特、尼加拉瓜的塞尔希奥·拉米雷斯等，我们也作了相当的介绍。那么，我们在介绍拉美文学方面，下一步应做些什么呢？

拉丁美洲是一片天然的文学沃土，自爆炸文学现象出现以来，这块大陆上的文学始终处于蓬勃发展之中，继爆炸文学之后，陆续又涌现了大批的出类拔萃的作家。上边我已讲到“两代人”，通过对这“两代人”的介绍，我们时刻把握着拉美文学发展的脉搏。而现在，为了继续把握拉美文学发展的脉搏，我想是该改变言必称加西亚·马尔克斯、巴尔加斯·略萨、卡洛斯·富恩特斯和胡利奥·科塔萨尔四大家，转而花些力气介绍青年作家的时候了。只有这样做，才能让当代中国读者看到当代拉美文学发展到了什么水准，认清它发展的新趋势，使中国的创作界继续从拉美文学中汲取新营养，为我国文学的发展和繁荣增添活力。

我们就以智利为例把拉美作家分为三代吧：何塞·多诺索（代表作《淫秽的夜鸟》）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文学爆炸一代；伊萨贝尔·阿连德（代表作《幽灵之家》）和安东尼奥·斯卡尔梅达（代表作《叛乱》）为“第二代”，卡洛斯·弗朗茨便是“第三代”，也就是最新的青年一代了。现在我们应该注意的，正是拉美这“第三代”青年作家。

基于这种看法，近年来，我一直想在介绍拉美优秀青年作家的新小说方面作一点尝试。看到《曾是天堂的地方》，我认为我可以如愿以偿了。

但是，在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我都未买到这本书，颇感失望。

说来凑巧，第二年智利诗人拉乌尔·苏里塔访华，我在会

见他时提及此事，不想他是卡洛斯·弗朗茨的好友，当场慷慨应允帮我的忙。果真，半月后我便收到了作者通过智利使馆寄来的书。而且，使馆文化官员马尔科斯先生在交给我书时还自告奋勇表示为我联系版权事宜。

我先把《曾是天堂的地方》译了几千字交赵武平先生发表在《中华读书报》上，想试试反应如何。没想到很快南京译林出版社的顾爱彬先生就打电话请赵武平先生转告我，他们愿意出此书，后来便知道社长章祖德先生也很支持这项计划。我把情况告诉了智利使馆，他们马上和国内外交部文化司及作者本人联系，再加上译林出版社的充分合作，版权问题顺利解决。

今天，当这部小说译毕行将付梓的时候，我除了感谢赵武平先生、章祖德先生和顾爱彬先生三位中国朋友外，也非常感谢智利使馆马尔科斯先生和小说作者卡洛斯·弗朗茨。马尔科斯不仅在这本小说翻译过程中起到义务联络员的作用，而且书尚未出版他就在考虑安排举行首发式的问题了；卡洛斯·弗朗茨先生不仅在版权问题上同他的文学代理人主动协商，给予了充分合作，而且还在赵德明教授访问智利时托他带给我小说翻译难点的注释，使我在把握土语和外文方面受益匪浅。

当然，我更不会忘记我上海译文出版社的老朋友戴际安先生，他在看到《中华读书报》刊出了一段《曾是天堂的地方》后，又在他们的杂志《外国文艺》上分期刊登了小说的一章，使更多的国内读者了解了这部拉美新作。

尹承东

一九九九年三月十七日于北京